

至高郵州河口四十五里南至泰州蚌沿河三十五里  
北至淮安府鹽城界首地名溝沙六十里其廣一百六  
十里袤九十五里額辦稅糧麥來苴五萬二千餘石馬  
草九萬餘包外派編水馬站米二萬一十餘石并桑株  
魚等課項解京錢鈔糧羨委為重大及查志內開載泰  
州并淮安府志鹽城縣疆界四至俱與興化縣相開臣  
親詣泰州等地方詢訪查勘興化東至丁溪場西至河  
口南至蚌沿河俱各倚河為主若捨蚌沿河而北則曰  
地混雜寔無可據况今泰州民竈開種河北人戶俱是  
田多糧少如徐蘭劉春等號稱巨富而在冊糧米不及

三石之數據此之說皆有可質因委兩淮運司同知等  
官孫廷相等該府同知益雷等與該縣知縣傅佩等公  
同丈量去後續據原委同知孫廷相等呈稱各該居民  
徐蘭劉椿已開種年久特為已業生情阻撓不容踏勘  
等情各另具情回報前來又據該州越種與田民人徐  
斌等畏法各將越種內有田無糧數目具首到臣法當  
重究緣臣巡歷一年為滿該縣徵收之期已迫卒難歸  
結重權行令各該委官公議先儘本縣與泰州無爭處  
踏過田地照科徵收尚餘米一千餘石待後踏明蚌沿  
河迤北等處地方另行派補及將阻遏人犯徐蘭等拘



禁外切照有田則有糧此一定之理不可易者今泰州之民越界開種無糧之田累及興化之民賠納無糧之稅及至差官踏勘却又阻撓不服法難輕貸再照該縣地方自加糧之後錢糧差役視諸江北州縣興獨為繁重人民逃竄遺棄差糧盡累見在八戶包賠臣奉命前往地方按臨該縣目擊斯患回而訪諸士民始知前弊止因邊鄰泰州益城地方人民乘杌稽阻未得均除伏望 皇上俯念該縣疲民疾苦乞 勅都察院轉行巡按同會接管巡益衙門按諸郡志公同委官親詣泰州蚌沿河迤北益城縣沙溝等興化縣界內田地逐一踏勘

頃畝數相明白將該縣原額糧站等項通議均派照畝科徵仍將欺隱豪民徐蘭劉椿等照例究治庶小民數十年積弊得以盡祛朝廷億萬載貢賦易于完集

蒼生幸甚

蚌沿河 此與泰州分界之河在縣治南三十五里先蓋院洪公垣批界曰按郡走興化縣南至蚌沿河三十五里泰州北至陵亭鎮八十里河鎮相接非異地也其河東至運益河一百二十里非小港也今泰州為請梓新河為界不知梓新河乃興化腹裏之河非幫界也梓新河按郡志在興化東南十五里自塘港西出得勝河此尤可徵者况泰州興化界限南北



而此則東西者也蚌治河直通鹽場而此則一路不  
沿通者也豈有界分南北而以腹裏橫斜半截之小  
河以定疆界者乎

梓新河 按舊志去縣治東十五里自唐港西入得  
勝湖河形自西北而入東南鄰境皆為界河豈有偏  
斜半截之河可以界南北者乎

大縱湖分心 按縱揚郡志大縱湖在興化縣西北  
四十五里西南至九都自湖心與鹽縣分界西入射  
陽湖淮安志亦云湖中分為界其源自魚鯨湖由馬  
長汀以達射陽湖注于海夫觀二志皆同靡所疑惑

湖心分界其形濶其勢直其流遠本不可踰越者也  
自興化凋殘人戶稀少鹽民乃越境侵擾大河通射  
陽湖者不以為界而以小瀆田埂為界矣或沙云瀆  
鎮原隸鹽城似有可疑者不知沙瀆鎮中心有河所  
以分界其北鹽城其南興化明甚者也若郝昆所占  
田土則在旱河之內蒲龍河之東况左右前後皆興  
化民田而有本所軍屯在焉是又不足辨者矣

水利一南北開澗

縣西南接高郵北通鹽城相去百有餘里有堰堤以障  
水有南北二開以司啟閉于是東高西窪兩得其平雖



有旱澇而民不為患 開 南塘自滄浪亭至河口鎮  
豐樂橋四十五里 此塘自玄武臺至藍城界首六十  
里 碓 南十里亭賈莊鋪二十里孟家埭三十里河  
口通海陵溪四十五里 北平望鋪十里土橋口十八  
里火燒鋪三十里盧家壩四十里界首口六十里

水利二

自嘉靖三十年開漕隄北決高阜之水擁淮流而東注  
則自大縱湖公諸湖益漲而上塘閘不足恃矣水天上  
下一望無際乃至萬歷間高堰決淮漲愈甚于是始有  
海口之議海口遠在廟灣場而新豐射陽湖皆其故道

新豐便則議開新豐射陽湖則議濬射陽暢時玩日迄  
無成績事在萬歷三年徒費帑金適充私橐不得已則北議開  
石碓口石碓口左藍城之東南逼近城郭新鑿之口不  
任奔流土崩水駛益人稱病間已旋塞固其所也不得  
已議開姜家堰姜家堰在藍城之西北舊有海口自岡  
門鎮一十八里至登瀛橋天妃廟下新洋港入於海若  
使畚鍤具工力敷人心和地利得矣此兩便無已則東  
議之沿海

水利三 叮溪沙河口小海草壩二海  
白駒南北二閘下牛灣河

蓋昔者泰州鄉宦凌公儒遵海上議開白駒小海草堰



丁溪諸場海口而互有得失事在萬歷十二年夫潮汎往來貴  
審氣勢之強弱相地里之遠近視河道之紆直而消殺  
之若使河直而地近則潮方怒生加以風力其勢必至  
于澎湃奔騰而不可禦者道遠而紆則強弩之末勢不能  
穿魯縞今之鑿河者徃々棄紆而取直舍遠而取直非  
算也又鑿新之土骨脉未堅一有衝突則排闥而入不  
難矣是以諸口須防潮汎之虞而下溪尤甚丁溪舊有  
龍開大港道遠而紆永無潮患今闢沙河一十八里直  
通大洋是以求利未得而禍不旋踵今雖寔以堅土亡  
羊補牢許亦晚哉若使河盈而海縮其勢足以相敵以  
時闢之可暫而不可以此水自車路河直抵丁溪馮家  
壩至姚家口一帶萬歷十二年知縣凌公登瀛濬之  
一水自白駒場西下北芙蓉通楊勝河直透大縱下射  
陽湖西北入於海此河故道也頃淤淺知縣凌公登瀛  
濬之引腹心之水下白駒場南北二閘趨牛灣河東入  
于海牛灣以紆曲故無潮患 草堰小海二海口亦洩  
水要地萬歷十六年凌公儒議開魯河口苦水洋去場  
六十里而勢連大洋潮汎易達宜堅置板閘以守之酌  
其盈縮而啟閉之

水利四 射陽 神臺



夫興邑卑下夙為愛水之地自郵奉合襟之水東南來者則開丁溪諸塲海口挽而來注是已其如東高西下地勢傾仄水聚釜底口開釜上所洩者不過浮面之水而已而觴深之淵固自若也故急議之益城而益城數以病鄰為辭故莫若議之射陽射陽則入海故道也自寶應屢決黃浦濁沙隨水澱湖中而陽且淤矣諸流壅塞遂穿支渠而下往者益尹楊瑞雲公奏捐帑金九千餘兩濬之而隨濬隨淤迄無成功事在萬歷八年不知射陽有不可浚者二一者河濶四年畔岸一望如湖二者河紆旋曲祈如九廻腸曲則流緩䟽滯不前四無畔岸則聚

沙無地雖有知者無所用其謀往者之役徒充墨吏之囊索而無補絲毫全勿論矣近則議闢神臺神臺者亦射陽界北之支流起自沙滴黃土滴被絲網唐橋胡塚至於神臺二十餘里有三汉口分西由南唐河經建陽河瓦手庄戛糧河下滕隴口入於海分東由姜家庄對高作寺油葫蘆港下滕隴口入於海分中一河亦對姜庄高作下滕隴口入于海此則河有故道北有剛土浚之可使深闊之可使濶導之可使下也萬歷二十年知縣歐陽東鳳濬之工完民甚賴之計用帑金一萬四千六百餘兩



水利五

內閣李文定公復塘初議

治水之法濬海口要矣固高寶漕隄要矣築高堰要之要矣築高堰者使西水之不入固漕隄者使中水之不洩濬海口者使東水之不留雖然十四塘不復終非十全之利而所謂三要者不能以也何也蓋高堰者本於山陽之高阜為堰以排黃淮之水而入海也自堰之既廢北水注而南走勢不可遏連年堰成北水之害稍息至然邇者萬歷八年堰成之後水復漲而入湖漕隄潰決高堰之功果何在哉則又由堰而南自葉城而下也葉城者寶應之西塘乃十四塘之首地也儀真之塘四江

都之塘五高郵之塘三寶應之塘二而其中五塘為大在江都者曰上雷下雷小新凡三也在儀真者曰句城陳公凡二也故舉其大者但曰五馬塘之始制起于漢唐之年其間興廢科獎脩諸維揚乘志今不繁叙至我國初陳恭襄公瑄洞悉水利精倣古法造為十四塘壩閘上濬漕運而下利民田蓋地之形勢自壽州盱眙天長六合一帶其地高下則水注而東之使衆河為之壑也故於界水之處為塘閘以防之各塘之東為甃射珠湖新開邵伯馬黃寺朱家赤岸等湖其勢中下則亦洩而東下使興益之為壑也故于河畔之東築漕堤以



蓄之方其水年則西山之水高不過閘而南浮于江及其旱也塘水不洩山澗俱通而西田得熟至于天旱漕輓不通乃東塞茱萸灣閉漕隄閘礙決塘水而灌則水道不阻而國運以濟古人之制善矣每塘甃石以為斗門而塘長塘夫是設故洪武永樂間軍器商益皇未三資故塘之便及弘治以來日漸倒塌正嘉之際奸民盜種之矣屢被告許屢罪不悛先有薛釗繼有九隆用財仗勢佃官承領時值倭寇之變築造瓜城管工官高守一受私議將各塘之石移運修城而塘之故址不復存矣遂有衙門猾史土豪勢眾蜂起效尤佃塘為田

官派其租民獲其利而不復再議興復之計是以連年以來西山之水無塘可蓄稍遇天旱則赤地千里水漲則泛濫盈河不得以乃增堤以防之不知堤愈高則水愈漲堤高則東空而有危水漲則勢湧而易決日新培容上日洗于河堤崖日高河底日積一朝潰決無不上阻運道下沒民田者豈為政者經遠之計哉故計求十全以復塘為本一時淺糧浩大不能甃石姑于塘口去處做其舊跡仍於閘基暫取兩崖之土寔而築之以觀有盈與否又不然如小新二雷由涯于河而洩則寔淮子之上流句城陳公由烏塔灣帶子灣而洩則寔烏塔



帶子之上流他如北山水櫃茅家劉塘茅石白水羨塘東塘柳黃塘鴨塘亦皆如是尋其水口以便築塞相其隘阜易於成功俟有盈則加石制閘如舊是以成功之序也此其為費比之寶高每年之錢糧當不及十分之一而較高家堰之利則已倍十分之三不惟運道之輓輸有資而湖堤之防守亦固更加撈淺澁以深河底疏海口以平水勢則湖之沮洳四出民田益增堤之衝決無虞興蓋攸賴國家之利莫此大者但恐豪奸之盤據在下者阻撓於其間而後塘則蠲租在上者托事為不便則徇小而悞大難以計成功矣

### 槩縣士夫倏陳水利總論

切見維揚枕江傍海郡縣有十而興化僻近來海處其下流賦未起運歲十有八萬而興化五萬七千最為偏重居下流則水患頻仍賦偏重則民力涸竭是以告災告賑歲無寧日凋敝洋已極矣欲恤民隱當除水患當察地形鄙邑東高西下形如側釜高者濱於鹽場地多斥鹵蓬蒿荻葦荒瘠不堪下者分為下河田多淤洳湖泊茭葑汙菜無用間有一二可耕之田漸為洪水衝蝕岸梗低塌無土可培大雨時行則東有鹽場之水南有泰州之水西南有高郵邵伯之水浩然而來注于敵邑



時或淮黃漲溢潰決運隄則西自寶應北自鹽城逆流而上漫淫灌注飄蕩我廬舍泊沉我稼穡溺死我牛馬過水作潰經歲不回雖有諸設海口而針喉瓮腹宣洩幾何以故議水利者蓋城則有石澗河之議白駒則有井灣河之議丁溪則有大龍港之議草灣則有北新河之議在祐則有瓦龍港之議沙清則有洋麻港之議新興則有匣子港之議廟灣則有射陽湖神臺新置市之議是皆足以下海而緩急不同顧惟廟海去縣差遠獨為洩水故道水利要害獨此為最萬歷八年奏請捐銀九千餘兩撈濬射陽湖直開新豐市又為鹽城貪墨正

官利已病鄰侵魚冒破是以開而未開濬而未濬以致積水未退年復一年貽禍至今傷哉未艾矣欲與水利先究水源以上諸議皆水之委也若究其源又論維揚大勢其地則江淮之交西北皆高東南皆下諸山之水自高來者勢又趨卑古人急治諸塘以蓄之平時用之以溉田水涸決之以通運江都則有五塘曰句城曰小新曰大雷曰小雷曰鴛鴦儀真則有四塘曰陳公曰北山水櫃曰茅家山曰劉塘高郵則有三塘曰

寶應則有二塘曰白水曰羨塘當夫山水時發則盱眙破釜山陽諸水由雲山衡陽諸澗洩于寶應



而應以二塘蓄之天長銅城諸水東洩高郵而郵以三塘蓄之西運大儀甘泉盤古山澗諸水又盡洩于東南而江都以五塘儀真以四塘蓄之此諸塘者明興百八十年名卿碩輔留心經濟未有不謀繕治者自島夷東犯諸塘開礎磚石取城瓜洲塘無蓄水于是始有私耕公田授畝鬻賣豪鄰貴族各售已私專為世業遂使國家大計經畧遠敵蕩焉不存于是上游山澗之水盡以諸湖為壑充滿汎濫浩渺千里漕河一線之堤馬能捍禦不得已多設洞閘以洩之共計減水三十八座則為口三十八丈日夜灌注於高寶興化又三百里始由射

陽新豐以入於海今則新豐闢而射陽淤求之神臺殊為切要若非盡復諸塘以蓄其源廣闢神臺以洩其委保無後患庸可得乎 論水利者既知復諸塘以蓄其源矣蓄而洩之諸湖漕之漕堤則由漕隄閘礎經高寶旋興化直抵新豐而入於海由漕隄順而導之東南則自鳳凰橋出仙女廟口趨芒稻白塔二河濬而深之亦可以入於江而東開之沙埧亦當深濬以為入江之支道如是則漕堤無漲決之虞而下流諸縣亦可以免西上河之患矣鄙見若此惟經國者擇焉

揚州府推官李春開海口議



興化為受水之壑射陽湖為瀦水之鄉今射陽湖淤塞故興化受害為甚得取道於廟灣一口其中所歷河道曲拂遭迴流更迂緩加又以海水潮汐從而梗之故今議多開海口以分其勢減水諸閘日夜東注故今諸啟揚瓜開壩以殺其流總之淮堤之范家口等處最為上流要害一有潰決即百海口亦無如之何矣今范家口修築未固尤可寒心職遍閱各閘惟白駒場之北閘波流湍急下水最為順利即拿小舟從而探之閘上口水深六尺五寸閘口相同下口則深一丈二尺五寸矣漸遠漸深蓋此閘連在牛灣河去海僅三十里地勢以漸

而下水若建瓴故其流為最利此地形使然非人力所能為也夫淮南屬邑如山蓋高寶興泰等六州縣廟灣東臺等十五場民壯雜處乎其間計歲所輸納錢糧鹽課出自高壤者什一出自卑壤者什九先年河海順軌歲歲有秋頗稱沃壤近自隆慶三年以來湖堤屢決然猶旋消至萬歷二年決青水潭三年決黃河口四年決八淺五年決寶應湖決腰鋪河水瀰漫而下遂滙為巨浸又加以高寶湖堤四十八座減水閘晝夜東流以田為壑蓄運隄滄沒禾稼上年霖雨為災范家口隄決民壯田廬盡行漂沒州縣稟申里老呈告致屢各院之憂議



躅議賑至煩 奏 請 聖天子出內帑之金遣部臣賑濟之民亦稍之荷更生矣但飢民之待哺者無窮而賑濟之所及者有限若不亟為區處使民有可耕之田即歲遣使日議賑民惟有敬而之四方耳田賦蓋課何從辦納也該臧徧歷各州縣及各場田地周環六百餘里在之成湖深者丈餘淺者亦不下五六尺波流浩蕩一望無涯廣求宣洩之路在北則廟灣辦豐市二口最大為山蓋高寶興泰六州縣出水之門在東則牛灣河苦水洋次之為泰州興化出水之門俱稱要害均宜開濬其間經通河道又應逐節疏通以行水北如唐橋及神

臺庄西唐河油葫蘆港東如草堰之北壩小海之南壩丁溪之煙墩一處不通衆派皆阻職相度地勢高下河身廣狹應濬應開應否建閘眼同運司丹縣判官等丈量估計用杉木椿編成天地玄黃字號用二十一丈筏簾一條各從河心丈起插椿引簾、盡復續每一百一十丈下一椿將河身長短廣狹細書其上復其冊與椿同使長短不得移那淺深回之有準其在新豐市口先經盩厔縣陞任楊知縣見得廟灣口地本環曲水流遲緩從下難開鑿一河僅十丈近衝開二十五丈水激崖傾尚稱口小除廟灣舊口八十餘丈仍聽通流今合



於新豐灘南空地再開濶二十五丈長一百五丈庶水不掃灣可免坍塌居民內徙中口寬濶直與沙兒頭同射陽諸水一瀉而北矣此處河濶水深無從建閘其在西唐河由神臺至建陽河瓦子莊憂糧河濬此一疏則南水挽而西又轉而北出滕隴下海矣其在油葫蘆港內神臺經姜家庄至高作寺對面至濬此一路則水從北入東唐河下口出滕隴矣其在唐橋為西唐河油葫蘆港咽喉由披絲網起至神臺止濬此一路則南水北可至油葫蘆港西可至西唐河北惟求洩水順利俱不必建閘其在草堰由北壩至大東河鴨兒港西北取一

直路開濬至牛灣河尾復由西團口接埭河開濬至牛灣河腰各出海大洋應於壩口建一鷄心閘但外河既挑深南團十三里內滴之心必流歸深處水去滿乾灶運自苦仍宜加濬三尺斯南團各灶裝載葢草便利其在小海由南壩濬至古窯頭萬盈團至新河口茅墩港尾復由中路東口取一直路開至兩汊港口出茅墩港腰各下苦水大洋應于壩口建一鷄心閘其丁溪河絲新開見深五尺無容再濬止從馮家壩迤北取一直路由煙墩起開至合洋港入苦水大洋其舊洩水支河仍留通茅墩港新河口入苦水大洋除原有新閘一座止



一口仍幫一口新口既開舊河復濬淤積在田之水亦可漸次入海耕者得畢力於佈種煎者得一意于煎蒸國計民生兩有利賴而運河長隄免嚙足之虞矣先該海門姜知縣與化饒知縣勘議射陽湖南淤塞一段欲築泥撈淺歲以為常計亦以便但此湖原係長灣大折五六十丈一河亘三百餘里屢遭黃河口決濁沙隨水入墊湖中今雖淤塞其田面與湖面之水尚深三尺見俱北流勢頗湍急該職從射陽莊入湖口由蔣家堡直抵清浦灌鋪凡七十餘里周迴探視量得湖下浮泥六七尺或八九尺或一丈有餘沙泥湊合膠粘篙插不

能頓拔即欲撈置他所泥淖如飴無岸為障一經兩水風浪淋漓滿卅卸勢必復淤大倉以上已難為工此三十里水色渾黃倉茫接天無維舟位足之地何處措手近年益城縣亦嘗挑濬撈泥費銀九千餘兩夫萬人船千隻今訪撈泥時置草後之上深僅三尺濶僅容舟不數旬泥塞如故今徧尋所挑處曾無一線可覩徒委九千金而歸之壑前事足鑒也况開濬西唐胡盧二河可代為用前項築泥撈淺之議相應報羅先年所開丁溪海河老竈馮連等當河中路擬建一閘各馮家閘口小束手不能疏通此輩固以為利下板阻船每隻索銀



三分始放往來苦之相應折卸取石別用乃若東唐河見在行水夏昏清何埽場煙墩港俱路遠費多開之無益應置而不講矣職又查得萬曆三年高家堰大壞淮水南徒諸湖泛漲蒙 前漕撫部院吳 移文本府開瓜洲儀真二閘空郡城東之沙壩及茫稻河壩不數日而河水減二尺許湖水減一尺許自此茫稻河之名始著又慮私蓋從此入江於河中釘品字椿止令通水不令通船至今賴以洩水而沙壩卽旋即築塞瓜閘則糧運過盡例不開復為今若開沙壩釘木椿如茫稻河通水而不通船再開瓜閘亦釘以椿視湖水之增減為啟閉則湖水南流愈多減閘之水自殺此不費一錢而得而洩水之捷徑是亦一時之權宜也淮安北隄如范家口建議柳浦灣等處上流要害上年范家口決直灌射陽湖中四散漫衍六州縣田廬俱沒若使修築不堅當必衝決沙隨水入恐射陽淤塞又不止南一段之難通矣是修築范家等口尤為喫緊而不可緩也

興化縣知縣歐陽東鳳議濬神臺水利申文

本職遵依憲牌於本年十一月十七日離任親詣益城縣會同楊知縣隨歷東工查勘得丁溪草堰小海三河三閘濬建已完通水利又經同詣北工編勘得水以就



下為性以生物為功雖非全利亦非全害故善治水者  
曰勢而利導之俾水無壅淤則可洩之而至于涓滴漸  
流則不可劑量而容蓄之使水由地行則可蓄之而至  
於瀾漫肆溢亦可不往者射陽未淤汜光湖白馬湖諸  
水從寶應至界首諸閘通洩東流由流星港紫嬰浦至  
南埭大倉直抵射陽以入海至便也甓社湖新開湖諸  
水從界首至高郵諸閘通洩東流由界首河鬼皮港清  
水潭入興化海陵溪轉往北流歷平望湖雀塚鎮沙浦  
直抵射陽湖以入海至順也泰盭暨諸場之水由車路海  
浦白塗梓新會歸運盭河西抵射陽以入海亦至通利

也自萬歷三年重決黃浦口濁沙隨水入墊河中以致  
射陽淤塞沙泥湊合不可撈濬故於射陽之旁二十餘  
里而遙議開神臺等處以洩積水而議者乃謂神臺之  
河不必開濬其說有二一則謂運堤既固水不東潰何  
為復捐數萬而為可以不已之費一則為連年旱乾上  
流已竭稍存餘水灌溉依賴何為復竭下流而為無益  
有損之役是則然矣第論水患於昔年患在漕堤難固  
也論水患於今日患在減閘東注也減水諸閘其計三十  
八座每閘濶九尺合之則水口共計三十四丈日夜東  
流夫非以高寶興盭為壑而為往也若謂運隄既固無



水可泄則萬歷八年以後十六年以前高堰固無虞也而何以水若滔天興益陸沉乎則以減閘之分流太多而宣洩無路耳欲求宣洩之路射陽不可為矣雖竭力撈濬而積沙難去終當復矣安能舍神臺等處而他關耶何者在東則丁溪草堰小海為泰州出水之門在北則廟灣新豐市口為高寶興益小泰六州縣出水之門即旱乾之年披絲網而下至夏家樓胡塚等處猶有汪洋之勢一遇水溢又當何如而可不預為宣洩之計耶相應照前議興工挑濬則汜光白馬湖水從閘東流由流星港紫嬰瀆至南壩太倉四十里直入黃土瀆披絲

網歷西唐河神臺莊建陽河出滕隴趨廟灣新豐市下海矣甃社新開湖水從閘東流由界首河兔皮港清水潭入興化海陵溪一百二十里轉北歷平望崔塚鎮沙瀆直抵黃上海入披絲網神臺建陽等處出滕隴趨廟灣新豐下海矣高郵迤南至邵伯六十六里諸閘通洩邵伯湖董家湖之水由成子河菱絲瀆燒香港流至興化河口鎮八十里一入海陵溪一轉北入平望湖至崔塚沙瀆二鎮直抵黃土瀆披絲網等處出滕隴趨廟灣新豐下海矣邵伯迤南至揚州灣頭四十里高阜之水由樊汜河艾陵湖六洋湖經興化陵亭鎮轉閘灣入平望



至崔塚沙溝直抵黃土溝披絲網神臺等處出滕隴下  
海矣揚州灣頭起至泰州海安鎮止二百四十里南運  
蓋河之水由儀寧涵戴家涵徐家涵韓家涵界首赤練  
港入大官河秦潼河淤溪河蚌沿河復往北流入平望  
湖崔塚鎮直抵黃土溝披絲網等處出滕隴下海矣海  
安鎮迤北富安、豐梁塚東臺何塚丁溪草堰小海白  
駒諸塲之水由海清河白金河車路河新梓河西流入  
新河直抵崔塚沙溝歷黃土溝披絲網等處出滕隴下  
海矣劉莊塲伍祐塲迤北至鹽城縣東西二鄉之水由  
串塲河至崗門鎮一半分往南流經石碓口入界河直

抵沙溝鎮一半分注西流由新河廟古基寺東唐河直  
抵胡埭口經神臺等處趨滕隴下海矣水今下流而俾  
之中阻其為患何可勝過耶又查得前卷自披絲網起  
至夏家樓唐橋胡埭神臺庄共長五千二百八十丈自神  
臺迤北至陳家墜姜家庄高作寺油葫蘆港共長四  
千二百九十丈神臺迤西至李家堰建陽河瓦子庄戛  
糧河滕隴口計長五千七百二十丈原議俱濬濶七丈  
深六尺今濶有二三丈者有十餘丈者深皆二三四尺  
不等濶一丈則可省一丈之工矣深一尺則可省一尺  
之工矣且自披絲網至神臺庄水流一河自神臺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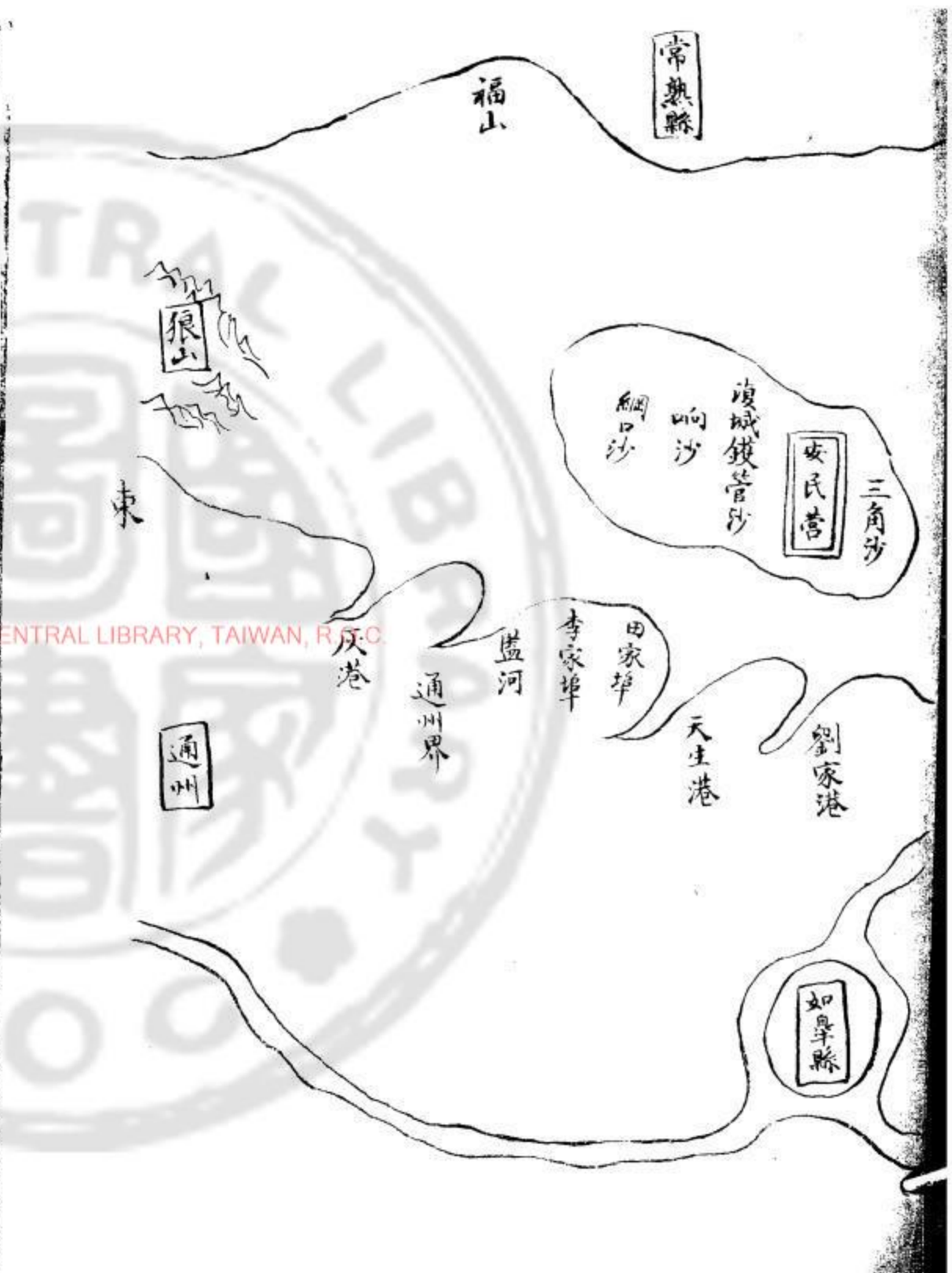


水分兩途一河則其勢盛而流易溢面底俱七尺似猶為狹也合無濬為面濶十丈底濶七丈深六尺則容受有地而可保無泛溢之虞兩途則其勢分一河七尺合之則為十四丈恐流緩而易淤也合無兩河各濬而濶六丈底濶四丈深六尺則流水湍急無可保無淤塞之患及勘勝隴至廟灣河道深廣固無容議濬其新豐市原議開濬二十五丈今已有濶三十餘丈以亦不必虛糜財力也議者又以海潮為患其慮誠深然丁溪龍開港旱堰苦水洋小海滴河口去海堡六十餘里故潮或內灌自廟灣至海凡二百餘里地勢以漸而下且各灣曲折紆迴潮沙至此漸平水勢自殺必欲為善後之圖則神臺庄三汊河口固兩河分流之咽喉也合無於此處途開一座滂則啟以洩內水旱則閉以防外潮庶蓄洩惟其所宜而水旱皆有所備矣









如皋縣

本縣南沙孤懸江中為逋逃藪初有大盜薛良金等肆行劫殺知縣李衷純設方畧殲旃又有奸民楊元等獻沙勛貴以致烏集格殺官兵今單車輕舸渡江往諭之亂民烏鼠散而善良復業隨詣立安民營于北沙募沙兵百人以鎮撫官一員統之而產家歲餉馬領沙船四隻游徼江中乃無禦人貨於江沙者



外史氏曰舉壤鹵莽而卑粒食為難僅藉南江新舊兩沙築堰或畬差堪植稌而孤懸江澚復為逋逃藪甚且奸民援盜借糧逆我頗行幾詭入勲貴業主者惟數券而職之有望洋歎耳莽營之設廼用沙田餉以募沙丘因以守護沙田歲輸之額匪且為一時靖亂崩寔為萬民垂利賴焉後之司民牧者留意江防慎毋輕議變更為也

舊志江距縣七十里今止六十里嗽嚙日廣江寧一鄉蕩析過半自嘉靖季年黎侯堯勲具奏均派始甦浮糧之因隆萬以來沙漲潮出近摩訶者則江陰靖江扼其



因近夫生者則通州掣其 往之為豪有力所爭占而  
瀕江之民無可愬告於是沙田始為訟府矣自皇莊之  
議興衆虞釀患願輸蘆課以佐司空故沙田今悉隸于  
工部凡占佃者先請部符之下乃得附籍稱業戶云余  
聞之臯土鹵瘠不宜稍任早則惟涉田歲皆仰給其入  
以故爭訟日紛非獨利藪亦云彙因第沙去冊漲不常  
賦額漸增司空之符漸峻而上著姦民或有獻利規便  
如皇莊故事者未必不貽地方之憂也 今者訟牒日  
繁紛紜伊始在冊民欲求補額在戶業欲據扒頭相怨  
一方築舍未定不知冊民之根既屬繁縣均攤則冊戶

安得獨爭舊額業戶之由雖有歷年增築而數姓豈容  
盡擅新沙掘出貪心都無定據當事者竭力焦思如止  
沸益新吾未能究其終已

運益河自漢吳王渙始開邗溝起揚州茱萸灣通海陵  
及如臯蠡溪其在縣界者北接海安東抵丁堰分流入  
海東南止白蒲入通州屯一百一十里自宋迄元中間  
增置堰閘以資蓄洩為利甚博歲久法弛日益頽廢一  
值旱暵稼土咸焦民患苦之非朝夕已自頃富安奸灶  
妄呈巡益御史康丕揚奏請開濬灶土日闢河流日梗  
牙橋之害今乃獨中于臯且臯居通泰間地最亢僅此



一綫民倚為命若牙橋不塞其害未有極也即歲加疏  
治何益

冒日乾揭

查得運河自高寶至灣頭分支入閘經泰州至海安歷  
如皋通州海門上干盞塲中二盞塲入海此上河也高  
寶以東泰州海安以北興化盞城二縣東台富安等中  
下十盞塲地勢窪下形若釜底衆水所注汪洋停滯此  
下河也上河較下河高輪數丈高卑懸殊閘絕不通此  
上下河之分也上河為上干等十二盞塲運盞之路由  
灣頭出閘而下河各塲則一路由泰潼河一路由西溪

河一路由車塚河或至泰州北門過埧或至高郵北門  
過壩惟富安一塲則閒由潤河四十里至海安中埧過  
壩若上河淺涸仍由安豐至高郵泰州二處過埧而安  
豐各塲則絕不至海安此上下路運盞之路也至于身  
橋一河乃元末偽吳張士誠原係白駒塲盞徒竊據安  
豐運開此河部運私盞直至通州入江轉甯吳會此牙  
橋之所由開也國初以牙橋直通上河而海安城南有  
焦港西有白米鎮港東有孫公鋪高港俱南通江每遇  
水發大艦小艇群載私盞悉由牙橋出口運至三港入  
江千百成聚莫敢譙呵恐釀亂萌洊至猖獗故塞之又



慮其盜決也故填土數里以永絕之此牙橋之所由塞也牙橋之塞雖經二百五十餘年而不逞之徒耽私販未嘗不欲一日開先年吳希堯誑告恭院蒙枷責究罪立碑嚴禁近年丁珠復誑康院蒙委勘議而奉委者未悉源委建議未確遂爾誤開蓋私葺由各垵盤運則讖察有人勢難飛越惟由牙橋出口則乘流潛渡莫為稽查此各奸所由必欲開此河也牙橋開而上下河通矣上下河通而上河洩矣一線之源不勝尾閭之汪建甌之勢難施隄防之上故三時雨集始可通行一月不雨其涸立見上河涸而上十等十二場葺運之路阻矣

於是三年兩施挑濬葺商猶告河淺不知上河雖濬及泉猶比下河高踰數丈豈能使水停蓄而不涸哉雖一月一濬無益也夫牙橋未開之先上河十餘年一濬而猶深牙橋既開之後上河三年兩濬而即淺其故可思矣故私葺滿載四出於水溢之時其害一引葺壅底坐用於河涸之日其害二挑濬頻數委帑金於無盡之壑其害三此三害者釐政之大蠹皆牙橋為之也

天啓四年知縣

李純衷中請塞之

掘港營在如皋城東一百三十里距海大洋五十里東南城三面環海惟西一路接如皋為倭寇首犯要地舊



設土堡每歲汎期委揚州衛提督指揮一員領軍一千三百名守堡防禦天順間挑選精壯入衛 京師止存軍五百五十名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大舉入寇再被蹂躪巡撫都御史鄭曉奏設把總三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李鑑奏改守備東西二營召募民兵三千餘名設戰船一石餘隻後經承平漸加減沈尚存水陸官兵六百餘名萬曆十九年倭犯朝鮮沿海增備復召精勇千餘名設戰船六十隻增置馬步軍五百六十有奇事平旋罷見水陸營兵四百名沙船八隻戰馬二十二匹所轄信地南至石港北接丁美舍西達如皋東抵大海洋 土

堡一座周廻二百七十五丈五尺

本營舊制南援石港浪山北救拼茶角斜李家堡西應馬塘丁堰如皋但石港有港之名而岸高潮小港口悉為淤沙泛漲船不可泊人亦不可登間於七八月風急潮高或乘勢可入若拼茶角斜李家堡三寨雖地居肘腋而寔出拙港之背俱非安營善地欲謀安營以便堵絕未惟有本港中方前舊址此地水草兩便置砦無難循港而前陳家了川腰等港十餘處俱係津頭了角亦應設兵防汛若舉其最險者又有東凌港埃沙橫南坎北坎此尤獨舌大洋之兩類也坎中有小市民居可以聚



衆蓄威乘機夾擊至於拼茶角斜李家堡止堪後應難  
委前鋒度勢相形臨時制變是在當局者勝筭謂何未  
可以膠柱論也

通州

通蓋澤國為江海為郡潮之利害恒相半蓋江潮淡利  
灌溉而海潮鹹鹵甚害大要水利以閘為命 范文正  
公與任建中沈興宗皆築捍海隄至今民饗其利廟食  
不衰腹裏漕渠為運蓋河運取轉餉蓋取轉蓋其源所  
從來高遠矣蓋自桐柏而淮泗西從郡城之茱萸灣東  
南走四百里至州治繞城四匝為隍東西貫城中支南  
北為市河西南者入江東北者皆入海入海過門海及  
諸鹽塲城東北走西停塲者為西亭河東走金沙塲者  
為金沙河

東南淮制置使李庭芝鑿成化間知州鄭重濬



走石港塲七十里者為石港河又為新河新河東七里為仇家河皆與海通而各塲有諸港亦東北通海南通江乃令利害相懸絕何以故大都東北逼海地馮鹵出鹽而諸鹽塲在極東北隆慶二年颺作海溢餘西餘中江蝕河徙而馬塘鄉之射利者與船戶謀謂北鑿河通丁堰則燒草私鹽得奸闡出入便利十倍乃說鹽賈人鑿串塲河謂串呂四餘東西中及金沙石港諸塲也而不由故道近由故道則回遠且必經通州：與所察捕不便乃鹽賈人善詭用偏辭鼓賊部使者給取都轉運司羨金萬兩鑿串塲河矣凡為大者亦萬害始波及不

淺始開時諸父老茫昧不睹利害或亦有為便者已而五六年西城永興鄉田數千百頃盡為鹹潮殺歲不能收衆始驚詫國賦連年大耗不登數民戶亭戶俱病來言不便者紛々矣議改濬故河塞新河故屈知州米諸生父老言上之監司興鹹使者監司興賦使者皆可之會奸賈人羅永黃正吳良等復以偏辭奪議鹹使者聽之遂報罷而屈知州不能爭隨亦罷官去事乃已而州之人日夜望舉濬故河事甚亟謂昔之命懸諸天而今之命懸之河矣始范公堤捍海古岸歲久不壞雖颺濤不能破岸內為草蕩潮入則草蕩隔雖潮不能侵故河



故田無恙串鑿而地削薄堤敗鹹潮大入故害田新河不能塞無已開宣家壩乎

金沙場鹽課司在州治東三十里

西亭場鹽課司在州治東北二十里

餘中場鹽課司在州治東七十里

餘西場鹽課司在州治東五十里

餘東場鹽課司在州治東九十三里

石港場鹽課司在州治北七十里

海門縣 呂四場鹽課司在縣東七十里

通地邊江海自昔入無衛之軍西京操之制起自正統

己巳之變二百年來額數已極日有清勾撥補之制矧地方頻年水患災傷民窮財盡故近日有司追徵錢糧以京邊之外視為緩賦以此軍士月糧鮮有及期者勉給春班而秋班又至矣夫補軍則本所難堪支糧則全運難給故京操啟行不但額數下敷而已班軍枵腹趨役去至中途尋復逃回武臣生是黜罰亦何益於事哉聞之近年京操稍能辦者至京師往往借貸招募壯勇士夫補班軍虧欠之數盡給額補赴工比其返也查扣在所月糧陪補故官無欠軍之罪而軍無勾攝之擾此或一策也又有司追徵月糧卒難鞅辦而班軍戒行促



迫無給間有借支別項者頗稱權宜此在賢有司專之耳此又或一策也今若於五年考選之日擇武臣之賢而才者為領操官不使跼草媿媿輩參於其內每京班赴操仍三令而督責之缺伍之軍隨宜而招募之回班日聽具查扣月糧補選亦無不可蓋京營得盡人之役而本兵無掛班之檄耳操兵官亦何憚于扣除之嫌哉或曰班軍缺伍招募非制也今邊開新運不奉詔行乎月糧借支非法也今邊糧起解不那移倉口乎此又調停緩急不可以膠柱為也審能行之數年則軍士知無月糧之虧或有樂行向往之念不必清勾撥補而行伍

得休養充寔之資操官免降調之苦而國家獲拱衛之益矣如是論之京操之制固盡善也殊不知正統年來京操兩番更代蓋緣江海寧謐故爾邇者嘉靖甲寅以後倭夷數犯戎伍銷耗又募客兵餉費不貲况番戍者止應在京工役而本所備伍四寨僅存老稚軍餘百人力何以支乎今日切務莫大於此復舊制以拯時艱當路者幸深長思之

嘉靖三十三年以倭故、巡撫都御史鄭公曉奏設搜察副使為海防道及叅將為分守通泰海防至三十七年倭益甚乃改叅將為提督狼山等處副總兵與海防



道相策應治通州下統狼山掘港周橋大河口守備把  
掘等官皆 欽依

狼山東西所轄信地如任家港姚港毛港桃巷港生水  
港蘆潭港敵港王灶港清水港小海口大橫港掘頭港  
爛泥港夾港趙港黎稍港小張港大張港新港王灶港  
新灶港袁灶港暨河港東接大河營與江南崇明劉河  
吳淞等營往來會哨此皆舊制者也如唐港天生港石  
庄港闕家河又江中一帶劉家沙西接周橋營與福山  
楊舍永生等處營往來會哨此皆新制者也

壬子倭寇浙江其支黨至州江家塲甲寅四月二日衆  
三千寇州大肆攻劫縱火焚闕外民民殺男婦數千人  
揚州千戶洪岱文昌齡泰州千戶王烈赴援死之恭將  
解明道揚州府通判唐維乘城拒戰賊被創死者百餘  
人始退走狼山二十八日徐宿邳援兵至合城中兵遣  
之賊從數十艘遁去徐州兵備副使李公天寵赴援至  
如臯遇倭接戰斬首九級生擒一人是年八月十六日  
倭又至九月內兵備張公景賢督兵殲之乙卯夏四月  
倭衆五百寇州由單家店趨狼山殺巡簡戶爲官軍截  
其後舸於軍山殲二十餘人生擒二人丙辰夏四月倭



衆三千餘栖狼山官兵勦之斬首四十餘級衆遁去已未夏四月二日倭數百艘乘帆大至志圖西上狼山搃兵以舟師徃遏之賊乃舍舟登岸知州李汝社督民兵嬰城固守賊退屯廟灣兵備劉公 韶勦滅之事詳吏部侍郎尹臺平倭碑

自大河營而東至廖角嘴中間若秦家營舊地直對日本揚帆僅數日可至寔江北一大門戶萬曆四十年兵備道豫章熊公尚文特立新營設官兵以扼其要且與狼山互為聲援

正統戊辰春監察御史蔣誠奉命視鹺於通州以通擅私益之利又亭戶逃亡數多乃為奏灶丁辦正額外有羨餘許令每鹽一引易姑蘇糧米一石 上從之於是蘇歲船糧數萬至狼山巡簡司兌易遂以為常自是私販路絕而逃亡悉復

永樂二年倭犯通州  
成化五年三月益賊錢厚作亂稱江海上公備倭都督俞事董寬擒之

正德七年秋七月薊盜劉七齊彥明等浮江東下舟狼山港總督都御史陸完提兵征之賊為海潮所沒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倭入掘港犯如皋主簿閻士奇率



鄉兵迎敵於胥家莊擊敗之 四月倭困通州城參將  
解明道守却之 倭屯掘港肆掠守備張壽松楊縉先  
後禦之敗績 徐州兵備李天寵率兵敗倭於如皋之  
蔣婆鋪 五月倭犯如皋主簿閻士奇率鄉兵迎至東  
陳鎮敗之己又犯縣治值潁州甲兵至擊敗之  
城如皋海門泰興瓜洲

三十四年四月倭犯海門知縣趙卿率兵敗之 五月  
參將喬基等擊倭於呂四塲敗之

三十五年四月千百戶戚維爵等提兵戍通州狼山遇  
倭死之 揚州衛千戶洪岱文昌齡領軍至通州遇倭

死之 倭薄揚州城都指揮張恒千戶羅大爵曾沂禦  
之於教場兵潰死之 五月倭犯瓜州民失擊走之  
倭復犯揚州府同知朱裒高郵衛經歷晏銳死之 無  
為州同知齊思與倭戰於圖山之北江中死之 副使  
馬煥追倭狼山敗之都指揮鄧艾又敗之  
增建揚州東關城成

三十六年四月倭攻海門縣應襲百戶俞憲章死 兵  
備副使馬慎率兵敗倭於如皋之陳家莊 倭入寶應

縣倭見揚州東關及瓜州俱設添城堡不得肆掠乃  
徙高郵至寶應縣之舊無城焚掠殆盡後始建城

五月倭攻如皋 六月副使于德昌參將王介劉顯擊



泗州倭破之倭遁出海追至安東廟灣又敗之  
三十八年四月倭犯海門通州副總兵鄧城敗績 倭  
犯丁堰毛兵敗績千戶王良呂忠戰沒叅將丘陞擊却  
之 倭犯如皋城丘陞皆城擊敗之鄧城再戰績敗陞  
復追擊於泰興縣之新沙敗之 倭犯廬家場千戶汪  
時中擊却之叅將胡宗義與倭戰于海安兵潰千戶趙  
世勳鎮撫韓徽死之 四月二十九日劉副使丘叅將  
窮追倭賊兵死之劉獨躡賊盡殲之 六月副使劉  
景韶統兵追倭於劉莊場等處盡殲之叅將丘陞戰沒  
八月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副總兵劉顯曹克新等擊

倭於白駒場大破之倭悉平



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終



郡國利病書卷三十一

徐州

徐州境內之山自西南來連絡東趨以極於海其河自西北至紫泅南注以達於淮二洪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闔乎其外襟帶江淮上流雄視枕睽河洛萬壑為宗昔人所稱東方一形勝焉倍有不誣者矣

城北五里曰九里山東西連亘凡九里相傳有穴潛通瑯琊王屋今不知處其西一峰形如伏象俗稱象山

北十七里曰桓山

東臨桓山

泗水

舊名

于此

故名

宋

東北山

里曰彭城山

東北八十里曰銅山

利國譯連境相傳古彭城廢縣在此



山南有運鐵河宋置利國監鐵治開以通州舟楫淤久  
東北一百二十里曰爬頭山連徐郡滕北四十里曰

境山

城東四里曰定國山東魏慕容紹宗擊梁于此東南二里

為子房山世傳子房嘗隱于此故名東南四十里為呂梁山下臨二

有雲夢梁王二城又有尉城並詳兵防其境有雍門古雍門周善彈琴能使孟嘗君悲者居此

城南二里曰雲龍山有雲氣蜿蜒如龍東岩有石刻

大佛故又稱石佛山唐昭宗宋時朱全忠遣子友裕敗徐

此宋山人張天驥放鶴亭在其上其隄為黃茅岡山北  
城南里許為戲馬臺高數十尺廣袤數十步有事則可

用屯戍與城相表裏馬

項羽因山築臺以觀戲馬故名魏武南侵攻彭城弗克乃設

帳臺上以望城中臺階磴而上傍有石厓雜古歲月及氏名有文皆隸書筆法道致並剝落不可讀上有臺頭

峰其下為蘇堤宋蘇試守徐時河決為患回築以障城

衆今尚存由雲龍山南十里為太山徐山是最又四十里為

苑山有驛在桃山西南十餘里為徐山曰名武原周時

偃王偃王敗走其下百姓隨者以萬類王死民即山鑿石室以祀之曰名徐山其室見存

城西二十五里曰楚王山山皆積土禹貢厥貢惟土五

皆出此山下為楚元王墓又存古塚古井各數十迄五

里為大彭山古大彭氏封于此故名

汴河一名沁河一名小黃河按一統志汴河源出河南



西沁源縣錦山東流至河南懷慶府入黃河又按潯河志河居中汴居南沁居北河南徒則與汴合北徒則與泗合故此河之名有三今沁由蕭縣至大彭集入州境

受大彭湖潑楊屍龍瀆五河詣瀆水並由北岸入至州城西

九里受響水瀆水二里受旱陂瀆水並由南岸入自城西匯

於東北合泗水南下其流增殺率靡有恒云

泗水源出山東泗水陪尾山原有泉四因以為名由沛縣至謝瀆入州境流

十里至留城封于張良東岸受小河水源出山東滕縣而黃山昭陽二湖水

時亦溢入馬二十里為皮瀆稍南受新瀆水東北鄉拔劍飲馬諸泉並由運

鐵河流至新鹿瀆十里為夾瀆有夾瀆驛五里受北溜瀆水

源出沛縣泡河分三里受境山瀆水即地崩瀆源出東北鄉運端母猪二

泉流至此東岸入有橋有閘對岸受南溜瀆水源與北流溜瀆水同五

里受秦溝水又五里受濁河水已上西岸瀆並洩湖坡

諸水西水汎漲則滿餘時恒涸又十里為秦梁洪未直

渡受烏嘴瀆水源出城北十八里屯東冷泉西流五里至此東岸入十七里有山

里瀆三里至城東北受汴水合流唐韓愈詩汴泗交流

郡城角之句謂此周顯王時九鼎沒於泗水彭城下鼎

氣浮水上陵秦始皇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

上使千人求之不獲謂之鼎伏三里瀆稍南分為新河

至城東南復合流里許為百步洪南里許為新洪有新

橋有清水堰陳將吳明撤入寇自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戰不利退保州城明撤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城



下以圖 又南九里受九里溝水由西岸入下有寒山堰

進取 淮彭二十里東岸有狼豕溝東流此溝入十里至黃鐘集

有李家溝卓賈山鸞兒湖三十里為呂梁洪並列子莊子

觀于呂梁縣水三十里後周將五軌波吳明徹于呂梁並

北大破齊師于呂梁後周將五軌波吳明徹于呂梁並

即此唐尉遲恭嘗疏鑿以救其勢有尉城遺址有呂梁

堰晉謝玄既敗苻堅率衆次彭城平兖州用督獲聞入

興謀堰有懸水村五里為呂梁渡又五里至房村集有

利漕運有懸水村五里為呂梁渡又五里至房村集有

溝源出歐家泉三里受響水溝水塔出東南鄉雙井白

入有三十里至双溝水由泥海湖出州境皆相隨走入穀

泗水楚追擊漢軍彭城靈壁東睢水俱在州境今考漢書

水為之不流故曰志載穀水睢水俱在州境今考漢書

汪穀水即泗水下流一統志睢水在靈壁縣

東流之宿遷縣入泗今皆非州境並不書

按徐河山鬱盤風氣剛勁考其舊俗人頗鷙悍輕剽

蓋楚之風焉出隋書又其地薄民貧急疾頽已出前宋

儒陳師道亦謂霸者之習以武為俗庶試則云漢高

祖劉裕朱全忠皆在徐州數百里間其人以此自負

雄傑之氣積以成俗胆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

則有飛揚拔扈之心今去陳蘇數百年且陳平道火

俗漸丕變民知怯法畏吏不聞有軌法然舟車會通

頗稱津要往來競取高販而耕薄桑野有惰農市多

遊食遂以靡風相扇寢失其淳龐矣



而寔綿亘於州之東南

汴河汴自漢末亦名黃河入於新蔡海城上接河南永入縣境歷

趙家園渡拖繩濟東鎮渡曲里渡朱珊渡朱珊二泊遵

護河堤長二十里高八尺越真門渡徑縣治之北至兩河口與

山西湖之委流合而過涼樓濟元即曰歇涼樓有涼樓寺以達於州

境宋紹聖中縣令張淳疏鑿汴水新渠以避水患陳師道

為之記元大德間達魯花赤馬徹里偈禦水舊開南伏道

口北鐵憲孔而城賴以全蓋汴合於河奔濤洶注支流潰

決四出邑境厥為民孽所由來漸矣豈一朝夕之故云

沛縣哀百十里放志所稱形勝嶧山控其左華山揖其

右泗水流其北芒碭亘其南以今考之唯泗水逕於城

東其他皆在疆域之外無層崗茂麓為以巖阻乃維控

接諸道泉源洪流泗合紆迴苞絡天塹為固其東北有

漵水源出昭陽湖東有昭陽湖湖亘十餘里山東滕

下典薛水合至薛水湖出勝薛境西流會昭陽鴻溝河源

勝縣時春夏薛河其水汎西南有泡水即豐水滄泗亭

年黃河泛溢西南接泡水出縣南門西北有泥濇河水

外非雲橋下流入泗勢甚洶湧今泗西北有泥濇河水

來自魚臺縣界至南有龍泉在縣治前旧沒于泡近河

沛入泡水達于泗南有龍泉在縣治前旧沒于泡近河

接泗其自北而曰泗水泗源見州下流經山東魚臺縣境

至沙河入縣境 河渡二十里為胡陵城見兵防按一統志云



在魚臺縣東六十里 二十里至廟道口關三十里至縣

蓋連境地也有關 城北為北門渡滙於城東為東門渡迄城南隅受泡水

為南門渡十五里受金溝口水為金溝口渡鴻溝河漸水照陽湖

薛水合流並建五里為沽頭有上沽頭渡下沽頭渡各有十里

至謝濟以達於州境 縣東泗水之有澣泗水亭即

漢高祖為亭長處今泗亭驛乃今其故址亭北有歌風臺東南五里

有射箭臺靖難時築二十里為沛宮漢高祖過沛宴故人父

老於此

碭山境內無山其邑所名碭山乃距邑治七十里今在

河南永城縣之境按史記及漢書高祖微時隱于芒碭山澤間上有雲氣呂后與人俱求得

之應邵註芒屬縣南北皆阻大河間或引決黃河灌流

賦澮然疏淤不常卒緣為病縣東六里為盤全河十八

里為禮河西南五十里為夾河由夏邑縣劉富營築入

縣邑境十里至龍扒溝入韓家道口通沛嘉靖二十六年龍扒溝淤二里

地開一派向縣城東南二里五里街王龍口由原泰社

為新桃黃河五十里由虞城縣皮家口入縣境凌家

口嘉靖十九年開挖至居家口四年沙淤縣境西二十里為陳霜

口河原由虞城縣史家皮家二口分為西河由鎮里

至汪家口西向街為缺口水漫東流復分為二衝縣

漫君湖嘉靖二十六年知縣王紹元將汪家口築堤一

道長七十四丈七尺厚一丈又為月堤高厚如之沿堤



上至鎮里烟下至高良相口北三里為三里河由虞城為順水堤五十里防禦水患北三里為三里河由虞城烟二十里至縣境呂家集北行二十里至桑葉河九里為九里三里河下二十里至禮河五里入桑葉河溝淤西北十五里為白川河由虞城縣境入縣回岡集里至蔣家營五二十里為濁河四十里為段庄河由虞城入桑葉河境入縣回岡集迤南嘉靖二十四年沙淤波水漫流至變溝集南一里成河三十里至桑葉河四十里至蕭縣境益全河北四十里為新全河由虞城縣境北入藍城流入胡店溝下二十里至羊耳河集迤南十五里至蕭縣境河東南三十里為龍扒溝通汴嘉靖二東北二十里為羊耳河碭縣地勢窪抑低下屢經水患地多淤沙浮土雖屢濬鑿城河然一經水漲率易淤塞故河渠之名變遷不常緣是

以為民病日益滋焉

豐境廣野平原綿邈四際治北有東華山其舊治城中有厭氣臺始皇東遊時築其北五十里有泡水上流即自單縣流經舊縣北門宿沛縣泗水亭驛以入於泗今淤正德已年水溢三十餘年煙沒無遺時或河決則四境為壑而已縣治西南二十五里有榆粉社即漢祖初起禱以狗沛榆粉社在粉榆西三十里有大澤即漢祖母夢與神遇處有中陽里漢高祖故宅在焉東北三十里有豐西澤有亭亦曰豐西亭即漢祖為縣送徒驪山縱徒止餘所東北十五里有斬蛇澤漢高夜遇白蛇當道斬之即此



漕政

漕運府在州城東門外泗河東岸總督漕運都御史總兵叅將巡歷駐節之所

戶部分司在城南門內監督糧儲主事蒞政之所本司主事一人戶部題奉欽衣差委赴內府領精微批蒞

任行事凡歲一代易初專督廣運倉糧儲後兼理永福

倉事及備運與有任焉永樂十三年令折江都史兼直隸衛分官軍于淮安運糧至徐

州置倉收因本部委主事一員監督

廣運倉在城南三里東臨泗水即元武安州故址永樂十三年建宣德五年增設倉廩凡一百座正德已前中

使司之嘉靖初裁革惟部使臨督如故歲凡額收各府州縣夏稅麥糧共四萬八千一百五十石本倉永樂中為漕運轉搬設建至成化中改令各軍徑兌直達而轉般罷戶部議單開載本倉該給徐州徐州左邳州河南歸衛四衛運軍行餉近年總漕曰淮安常盈倉告匱每以江北附近衛所通融撥給兼之各州縣逋負居多計歲所入擬之額數十不及其二三虛耗亦已甚矣

徐州洪志 中曰中洪西曰外洪東曰裏洪亦曰月河大水時至侵厓破木下水之舟悉從外洪順放而裏洪東有棹路逆水之舟從此挽馬若水落石出即裏外二



洪俱先淺阻而舟楫上下悉從中洪矣 外洪自東北而西南水道頗寬闊下皆大石連亘不絕迤西漫灘大石林立如群羊然 中洪自北而南少西向復轉屈而東滙裏洪同流於呂梁水道僅容一舟兩岸皆石復有怪石暗藏水底每為舟楫之患屢經管洪官漸次鑿去然後舟楫過者無復破壞之虞 裏洪原為月河嘗於此置閘官使之設攝此閘也水漲閘廢遂為裏洪 徐州洪工部分引在洪東岸面西提督本洪主事蒞政之巧本洪宋元皆名百步直州城東南二里許巨石盤踞峻峭齟齬汴泗經流其上衝激怒號驚濤奔浪迅疾

而下舟行難險少不戒即破壞覆溺害與洪水等故名

曰洪其形象川字有三道焉中曰中洪東曰外洪面曰

月河

今月河即裏洪

相傳唐尉遲敬德經畧徐州呂梁二洪藝

火石爛從而鑿之遂成水道宋元祐中京東轉運使上

言朝廷委官度地勢穿鑿修月河石堤置上下閘

本朝永樂十二年平江伯陳瑄鑿洪通漕更于洪口置

閘正統七年恭將湯節於洪上流築堰逼水歸月河于

南口設閘壅積水勢成化中主事郭昇尹珣饒泗嘉靖

中主事戴鰲陳穆相繼鑿六洪內亂石修砌兩岸牽路

石壩二十五年主事馮有年修砌東岸石堤十六丈初



城東北汴水橫流衝溢運艘牽挽艱甚正德初治河即  
中胡禮鑿新河自三里溝至洪上乃復合流入洪始分  
殺水勢為漕便利無何土人便日漸下石堙阻泰將  
萬表懸購䟽扶仍移所司厲禁迄今汴水雖盛猶得凶  
險馬本司之設專為糧運先年命官不一永樂十九年  
侯伯分理洪閘河道繼差御史王矩戶部郎中楊璉至  
正統以來如詮選工部都水司主事一員領精微批蒞  
任督理洪事兼理徐州境山二閘凡三年一代馬初本  
于開務嘉靖二十年兵部右侍郎王以旂題奉欽依  
兼理成化二十年工部侍郎杜兼建議工部添置主事  
一員修治河沁水道下達徐州又着令提督徐州洪主  
事以河南黑羊山河沁水利深淺尺寸月一䟽問弘治初

年添置主事傅羅徐州洪閘在洪東月河南口正統中

本司月報如故泰將湯節建議設上語見景泰中水漲閘壞嘉靖二十年

治水兵部侍郎王以旂議復境山鎮閘在境山舊

有積水閘天順四年判官潘東建後廢嘉靖二十年侍

郎王以旂議設今閘高家灘本閘淺鋪一十五所

夾海淺白廟見淺許家淺白洋園上淺白洋園下淺梁  
山淺蛇城淺泰梁洪淺九里海淺新洪淺狼原海淺青  
田淺乾谷堆淺白  
洋淺李家海淺

呂梁洪工部分司在洪東岸向西提督本洪主事蒞政  
之所本洪在州城東南五十里上下二洪綿亘七里洪  
中諸石森立如齒水脈勁疾遇險怒號白浪騰沸一瞬



數里為南北至險馬唐宋疏鑿修治遺跡並與徐洪同  
 本朝成化八年主事張達修砌石堤上洪長三十五丈下洪長三十  
 六十六年主事費瑄修築堤壩嘉靖二十一年主事徐  
 有讓修砌石堤 呂梁上閘下閘在洪南北俱正統中  
 叅將湯節建議設後壞嘉靖二十年侍郎王以旂議復  
 淺鋪七所 黃鍾集淺石橋淺孟城灣淺侯家淺石房村淺龍塘淺雙溝淺  
 沽頭工部分司在沛縣治南二十里泗河東岸提督胡  
 陵城諸閘座主事蒞事之所本司自成化中 上從總  
 漕之請委差主事一員提督閘座弘治戊申罷中寅復  
 之正德丁卯再罷辛未復之嘉靖癸未又罷乙未又復

之黃河入漕而沽頭利涉故羅黃今詮選更代事宜並

與二洪同 胡陵城閘在沛縣治北五十里隸沛縣轄

廟道口閘在沛縣治北三十里隸沛縣轄 沽頭上

閘在沛縣治南二十里 沽頭中閘在上閘南七里

沽頭下閘在中閘南八里俱隸本州轄 謝溝閘在沛

縣治南四十里隸沛縣轄 新興閘在沛縣治南五十

八里隸沛縣轄 黃家閘在州治北六十里隸本州轄

淺鋪三十四所 徐州地方十五淺謝溝淺小閘村淺

中淺留城下淺賀家淺皮溝上淺皮溝中淺皮溝下

李村淺侯村上淺侯村下淺黃家淺沛縣地方二十

溝口淺金城上淺金溝中淺金溝下張家莊淺泗亭淺金



淺上開下淺類家淺馬家淺破開淺  
積水開四座

下開上淺上開下淺梁村淺閻村淺  
留城開徐州轄金海口開在沛縣治南八里薛河併昭

陽湖水入漕之處昭陽湖開見本湖下鷄鳴臺開在沛  
縣治東北五十

蓄水昭陽湖  
屬沛縣永樂八年於湖口建石閘七年重修遇漕河水涸開

開成化八年改為石閘弘治七年重修遇漕河水涸開  
一開放湖水入薛縣北龍山西南流經于漕河湖受水不

莊橋河西出勝縣西南五里南流十里入湖漕河出勝  
縣界西南入湖漕泉出勝縣東北十五里泉眼百餘

水流迅急節間渠八十里引水入湖塞其兩流為澤正統六  
年春將湯節間渠八十里引水入湖塞其兩流為澤正統六

此岸建回草廠窰廠六座  
沛縣金溝縣各一鷄鳴臺各一座蕭

龍以鎮之  
按漕河經流徐沛之境凡二百里有奇漕一沙河至謝

為沛縣境自謝濟至雙溝其支流入漕在沛境者三  
一百二十五里為本州境

曰泡河  
上通費魯新開橋入漕河經單縣至曰薛河勝

縣東南薛二山之間來西南流二百里會曰鷄鳴臺  
南沙河玉華等山泉由金溝口開入漕河曰鷄鳴臺

東小河  
在縣治東北五里南流百餘里至鷄鳴臺東入

漕河初二泉之水漫流為澤正統六年漕運至將湯  
節始開渠引入漕河買開于河口以積水既以濟漕

又變沮洳在州境者四四留城小河  
源出山東滕縣

三家灣等泉西流入十里曰境山溝  
源出東北馬跪

十里至境山鎮曰溜溝河  
在州城北五十五里自沛

北東岸入漕河  
縣泡河上流分來至許家

入漕河曰烏背溝  
源出城北八十里至秦梁洪入漕河

至州城北則受汴水合流據二洪險阻而黃河決噉  
所必歸焉夫會河通上受汶泗洸沂諸水搜取山澤

所必歸焉夫會河通上受汶泗洸沂諸水搜取山澤

所必歸焉夫會河通上受汶泗洸沂諸水搜取山澤

所必歸焉夫會河通上受汶泗洸沂諸水搜取山澤

所必歸焉夫會河通上受汶泗洸沂諸水搜取山澤

所必歸焉夫會河通上受汶泗洸沂諸水搜取山澤

所必歸焉夫會河通上受汶泗洸沂諸水搜取山澤

所必歸焉夫會河通上受汶泗洸沂諸水搜取山澤

所必歸焉夫會河通上受汶泗洸沂諸水搜取山澤

所必歸焉夫會河通上受汶泗洸沂諸水搜取山澤



諸泉以為漕綱之助又有安山南旺昭陽諸湖瀦蓄  
謂之水櫃先朝尚書宋禮奉命經畫當時漕河初  
不藉黃河之水元人所謂漕以汶而不以河者此也  
至正統以來河勢播遷條無定所其支派大概有六  
其一自汴梁東北經蘭陽儀封曹鄆至陽穀縣入漕  
其一自曹州由及河口分流至魚臺縣塌場口入漕  
其一至儀封縣東經歸德府至徐州入漕其一至歸  
德府東南經虹縣宿州睢寧至宿遷縣入漕其一自  
汴梁東南經陳留通許亳縣至懷遠縣入淮其一自  
汴梁城西南經茱澤中牟尉氏陳潁至壽州入漕自

河入於漕水勢浸淫諸閘沉於深淵二洪泯其險隘  
泉政日弛湖防盡廢至於二洪而下衝決歲深崖岸  
寬廣一遇旱乾則汶泗諸流渙散靡濟必賴黃河之  
水而後漕運流通如嘉靖庚子諸閘泉微二洪水涸  
至崖宵旰遣命重臣是可鑒已然河流所趨泥沙相  
半若決入陽穀魚臺豈沛則漕渠淤塞經由睢宿則  
二洪及漕全入渦淮則陵寢所繫尤難輕議全歸汴  
水則徐氏昏墊又所不堪如嘉靖丁未衝決曹縣及  
城武金鄉魚臺溢於徐沛蕭碭亦可鑒已要之徐沛  
而上非泉湖之備不能通徐呂而下非黃河之水不



能濟惟在疏濬得宜隄防不失俾源泉沛注勺水不遺以為開河之助於沛河故道如野鷄岡孫繼口黃陵岡諸處各加濬治使黃河正流南趨鳳陽以入淮海假其支流從汴入泗達于二洪以濟運道既非上出豐沛魚臺以淤漕閘又不全入渦淮以干陵寢而徐民墊溺用是稍廖則誠國家之慶生民之福也

萬表論曰黃河自野鷄岡而下分為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為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為支流然皆併合于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舍淮無

他道也此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為黃河改流予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只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淤是當泛溢於東南之渦河何渦河之水亦微至可截以壩斷可識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隆壅節高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為湮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稍降則自魚臺以出穀亭再降則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以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豈特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



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褰裳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寔本於黃河之羸縮非關於河之改流也又曰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泲汶沂泗諸泉溝湖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以達於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治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合於漕然黃流尚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漫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之道皆狹水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鋪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

鋪俱沒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路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俱二洪一向黃水浸漫年久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寔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由會通以至衛河一路堤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為漕河之害今徐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其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此即所謂以病為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於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嘉靖十五年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李如圭題切惟黃



河發源其載史傳今今不敢煩讀姑自寧夏為始言之自寧夏流至延綏山西兩界之間兩岸皆高山石麓黃河流於其中並無衝決之患及過潼關一入河南之境兩岸無山地勢平行土少沙多無所拘制而水縱其惟性兼之各處小水皆趨於河而河道漸廣矣方其在洛陽河內之境必東之勢未嘗佛逆且地無高下之分水無傾瀉之勢河道雖大衝決罕聞及入開封地界而必東之勢少折向南其性已拂逆之矣况又接南北直隸山東地方地勢既有高下之殊而小水之入於河者愈多淤塞衝決之患自此始矣此黃河之大概也今之論黃河

者惟言其瀾漫之勢又以其遷徙不常而謂之神水遂以為不可治殊不知黃河之水泥沙相半流之急則泥沙並行流之緩則泥沙停積而停積則淤之漸矣淤之既久則河高而不能行水惟就下必於其地勢之下者而趨焉趨之既久則岸面雖若堅固水行地下岸之根基已沒灌疎散而不可支矣及遇大雨時至連旬不晴河水泛漲瀾漫浩蕩以不可支之岸基而遇此莫能禦之水勢頃刻奔潰一瀉千里遂成河道無足怪也合無聽臣督同河南山東并南北直隸管河副使張綸等備查所管黃河州縣河道地里遠近動支河道銀兩打造



上中下三等船隻置造大小鐵扒鐵鋤分撥各該管河  
官收領遇有淤塞即便督率人夫撐駕船隻用心扒濬  
堅硬去處則用鐵鋤俾泥沙隨水而去河道為之通流  
則頃瀉之患將漸弭矣再照黃河先年由河南蘭陽縣  
趙皮寨地方流經考城東明長垣曹蕭等縣流入徐州  
近年自趙皮寨南徙由蘭陽儀封歸德寧陵睢州夏邑  
永城等州縣流經鳳陽地方入淮其歸德蘭陽等州縣  
即今水患頗大亦聽臣督行管河道責令各該管河官  
員調用人夫修築堤岸并扒濬河道務使淤塞開除自  
無衝決之患防護完固可免滄沒之虞其舊黃河即今  
尚有微水流至徐州呂梁二洪亦合時加扒濬使不至  
斷流接濟運道且分殺黃河水勢如此則河患可息而  
運道亦有益矣

嘉靖十六年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于湛題據江南管  
河副使張綸呈勘議得黃河為患頻年興作北衝則害及  
運道南決則近于 王陵雖修濬之功累加而遷徙之  
性無常自挑河通流地勢漸下全河之水俱由此河致  
將此行舊黃河梁靖口淤塞屢濬屢淤功用不成今年  
大雨連綿比于往年尤甚河水泛漲衝決數多新口一  
開舊河隨塞百方莫救衆力徒施致將飲馬池以下



一百八十里淤墊甫平其新衝決口亦有隨衝隨塞者見今議封地方三家莊于莊決口一處歸德州地方北岸鄭家口決口一處皆廣深不可堵塞一則由考城縣以趨歸德州城下一則徑趨歸德州二水俱經曹村口入北黃河接濟二洪惟賴此水又睢州地方南岸地邱店界牌口二處寧陵縣地方楊驛鋪一處共有三次口俱南入亳州渦河勢尤濶大且經壽春王陵大端南岸地下今已成河誠恐水性趨下南決日久衆水皆歸且居鄭家口上流則鄭家口不敢保其不淤一則趨二洪者少矣漕運所關誠不可以不慮也為今之計飲馬池

以下所淤一百八十里開之則勞費甚多然不過經符離橋通甯遷往來商賈而已于二洪無益也若於地邱店野鷄岡等口上流開鑿一河省工四十餘里通桃源集舊河故道東北由丁家道口入舊黃河則趨渦河之水可截以入北河接濟兩洪其於壽春王陵水勢可減漕運無虞矣合候呈允通調人夫來春正月初旬興工挑濬等因具呈到臣一會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易瓚巡按河南監察御史王鎬議得清河沛縣迤北雖防黃河衝徐呂二洪寔賴黃河灌注自趙皮寨支河開挑之後黃河大勢盡徙而南一收自亳州渦河入淮一收



自宿州符離橋至小河口入運魚臺沛縣決口相繼不  
築自塞山東濟寧迤南人得安土耕種河南歸惟一帶  
歲苦渰沒梁靖口舊河灌注二洪之水亦掣而南隨挑  
隨塞迨無成功遠近方以二洪之水為憂幸而皇天降  
鑿河神效靈符離橋支河淤塞中高漫流北溢從夏邑  
縣山西坡仍入小浮橋灌注二洪以此連年運道得以  
不阻今山西坡水道亦復淤墊中高以民事言之渰沒  
處所秋禾雖廢夏麥倍收以得償失害少利多猶為可  
緩但河南地勢北高南下今大勢既已南徙支河又多  
淤塞若不導引分殺聽其乘勢奔崩則壽春王陵興

州縣城郭俱有可慮若小浮橋斷流則徐呂二洪全靠  
開河之水更遇早年泉流微細何以接濟興言及此寔  
可寒心今副使張綸議呈前來要行開挑地卹店至于  
家道口新河餘四十里通連舊河以免二洪淺涸之患  
以殺歸寧渰沒之害以防壽春王陵衝決之虞且用  
見在人夫物料別無加派事頗省便臣等採訪人言叅  
酌事理委應准從



呂梁洪志草代役議

呂梁二閘洪夫係徐州蕭縣雜差審編當初賦時不遠數百里皆按圖赴役後以役應土逃逸日頻有司之追解文移始旁午矣正統間主事李瀛乃為牛運之令計工食之費人買一牛使之代人而運當時河流未溢或用牛可也及成化弘治之年則河溢洪溜牛不可支而主事費瑄則為僱土人替當之令夫瑄博學審謀有功於洪者民到于今祠之此必大有所見故迄今行之不衰議者徒知草去替當之弊而不知簡易通行之法何其迂也當考成周僱役之法代嘗行之而宋之熙寧尤



以此為便蓋當局者既出僱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可以自營生理終歲之間不致奔疲于百里之徑矣替役者恃其土著之便受其僱價而專代一年之役是雖非差役之正而彼此兩便公私無害亦救時之良法也督治有法受價有約重當有律無敢叛者今之洪夫大率類此因而行之可也使行之有妨或誤我漕規則數十年豈無明斷者為之一更定哉蓋天下之事可曰可草宜人情通土俗無害於義者因之可也况兩河連年水旱一人恒編二役當役者雖出僱募之費而洪夫差編之外又有雜差之必當者替當者雖以身代役而

利其費然本身正差亦不能免亦未免僱人代役也是則戶無遺差無遺丁豈呂梁之替當者獨為無役之民而後為之哉

南京每年進貢船隻過洪者其一則司禮監曰神帛筆料其二則守備尚膳監曰鮮梅枇杷楊梅鮮笋鱖魚其三則守備不用冰者曰椒攬鮮茶木樨榴柿橘其四則尚膳監不用冰者曰天鵝醃菜笋蜜櫻蘇糕鷓鴣其五則司苑局曰葶薺芋薑藕果其六則內府供用庫曰香稻苗薑其七則御馬監曰苜蓿後加以龍衣板方等船而例外者亦多夫物數以三十而舟則以百艘此固舊



規也今則濫駕者不減十計矣嗚呼豈特洪夫之勤哉  
兩河運送失役其困可知矣

天下十總糧船每年過洪者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  
其一則南京提曰旗子衛羽林左衛金吾前衛府軍左  
衛藩陽衛應天衛以及興武衛共十三衛其二則中都  
留守總曰鳳陽衛懷遠衛留守中衛長淮衛以及潁上  
所共十二衛其三則南京總曰留守左衛虎賁右衛錦  
衣衛鷹揚衛以及虎賁左衛共十九衛其四則浙江總  
曰杭州前衛紹興衛寧波衛處州衛台州衛以及海寧  
所共十三衛其五則江北直隸總曰淮安衛大河衛徐

州衛以及歸德衛共八衛其六則江南直隸總曰鎮江  
蘇州太倉鎮海等十一衛其七則江北直隸總曰揚州  
通州泰州益城高郵等十衛其八則江西總曰南昌袁  
州贛州安福等十二衛其九則湖廣總曰武昌兵州黃  
州蘄州荊州等十二衛其十則遮洋總曰水軍龍江廣  
洋等十三衛是皆洪夫所以效牽挽之力以供王人之  
役者自春徂秋舳舻十里帆檣蔽江

徐州洪志 天下軍運船凡十二總南京一總錦衣廣  
洋江陰龍虎鎮南袖策府軍府軍右豹韜右龍江右金  
吾後虎賁左留守左共一十三衛二提旗手府軍左金



吾前江陰興武潘陽應天橫海水軍左水軍右龍虎左  
龍江左羽林左共一十三衛浙江總杭州前杭州右總  
興寧波台州温州慶州海寧共八衛金華衢州嚴州湖  
州海寧共五所湖廣總武昌武昌左沔陽兵州荊州荊州左  
荊州右襄陽蘄州黃州共一十衛德安一所江西總南  
昌袁州贛州共三衛吉安、福永新撫州建昌廣信鉛  
山饒州共八所上江總直隸建陽新安、慶九江宣州  
南京鷹揚豹韜武德留守右虎賁右共一十衛下江總  
直隸鎮江蘇州太倉鎮海南京驍騎右羽林右留守中  
共七衛直隸松江嘉興共二所江北一總直隸淮安太

河邳州徐州徐州左壽州歸德泗州共八衛二總直隸  
揚州高郵儀真滁州廬州六安共六衛通州泰州益城  
興化共四所中都總直隸鳳陽鳳陽中鳳陽右留守中  
留守左懷遠長淮宿州武平河南潁川共一十衛洪塘  
潁上二所山東總臨清平山東昌濟寧兗州護衛共五  
衛東平濮州共二所遮洋總淮安大河高郵揚州德州  
德州左天津天津左天津通州左通州右神武中徐州  
左定遠泗州長淮共一十六衛內除遮洋山東二總運  
船不由本洪其餘十總則皆過洪者也

江東民運白糙粳糯每年過洪者曰常州府武進無錫



江陰宜興四縣四蘇州府吳長洲崑山常熟吳江嘉定  
共六縣太倉州曰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曰湖州府烏  
程歸安長興德清武康共五縣白嘉興府嘉興秀水嘉  
善海鹽崇德平湖桐鄉共七縣共糧米一十八萬八百六  
十餘石則以民舟運之不下千餘艘嗚呼東南民力  
盡矣

按洪武初年四方貢賦漕於江左三十年始開海運  
以供遼東運餉及永樂初年則漕引江南之粟一由  
江入海出直沽口白河運至通州一由江渡淮入黃  
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通州九年

濬元會通河以達漕舟于京十三年乃罷海運悉從  
內河一濬直楚諸湖引江舟入淮再濬徐呂二洪引  
淮舟入濟再後疏汶河達清衛漳御而濟舟長抵于  
直沽矣至於漕運之規隨時更改蓋國初海運猶  
因元之故也海運不給于是濟之以陸運陸運未便  
於是繼之以兌運兌運未通于是加之以長運所謂  
長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濟由濟入直沽之舟也千  
里帆檣三時不絕于以見國家統御之廣東南則  
賦之盛永國脉而壯國威者在此舉矣豈前代之所  
能及哉然富盛之餘民財必耗征役之數民力多窮



故食粟之士不節何以紓東南之財通負之累不極  
何以紓漕卒之苦濫駕之禁不嚴何以惜兩河之夫  
黃河之溢未平何以祛淤塞之患所謂圖以安長治  
之術于雍熙豐皞之日庶運事有賴而河道無滯矣  
經國者其長計熟慮之哉

金石錄漢張子房殘碑已断裂摩滅不可次序獨其額  
尚完題漢故張侯之碑在今彭城古留城子房廟中驗  
其字畫蓋東漢時所立宋史寰宇記陳留縣有張良墓  
引城塚記云張良封陳留侯食邑小黃一黃戶漢為良  
築城因名張良城今陳留有子房廟其貌甚盛余按漢書  
地理志註留屬陳故稱陳留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子  
房傳曰始臣起下邳與上下會留臣願封留足矣下邳與  
彭城相近而此碑漢人所立乃在彭城然則子房所封  
非陳留明矣城塚記誕妄蓋不足信也



陳師道汧水新渠記

汧水于蕭具缺如坎水經謂何至滎陽葭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至浚儀其下為渦別為汧至蒙別為獲餘波迤於淮揚東歷彭蕭城于泗注謂鴻溝官渡留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於甫田其後河旃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汧水有又狼蕩而受沛蒙有獲水首爰留獲至彭城入泗以余放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於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



書舊也書曰濟入於河東出於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  
溢為滎者濟之別滎波既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  
之川滎洛幽充之川河沛則南河無濟矣其謂葭蕩受  
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葭蕩無出留獲無  
始蓋略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  
汭為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於順帝之後詭誕無  
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沛或河沛合其說不一次其所  
經紆錯悖戾而志亦濶略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放也  
自漢末河入於汭灌注兗豫永平中導汭自滎陽別而  
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

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於汭  
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於淮而故道乃  
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為臭河於畿為白濟於宋為長沙  
於單為石梁於徐為汭而入于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  
三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  
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  
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  
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為病紹聖三年縣令朝  
奉郎張惇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為大渠合于東河以  
道滯而援溺于是當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既月



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今不決而卒成于  
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詞而同欲紀于石以  
屬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道以成其名其仕  
善義不畏不每以登於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弟  
獨有見於末者何也夫善為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  
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  
之所欲書也遂為之書

汪漢安慶府志序

漢聞之先生曰書紀言春秋紀事古史也然皆出於周  
公孔子故後世作史者莫及焉漢興司馬氏世為太史  
乃創為史記、有紀有表有書有世家有列傳雖與書  
春秋不盡合然貫穿經傳馳騁古今後世作史者又莫  
及焉故自班固而下無慮數百家皆不能外司馬氏以  
為史宋季學者欲便於考索類為方輿諸書故撮其要  
標其自於是其沿革有郡名有風俗有形勝有山川有  
亭臺館榭有題詠凡作詩文者不必旁求可一覽而得  
其槩固便於考索然亦類書耳其視司馬之史法不啻



倍蓰矣近世作郡縣志者咸又宋之無問遠近賢不肖皆不能外比以有作吁亦惑矣夫郡縣之有志猶魯之有春秋也曾謂分門立類可以為史乎曾謂撮要標目可以為史乎歷代國史亦既宗司馬氏以為史矣而郡縣志獨不然、今之郡縣古小國也曾為小國不視國史以為志乎先生作安慶志乃獨本馬班之辭例而摹之國史此亦非先生之獨見衆人之不能之見也是故安慶志有二紀有二表有十二志有十二列傳有識者必知其為古史而不為今志無復標目立類之規、也先生守是郡早作而暮不輟事且劇路且衝先生勤、懇

懇日不暇焉其為是志武東獨夜中携囊馬上越三閱月而始成故先生之意每自不滿焉然自諸門弟子視之則是志之作命意立義或放之周禮或放之綱目或放之山海經而其大要則放之史記漢書固良史矣至於辭嚴義正理條事核出自先生之心者又本之魯史焉謂為一方信史信哉

胡纘宗曰郡縣立而封建廢守令設而諸侯微此三代之所以降而為漢為唐為宋也然漢重郡縣守令因之而尊唐次之宋又次之馴至我朝大都因宋之舊而近又與國初異矣視郡縣日輕視守令日卑而勢日下嗟



乎古以牧民今以役民古以守官今以寓官古以宣上  
今以奉上古以逮下今以取下其不重而尊也誰之尤  
也然苟欲撫御天下當今之勢舍郡縣其奚以哉

### 太湖縣志

#### 徭役

按古者有力役之征而孟子曰徭役義也則後世之征  
徭夫亦義使之當然耳然古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乃  
後多疲於奔命者也古者應務簡而民教明故後均  
而易辨後世則簡者煩而明者汨矣是以有不均之後  
而苦於難供也三代而下漢之更唐之庸宋之差雇二  
役班々可考 明興籍民以里甲而力征則用宋法差  
僱兼焉曩蓋十年一撥近或變為五年今改為一年取  
通力不偏重之意然率視其邑之衝僻為繁省矣太湖



有庶人在官之役而又祇應兩京八省馳傳往來供億之費絲毫皆取之於民近奉例行條編法今民戶丁出銀不足又計田淮丁悉輸之官以免役而諸役盡官為台募蓋較若畫一而稱兩便然而民情猶可有軫者則以出錢而放免者有豪戶之漏丁也有弱戶之鬼納也又貧戶之艱於金而願輸力者不得遂也至受直而應募者則或一役而三四人共之或一夫而應二三夫之役或一馬而供八足十二蹄之奔走大槩市魁豪右專其利而又有募買募頂頭之錢民貧而任負荷者不得窺入其利列其中必有可以無募而願充者有可以裁

長僱之額而參用短僱之法者有可於短僱內先儘不能納金之戶而以其力抵之者凡此皆湖民之隱而不得一上徹者也故條編之法固有不可不一者亦有必不可一者殆亦此類是歟雖然天下之法未有不利而無窮害者第操其大體而時伸縮之斯得法外之意而善之善矣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郡國利病書卷三十二

徽州府

郡城內東南近而尊曰烏聊山一名富山有越國遷郡

舊址郡治舊址乃越國遷自休自烏聊山北至于萬山

山稱幽竒由萬山東北曰斗山曰東山斗山一名六星

山、岡聯七壘如貫珠曰郡之大川歛之豐樂水自黃

山積溪揚之水自龍窠山南會于練溪襟帶郡城又休

寧率水自率山婺源浙源水自浙源山祁門大共水自

大共山黟橫江水自武亭山入于歛浦同為新安江按

氏曰辨之疆域廣博可以莫民居謹而書之初非有意推

其脈絡之所自來若今之類注所言也故今志山惟放

山海經隨東西南北之方類以志之而脈絡之自來信





其所知其所不知則聞之焉不敢妄述也

黃山練水惟歙縣之東北近而尊之曰王屏山一名駐蹕山 高皇帝取徽駐蹕山陬故名

縣東二里曰問政山為歙治屏為東鎮山

縣西三十里曰篁墩曰黃羅山篁墩一名黃墩有晉新安太守黃積邱墓黃羅山岑起蒼莽為西鎮山

縣北二十里曰飛布山一名主簿山扶輿磅礴為北鎮山

北八十里曰翦領富資之水出焉領極高峻越國鑿道有二一通旌德一通太平地皆阨塞北九十里曰黃蘗

山

山支發翦嶺而射之水出焉

縣西北三十里曰靈山大小母揭之水出焉

西北一百二十八里曰黃山一名黥山北倚九華西拓

彭蠡南接廣信左挾浙河右起桐汭以盡海壖皆支隴

所分為歙鎮山厥峰三十有六豐築之水出焉

人望山三峰屬太平縣

縣南九十里曰危峰嶺支發休寧白際危峰之東方吳

領石門之水出焉

縣東南百二十里曰昱領、當阨塞為趨抗通衢元嘗

置閔以遏寇亂

國經云

翠微仙

屬太平縣

屬太平縣

屬太平縣



歙縣大川西績溪龍巖之山揚之水出績溪龍巖山經

砂崖北六十里至臨溪注于周潭滙于油潭會于布射

富資二水又南會于大小母揭豐樂三水入于練溪一名

徽瀘于魚梁又南注于歙浦歙名邑會休婺祈黥四水

同為新安江新安江自相廬以抵歙浦皆是又西靈山之山大小母

揭水週百花臺滙于龍王潭南為練溪過浣沙岸在縣南

里餘波溉於田畝又西黃山之山豐樂水南迤于曹縣

二溪遇仙人臺溢于昌揭滙于狀元潭又溢于呂揭入

于練溪又東南過呂公滙一名車輪灘善覆舟唐刺史

入于歙浦至于浙江餘波溉於田畝又東績溪佛論領

之山綿溪水東南會于鳳池入于深渡餘波溉于田畝

入南深渡之水南逾于街口入東會于金華諸水入于

浙江又北弱嶺之山富資水南逾于防溪過任公釣臺

入于跳石去城三十五里獅潭注于豐口會布射水南

逾富竭雙溪會揚之水又北黃蘗之山布射水南會揚

之水東為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入西南篁墩之湖水

南入于歙浦滙于深渡又西南休寧捕雲之嶺武洪之

水過武洪村又南會揚之水入于新安江餘波溉于田

畝入東南若溪之水南會于揚之水入于新安江從揚

之水下抵深渡名曰八十里若其旁多若竹云又南柳亭之山昌溪水東南至



于雙溪會于揚之水入于浙江以至于海餘波既于田

畝  
率山率水惟休寧縣之高山北三十里近而尊曰松蘿  
山峰巒攢簇如列屏障為北鎮山

縣東北二十三里曰捎雲山武洪之水出焉

縣西二里曰靈鳥山一名鳳凰山以唐中書舍人吳鞏

之居改名山趾方頂平為海陽縣治舊址吉揚夾溪之

水經焉西四十里曰白嶽山為西鎮山中峰四起石壁

五彩狀若樓臺由白嶽西北曰齊雲山一名齊雲巖有

勅建玄天太素宮嘉靖壬辰改巖為山至西一百六十

里曰張公山一名率山界履休葵登高眺遠廣信南康

咸在指顧鄱陽浙江之水出焉陰山之陽水入浙江昔有張公

隱山練丹因名羅鄂州新安志曰窠宇志引山海經云

在歙縣界浙江出焉漢書地理志云浙江出歙縣南

中東入海唐盧潘引此以解山海經中率山今地理志

而鄞道元注水經云浙江水出歙縣南

出縣南博山又北歷歙縣故城南北徑歙縣東南與一

此然鄞道元引率山二字為壘中故失浙江蓋其詳如

而直據縣為引率山二字為壘中故失浙江蓋其詳如

入浙也然未嘗歷歙山界中之水自歙縣南歙浦然後

合揚之水合而為浙江率水界中者至歙縣南歙浦然後

自歙縣言者出歙縣山自休寧者出大鄞山自績溪出



山及鄣山之名此其發源之著者餘小水不可勝數而唐盧潘作廬江四辨以山海經廬江亦出三都山蓋潘嘗為歙州刺史其說亦必有據然言山陽山陰之水皆入彭蠡則未為當大抵二山之水東南流者皆下為浙江西流乃入彭蠡以休寧或作淞源考之最遠而大者無踰于張公山之源張公山即古率山居婺源源休寧之間是為鄣陽浙江二江之大源山海經之所為三都山鄣道元所稱歙也西一百六十一里曰黃竹嶺地亦阨塞昔嘗置司以譏奸宄

縣西南十五里曰靈山名一鳳凰嶺發脉黥縣頂遊峰連

于錦堂山石人巖盡于響山率水吉陽之水會焉

縣西北四十一里曰石圻山厥山中圻失溪之水出焉

縣東十里曰萬安山一名萬歲山一名古城巖為東鎮

山：麓有歙州郡治海寧休寧邑治舊址

縣南八十里曰德勝嶺一名塔嶺為休婺界山寔地阨

塞有邑令唐侯戰走洞寇蔽遮郡城唐侯名勳正德中大敗桃源賊

縣八十五里曰白際山脉發五嶺東達古歙西接遂安

復履開化有元萬戶吳訥與胡大海戰地南一百十八

里曰方源山一名黃土山一名馬金嶺支發五嶺東連

白際分支鷄籠方源璜源之水出焉羅鄂州誤分黃土方源為二山朱大

同考訂為一山云

休寧大川西張公山之山率水張公山至浙江疏望仙有灘三百六十

巖之流而東過馮村梅溪會于流口莒洲入于祈門界



會于孚溪又高湖尖之水逾于大連小連注于汪村溪

過桑園溢于彭護坑口東至于海口又會于梅溪孚溪

橫溪三水東入于江潭溪會口于漸溪漢書地理註曰漸水出黟南蠻

夷中東入海今浙浦屬婺源而溪屬休寧古皆屬黟溪書功臣表曰陳嬰定豫章浙江都漸顏師古曰漸水名

在丹陽縣中又北會于率水匯于歙浦餘波既于田畝導

流而西過饒州匯于彭蠡至于揚子江又西北石坼山

之山夾源水南匯于吉陽水東迤入于新安江餘波既

于田畝又南馬金橫原之水與東白際珮琅之水會于

汭水汭水一名紫雲溪過岐陽山又北會于率口水過富登釣

臺入于歙浦又南方源之山橫原水一名方源水山陰之水

北注率山之江至于歙浦山陽之水東別為遂安西別

為常山會于金草入於浙江西鹿解之山原坑水過篁

墩湖入于歙浦餘波既于田畝又西南當之山南當水

東注于歙浦餘波既于田畝又西五嶺之山顏公之山

五城之水會于龍灣溪口過漁灘一名張家灘入于浙安江

餘波既于田畝又西婺源浙嶺之山漸溪水東流會于

率水匯于歙浦入東黟縣吉陽之山白鶴溪水東流至

于浙巖雙溪會于夾溪入于夏紋溪瀟瑯潭入東南至

于屯溪入于浙江以至于海

浙源山武溪水惟婺源縣之西北近而尊曰軍營山高



峻椒夷有五代屯兵營杜山麓舊為西湖今成闌闕五  
阜起伏如布五星復類蚺蛇蟠結蚺繞昔稱蚺城縣治  
立焉

縣北六十里曰寨山阨塞可以避寇山麓夷衍是為清

華舊立縣治北九十里曰鳳凰山北百里曰廬領北九

十里曰五龍山磅礴迤邐折西曰回嶺趨郡捷徑曰覺

嶺覺嶺迤北二十里曰浙源山一名浙嶺有戴公三嶺

有甌源九灣亦趨郡捷徑武溪浙源之水出焉發源之

鄱陽惟浙嶺東水入浙故曰浙源浙源山蜿蜒曰大連山曰大廣山曰

高湖山曰平鼻嶺大連山險昔人避寇保聚山中大廣

山一名尖山婺源之水出焉平鼻嶺為祁黟間道北百  
里曰張公山一名率山扶輿磅礴脉原閩信界限休婺  
為北鎮山

縣東北八十里曰朗山西連回嶺趨郡捷徑

縣東八十五里曰芙蓉嶺一名靈山走郡險道東一百

里曰大鱗嶺閩信入境茲嶺摧輿地當閩阨東百十五

里曰塔嶺一名德勝嶺支發大鱗水分饒浙江東諸山

繇茲縷脉

縣東南七十里曰小歛山小歛之水出焉

縣西南百里曰濬源山一名遊山蜿蜒輿曠梅山濬源



之水出焉

婺源大川北浙源之山浙源之水東會於休寧祁黟諸水又東入屯溪又南入于歙浦源流而南為武溪水至於縣界入于鄱陽餘波既於田畝又北廬源之水西別為鄱陽滙于廬山朝宗鍾山入于海廬源滙廬山以一名龍川水又北浙源之山益陽水一名浮溪源西南至于三溪村別為樂平餘波既于田畝又東斜山之山斜水南流九十里會于婺源別為鄱陽餘波既于田畝又東小歙山之山小歙水南流四十里西南入于邑之下流西南至于鄱陽入于揚子江餘波既于田畝又東屏障山之水瀦于鱗

溪入于鄱陽又東大鱗之山大鱗水其西流會于中平

入于鄱陽其東流至于衢州過蘭溪入于浙江餘波既

于田畝婺源名邑以大鱗水流入婺源故名又西樂岨之山曹溪源水過

烏龍潭注于曹溪西入鄱陽礫岨山之東王帶水亦西

入鄱陽又西張公之山霍口大溪之水其流而西入于

鄱陽又西梅源之山梅源之水東會于浙源水西入于

鄱陽餘波既于田畝又西南濬源之山濬源之水南會

于吳溪水入于樂平餘波既于田畝又西北石龍之山

杭溪之水南至于杭口入于彭蠡餘波既于田畝又西

北太廣之山婺源過石門灘石門灘在婺源水中南統于縣治又



南會于斜水入于鄱陽餘波溉于田畝又東入石耳大  
 鑄芙蓉之山正東之水會于中平又東北龍尾山朗山  
 回嶺葱嶺覺嶺之山東北之水至于汪口會于正東之  
 水又北濬源陀儿洞靈西港之水會于清華武口又會  
 東北二港之水逾于蚺蛇港同為繡水繡水在城北門  
 大溪自北轉東  
 入于彭蠡又西南澧溪之水注于山谷會于衆流入于  
 鄱陽至于揚子江朝宗于海  
 大共山大共水惟祈門縣之高山東北一里近而尊曰

祈山扶輿蜿蜒三白石壁

縣東五十里曰榔木嶺為東鎮山水分東西東水入于  
 錢塘厥灘三百六十四水入于鄱陽厥灘三百六十浙  
 江彭蠡之水出焉

縣北五十里曰大共山曰禾戍嶺大共山為北鎮山聯  
 接石埭大共之水出焉禾戍嶺連太平柏溪之水出  
 焉

縣西四十五里曰武陵嶺極險隘昔為險巖今為坦

途唐邑令路  
 擊險為平西八十里曰歷山西聯石埭為西鎮山

大北港之水出焉西一百里曰赤嶺舊名血嶺刺史馮  
 宿改今名其水西



入浮西一百里曰櫟根山迤連建德小北港之水出焉

祈門大川東魚亭之山赤溪之水其流而東入于屯溪

注于歛浦餘波溉于田畝其流而西會于大共水過閭

門灘閭門灘西大石對峙如門極險善覆舟唐邑令路

吳開斗門以平其險人號路公溪後邑令陳甘節

來令陳過亦加疏導別為鄱陽又北大共之山大共之

邑人汪瓊捐金平之

水至于秀溪霄溪又北王九嶺之東水過石際又北西

源之水過和溪共會于霄溪又北未成嶺之水至于柏

溪共入于彭蠡西門召山武陵之嶺東西之水其流而

東過路公溪其流而西過鱗溪會于大共水別為鄱陽

餘波溉于田畝又西櫟根山九峰山西峰山五龍池之

山小北港水東會于大共水入于彭蠡餘波溉于田畝

又西土赤嶺九嶺良禾嶺歷山之大北湯水東會于

大共水入于彭蠡餘波溉于田畝大西新安之山新安

水至于小北港會西峰五龍池水入會于大共水入于

揚子江又東南梅南之山盧溪之水迤曲而流會于大

共水入于浮梁餘波溉于田畝又東榔木嶺之水其流

而東至于休寧屯溪會于歛浦其流而西至于城南會

于大共水入于彭蠡又北武亭見嶺塔峰之山諸水會

于霄溪又會大共水過靴石相公松樹三潭逾于閭門

灘會大北港水入于鄱陽餘波溉于田畝又東蛇坑泉

鄱國利病書 卷三十一 江南



王嶺諸水至于城南會于大共水入于鄱陽餘波溉于田畝又東婺源張公山之水過李源會休寧望仙巖水注于率溪又東赤橋之水至于大溪會張公山水至于歙浦又東南王公峰之水過賜源會于大共水又大共嶺之水會裡堂菴之水至于石門又會大共水入于彭蠡朝宗于海

吉陽山吉陽水惟黟縣之高山西北八里近而尊曰碧山北連孟山南回靄峰為黟鎮山西北二十里曰章山章山之水出焉

縣東南二十里曰石門山鑿石為門下瞰溪潭沿巖鑿

路以為棧閣

縣南三十五里曰魚亭山為南鎮山發支綏脉自柳木

嶺宋時每歲江西魚船至祈門泊山之東因名南三十六里曰復山一名復

巖一名阜巖石壁四絕五硯二碣支發魚亭山椒有泉可以避寇

縣北五十七里曰牛泉山為北鎮山扶輿磅礴聯邑太平支發休寧石圻為往丹陽郡捷徑

縣東北十五里曰三姑山一名言陽山有三峰有瀑布為黟大源有三姑磨石言陽之水出焉

縣西南十里曰林歷山四面墻立山徑嶮巖瀑布懸巖



有仙人棋曰怪石有東漢陳僕祖山二萬戶營地西南十八里曰武亭山聯于祈門武陵之水出焉

黟縣大川西南武亭之山橫江之水東會于章水過魚亭入于休寧也溪至於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入北章

山之山章水東南注于縣界又東南會于橫江水入于歙浦餘波溉于田畝入北牛泉之山牛泉之水逾石鼓

山麓東南會于吉陽水注于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又東北吉陽之山吉陽之水東過于壺潭又東至于白茅

渡會橫江水同為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入南魚亭之山魚亭水東至于魚亭口會吉陽橫江二水又東會于

休寧率水入于新安江以至于海

龍從山揚之水惟績溪縣之高山東五里近而尊曰石

照山陰崖翠壁石壁明瑩鑑入毛髮有白水蔡東五十

里曰績溪嶺為浙界東六十里曰大鄣山一名鄣山一

名王山勢匹終南雄配大白為邑鎮山其中嘗產銀鉛

今先秦置郡名因于茲山海經注曰鄣山今在新安歙

鄣山鄣山鄣或作都鄣野王以為今永康縉雲山或以

為廬山而發源靈巖三洞亦以當之惟此山有鄣名而

廬山鄣山鄣或作都鄣野王以為今永康縉雲山或以

鄣山鄣山鄣或作都鄣野王以為今永康縉雲山或以

鄣山鄣山鄣或作都鄣野王以為今永康縉雲山或以



縣東北二十九里曰龍從山素稱險阨一夫守關千人氣縮首嘗立寨東北八十餘里曰借溪山東接寧國西連龍從登水出焉

縣西北十里曰徽嶺山一名翬嶺山一名大尖山西北相連新嶺之山東接仙人之巖南絡大鄣之山水源有二揚水別為歛浦陰水別為旌德西北三十里曰新嶺稱阨寨宜立關鎮以遏寇盜舊有舖舍正統中移于翬嶺西北四十里曰廬山錢塘揚子二江之水出焉西北四十五里曰古塘山一名葛蘿山聯絡植蒿二山界限旌德西北五十三里曰蒿山乃山之首聯黃石坑乃山之尾蟠古塘

### 山界分旌德

縣北二十里曰白巖山徽水出焉

縣西三十里曰界坑山界限歛績西五十里曰大會山

為西鎮山晴登山椒遠眺三州三州宣池

績溪大川北黃蘗山之山常水南會于揚之水又南匯

于練溪注于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又九植山之水西

注于黃石坑別為旌入于蕪湖又北龍從之山揚德之

水西南入于臨溪會于大鄣山水迴流水迴流水在縣南自西流轉

東禁地于北復東南流入會歛西歛北諸水入于歛浦入于浙江

乃龍從之山陽水逕叢山關過寧國橫溪注于徽溪入



于蕪湖又東北借溪之山登源水南流九十里至于象  
山會揚之水入于練溪餘泐波于田畝又龍從之山揚  
溪水南流而東受乳溪水東流而南受徽溪水會縣南  
御之水入于歙界離而復合于績溪績溪在縣東其水離而復合如績故  
名又北大坑之凹礼溪之水東流十里為浣紗溪入揚  
之水溪厓有浣紗石臨溪石在縣北三里溪岸上溪水甚宜浣紗數里婦人悉來遂績其  
旁以守之又南登嶺之山登源水西流過臨溪橋又西  
縣名取此流入于歙界會布射水又西北廬山之山左水東流過  
旌川入于揚子江右水南流過縣界注于歙浦又西北  
徽嶺之山徽水陰水注于旌川陽水過來蘇渡南入于

績溪過修仁鄉又南入于常溪又西會于清溪注于練  
溪至于新安江朝宗于海

形勝

徽之為郡在山嶺川谷崎嶇之中王荆公碑孫抗墓東有大鄣  
之固西有浙嶺之塞南有江灘之險北有黃山之阨即  
山為城因谿為隍羅府教記徽城三面距江太宰倪岳記魚梁堤自睦至  
歙皆鳥縈道紆西旁峭壁僅通單車方臘之亂西崖駐  
兵下瞰平路雖浮游可數賊亦不敢犯焉見府志拾遺方勺油宅編  
水之東入浙江者三百六十灘水之西入鄱陽者亦三  
百六十灘石之林立勢之斗下錢融堂記石梁



歛之為邑東有昱嶺之固西有黃牢之塞南有陝口之

險北有翦嶺之阨陔口歛睦要津溯流而上懸灘狼石

九十餘里唐白雲亭詩浦口嵌巖峭峙而港合流僻處一

隅屹如保障唐白雲碑浦口蘭將軍廟歛居山間無大波澤其溪流

秋冬清淺春夏潦水則深羅鄂州新安志水

休寧之為邑東有古城巖之固西有黃竹嶺之塞南有

白際山之險北有石圻山之阨高山浚川長林沃野民

居之稠物產之夥見程熙南序新安莫諸郡之中而休寧居

諸邑之中山水為奇觀焉汪一麟記

婺源之為邑東有五嶺之固西有梅源山之邑南有大衝

山之險北有回嶺石門之阨窮僻斗入重山複嶺百年

以來異材間出朱子跋滕南夫禁

祈門之為邑東有柳木嶺之固西有歷山之塞南有梅

南山之險北有大共山之阨重岡列岫四外繚繞黃國論記

方貢孫對峙巨石夫以峻流以閭門之地為控扼之方

張理評碑

縣之邑東有石門之固西有頂遊峰之塞南有魚亭山

之險北有牛泉山之阨自墨嶺兩石對峙如蜀劍門地

利陂隴左夷壑谷石浚呂左史送程德章序

績溪之為邑東有大鄣山之固西有大葵之山寨南有



石照山之險北有叢山閔之阨境界宣徽叢巖複嶺回

顧渺然學士程敏政又當宣徽之交尤為阨塞險絕程

南送揭主簿

### 風俗

郡有三俗附郭為歛之西接休之東其俗富厚備于體身安逸樂而心矜勢能之榮操其奇贏以相誇訾然其人貌良而衣逢整齊緣飾文雅為獨勝焉白嶽山而上此休西鄉也其西為祈其西南為婺俗好儒而矜議論柔弱纖嗇歸本比者稍增飾美然操守一之術不如東南以習儉約致其蓄積休之北為黠地小人寡纖

儉大類祁婺交益甚焉頗有稼穡之業質木少文有古之遺風焉聊山之北為歛之南東一鄉績邑也其俗將于黠而縉紳之士過之

六邑之語不能相通非若吳人其方音大抵相類也

郡之地險隘在其中厥土駢剛而不化高水湍悍少瀦

留地寡澤而易枯十日不雨則仰天而呼一驟雨過山

漲暴出其糞壤之苗入蕩然空矣大山之所落多壑為

田層累而上指十餘級至不盈一畝快牛利剡不得田

其間力種火耕其勤用地利矣自休之西而上不相斗

斗入歲收莖不給半餉多仰取山谷甚至採薇菖而食



暇日火耕于山旱種 穀早則俱出拔峻壁呼邪許之  
歌一唱十和庸次比耦而汗種以防虎狼夜則俱入時  
薪樵輕重相分

徽州府四境皆阨塞大鄣昱嶺雄其東浙嶺五嶺峻  
其西大鱗白際業其南黃山武亭險其北蓋有一卒舉  
礪千夫沈滯一人負戟三軍莫坑云

歙縣治城墉四面依山頗稱峻絕東南百二十里有王  
干巡司乃昱嶺關為巡司重門南一百里有街口巡司  
西北百二十八里有黃山巡司北八十里有箬嶺關寇  
之由睦來者警先歙街口昱嶺為正道連嶺危峰嶺為

間道

時議賊出西安者由遂昌龍鼻頭至嚴剝  
巡司經洋口嶺頭與通關遂直抵休故

休寧縣治城四門皆為通衢要地西一百六十里有黃

竹嶺巡司今徙東南五十里坎履南六十里有白際仰

山二嶺為要餘境則守在歙婺祁黟為固是休寧為五

邑之中都會之區

時議開花一縣西鄰德興南運王山  
此際休寧東北抵遂安與歙縣接壤

西北至婺源  
四通五達

婺源縣治三面臨河一面依山其近南距河陸水有三  
路通饒尤為要地東八十里舊有大鱗巡司衢寇之所  
必由為六邑要衝西北八十里有太白巡司西北七十  
里新設嚴田巡司二地皆饒寇門戶然嚴田不如太白



之要寇之自衢來者警先發大鱗嶺為正道白際連嶺  
為問道乃鱗嶺界南三十里為衢黃岡又西四十里為  
雲霧山尋流合河為尤溪口尋河合官道為華埠由華  
埠順流一百三十里為西安之銅山銅山者礦山也是  
故華埠者盜之集也尤溪口者盜之窩也雲霧山者盜  
之大巢穴也昔嘗建巡司于大鱗嶺盜頗為哀太守何公議復  
大鱗嶺巡司弓國初嘗設淞江按察僉事分司于婺源  
兵防守要害黟縣又設守禦千戶百戶所豈無意哉分司與所合無  
議復邑南七十里太白潘村有墻堡周圍五里建立三  
門隱然城墉防邊鄰寇嘉靖中潘村潘氏以地鄰鄱湖奏乞自築墻壁

祁門縣治一面依山三面距河屢宜築城若擇險而守  
東之華橋西之夾耳嶺北之石欄杆南之濶溪口皆為  
要地西一百里舊有良禾巡司東五十里有御木嶺西  
五十里有武陵嶺南九十里有倒塢北五十里有大共  
木成二嶺寇之自饒來者警先發源次則祁門西界七  
里亭祁門倒塢為正道演坑舖長降嶺為別道  
黟縣四境峻絕易守東二十里有東文嶺西十五里有  
武亭嶺曰西武關南三十里有柳木嶺北四十里有羊  
棧嶺曰黟北關東南二十里有棧閣嶺頗稱大險寇之  
自池來者警先發故平棧嶺為捷道大洪嶺為別道



績溪四境之險西北三十里有豪寨巡司東四十里有佛嶺關東南三十里有梅嶺關西北二十里有暈嶺關二十里有新嶺關北三十里有叢山關寇之自宣來者警先績故叢山關新嶺為正道箬嶺關為問道

### 強兵

今人多云西北兵強東南兵弱者非也漢高帝用祈人梅銅伐秦入山谷關東漢馬成用黥歙兵擊李憲宗資用黥歙兵討瑯琊賊勞丙唐吐突承瓘用歙州兵討王承宗裴度用歙州兵討吳元濟南唐陶雅用歙州兵西禽饒州鐘傳南禽杭州錢鑑東執婺州沈夏又西罷信州危仔倡乃知兵在將強將強則兵強何憂勁敵哉

### 義兵

新安古昔稱村武或扼腕倡義或應募勤王務為高行奇節其天性然也然耻于自薦多潛伏山谷守上者能如吳玠激厲蜀士必有如海寧程靈洗之拒侯景績溪汪華之平婺寇休寧程灃祁門王壁鄭傳之扼黃巢歙錢昱蔣果之破金虜云

巡按御史虞守愚民兵疏畧曰今之軍伍即唐開元末年之府兵也弱亦甚矣不變不可變之又足以啟亂竊謂不待變法而可以濟弱為強者計獨有民兵耳民因



田而出兵間閭不知有徵兵之擾兵自食其田官府不聞有餽兵之費所司既得以時料簡而老弱難容役者又許其隨田更代而頗數常足此制法善之善者也然拘儒俗吏徃、泥親丁之說拘包當之短遂使有力者輒以家奴應名即謂之親丁有無膂力技能有司不問也鄉民間有傭市民自代者則人皆柔滑便捷之徒有司苟利其奔走其有無膂力技能尤不暇問縱有其人又未免出于差遺疲于送迎然則其衰耗不振去今之軍伍者幾希矣安望其為國捍禦也近年有司官罔尋舊典務為減損如宣城原編八百名既減而半矣今則

一歲之中又以四百分為兩班僅給銀四兩是則應官者不過二百而已于其中入大半役于府縣其荷又以倍非常者恒不滿百人民雖利于減銀兵寔疎于防患以時考之知必不可謂宜急復往年之數每歲給銀七兩二錢而使皆聚於邑若民病于銀重即當丁令凡戶出兵者量蠲他役以恤之兵不可以恒聚春夏秋三時則許其分番赴操使盡力農故有事召之仍令畢集冬月則併班操習猶必合數邑之兵而大閱之至于選兵之法要當貴其上者試使負重行百步外能二石者為中式不及者黜不然以強弓勁弩連發試之苟資其勇



律不當較其為親丁與否也遴選既畢則登其年貌于冊書曰某也代某也自設常以二十受役六十而罷每五年則徧加閱視而用前法汰補之如此則不惟兵收精銳而一方患少盡入我網羅矣兵強士銳統馭為難故事每百人為一隊設總小甲各一人而統于巡捕之丞然丞不常住或兼攝于縣今或別署以他官甄令不一人心携二粹有緩急誰能用之臣愚以為治兵之法貴簡而嚴謂宜稍倣軍制每縣四五百人以上者分為四哨三百人以下者半之哨必置總名曰哨總每哨分為四隊必置甲名為小甲兵統于甲統于總合

總合諸總而約束之非置長不可唐法兵數百人者為團其官名曰團長統領征調督率上役合一邑之兵以聽巡捕之號令者皆團長之職也團長必于出兵之家擇富力信義為鄉里所推者授之其次者為哨總應役必以親子弟兜鍪衣甲必遞加表異取其服象體統既定然後以時教訓兵有短長各令專習冬月則操三歇五餘時月操二日而止兵有衆寡陣法亦異要使疏密之間足成行列又宜倣河北南贛撰操之法每歲以季冬郡赴于府巡部合而演之至月終郡守親臨大閱旌別賞罰而後遣事竣則課諸縣之殿最報于以撫按



其廢而不舉者讓之訓練有方又必養其鋒銳操演之  
逃惟逐捕奸究則役之修繕城池則役之械送罪囚則  
役護衛勅使役則之非此而濫役者請如弘治事例之  
坐之如此則兵有餘勇其臨敵也必爭先請戰矣若夫  
旗幟器仗舊皆衆兵自給臣謂受直之兵不宜重困請  
量徵免編之田畝銀一分舉一縣餘之多者可得千糧  
金少者亦不下數百即以編審之年斂之于官而使縣  
巡捕掌之稍取以治資裝後有彫敗兵自治之餘銀則  
以葺教場犒勇士備不時之需凡遇動支縣巡捕以時  
申府巡捕府巡捕為之轉達得請而後下之蓋以十年

之中不復廣廢公帑而軍容得以常肅矣 疏上大司  
馬以為計便頒其法于諸郡

國朝歲賦之法有五一日夏稅之賦二曰秋糧之賦三  
曰農桑之賦四曰課程之賦五曰食鹽之賦五賦之中  
各有目云

### 夏稅

其一為留存之麥目有二曰本府永豐倉麥曰本府  
撥剩麥價

其二為起運之麥目有四京庫麥曰光祿寺麥曰南  
京倉麥曰南京內庫布麥



其三為南京承運庫收絲絹  
其四為帶徵茶

秋糧

其一為存留之米目有五曰太府外豐倉米曰本府  
慶積庫收圻之米曰本府儒學倉米曰各縣儒學倉  
米曰各縣存留倉米曰本府撥乘米

其二為起運之米目有四曰京庫折銀米曰供用庫  
芝麻曰南京衛倉米曰改解太倉銀庫米曰改解安  
慶米

農桑絲絹 其賦納南  
京戶部

課程

- 一曰茶株課鈔 始武于
- 二曰酒醋課鈔 始武于
- 三曰房屋銀鈔 始武于
- 四曰花椒課鈔 始武于
- 五曰米木花利課鈔 始武于
- 六曰洞油課鈔 始武于
- 七曰里窰課鈔 始武于
- 八曰油榨水磨課鈔 始武于
- 九曰水旱磨課鈔 始武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十日茶引繇課鈔始化于

十一日稅課司局課鈔

戶口食鹹

歲歲供之目有三一日歲辦之供二日額外坐派之供

三日不時坐派之供舊志云不知其始大段起于永樂

每年皆六縣里甲辦納至弘治十四年始有不時坐

派城磚等項嘉靖間額外不時坐派救多繁重今以嘉

靖以後七年以前歐陽巡撫書冊所載額派里甲者為不

歲辦之貢其目有三

一歲辦戶部軍需之供其一為戶部坐派光祿寺應

蜂窠大菊二種其二為戶部坐派甲丁二庫料價

百華兼散花一磅槐花烏梅生漆桐油生銅錫木牛

皮牛筋黃牛皮其三四為南京戶部坐派物料黃蠟白

蠟葉茶芽茶其四為南京戶部坐派物料黃蠟白

二歲辦禮軍需之供其一為禮部額派供應牲口

北二京禮部額辦藥材肥猪肥鷄肥鴨其二為南

三歲辦工部軍需之供其一為工部額辦顏料槐花

派歲造改足其三部額定糧長節合紙其五為南

京工部額辦歲造解京軍器

額外坐派之供其目一

工部額外坐派之供其一嘉靖三十六年工部題派

年工部題派磚料



不時坐派之供其目有四

一 戶部不時坐派之供其目有四  
九年戶部坐派協濟海防軍餉  
其嘉靖四十二年

二 工部不時坐派之供其目有四  
其嘉靖四十二年

三 黃藤三年其派工部坐派  
其嘉靖四十二年

四 乾寧清坤宮嘉靖六年  
其嘉靖四十二年

五 大朝門後凡有大工則派  
其嘉靖四十二年

六 工部坐派物連工料其七  
其嘉靖四十二年

七 冠頂仗物連工料其七  
其嘉靖四十二年

八 油生藤洞  
其嘉靖四十二年

四 撫院不時坐派備邊之供嘉靖三十四年撫院周牌

均徭人戶提編一年不分銀力差役俱編銀兩解貯  
松江府候軍前備倭支用

發源志載萬曆二十九年  
加派協餉若干嘉靖中

北多故上木繁興歲賦軍需之外多不時料派自條  
部四司裁為定額餘派止不時者事已停罷今行條

編法一功軍需四司採稱如物料舊典也  
採礦採木諸色猶系曰不稱如物料舊典也

歲用之目有七一曰俸廩二曰祭祀三曰鄉飲

以上係均四曰收恤係秋糧均五曰公費  
內編六曰供應年自辦該七曰樂育原該縣

歲役之目有八一日均徭之役二曰里甲值月之役三

曰新定糧長之役四曰新定收頭之役五曰解戶之役

不國別房書 卷三十三 江南



六曰軍戶之役七曰匠戶之役八曰獵戶之役

婺源志論曰予稽令甲何其額外之目紛々也雜稅起于熙寧十九年蓋均輸手寔之法師桑孔之故智而愈多愈甚相襲之久視如故常即蓋臣謀國按籍而取之曰歷代定額固然耳邑里蕭條尤叩心推在上之人加意哉

徽州府夏稅派納南京承運庫絲折生絹八千七百七十九疋一丈一尺四寸按弘治壬戌志載國初乙巳年歛縣夏麥比附元額虧欠正耗脚麥九千七百餘石合將本縣輕租民田地三千六百四十六頃每畝料絲

四錢四錢補納元虧麥數此舊志之說也見有甲辰乙巳二年增減麥數可考及覩大明會典徽州府南京水運庫人丁絲折絹八千七百七十九疋四尺三分三厘二毫與舊志之說異焉據會典則徽之絹為人丁絲絹非補麥絹也且順天八府俱派有人丁絲絹據舊志則歛之絲絹為補甲辰舊額元虧麥數審為虧麥即宜科麥補之不應以絲絹折補也且歛既已科正麥矣不宜加重如是則絲非歛產安得舍所產之物而責有干無即就令虧麥九千七百石餘以今官則準之每石銀三錢約銀三千餘兩而已乃補八千七百七十九疋之



絹疋銀七錢摠銀六千兩有奇多寡之數遠不相當司  
國計者不宜有是式也今歛之夏稅與秋糧相等歛民  
之不支久矣成化間賑民訖官田則重即蒙裁減有能  
緣此例以上聞未必不蒙裁減之惠也敬錄會典舊  
志叅以鄙見著之于編以俟後之觀者稽焉

萬曆四年歛縣帥嘉謨具奏 大明會典內開載徽州  
府人丁絲絹八千七百七十九疋四尺三分三厘五毫  
遞年戶部勘合遵典劄府照前數徵解既無專派歛縣  
字樣亦無免科五縣文移歛民枉代五縣賠納事下撫  
按以絲絹一節相沿已久遽難更改合于歛縣各項

均平之內減銀三千三百兩以派五縣則歛縣雖未減  
于徧累之絲絹而已減于歲辦之均平五縣雖量加于  
可增之均平而寔未改于二百年之絲絹戶部尚書殷  
正茂歛人也覆議以人丁絲絹此六縣之所告爭者歲  
徵雜派則六縣之所相安者與其抽減于所安之中而  
無以杜將來之釁孰若即此抽減之數以絕百年不絕  
之爭而六縣雖派仍照舊徵派則其名尤正其言尤順  
其事尤易而彼此之心尤服矣得 旨以人丁絹絲三  
千二百兩派五縣而婺源體寧相繼聚民鳴金豎旗几  
成大變撫按不得已行拿帥嘉謨究問以謝五縣為役



廉得婺源休寧二縣之為首者擬辟于是絲絹仍歸歛  
賒矣

論曰徽郡係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產至薄  
獨宜菽麥紅蝦私不宜稻梁壯夫健牛田不過數畝  
糞壅縛擲視他郡農力過倍而所入不當其半入田  
皆仰高水故豐年甚少大都計一歲所不能支什之  
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轉他  
郡粟給老幼自桐江自饒河自宣池者艦相接肩相  
摩也田少而直昂又生齒日益廬舍墳墓不毛之地  
日多山峭水激濱河被衝齧者即廢為沙磧不成田  
以故中家而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其勢然  
也其人並省嗇為生無兼歲之積猝遇小災便大窘



唐以前貢賦率輕下唐州歛州賦不過麻苧兩稅法莫可考自陶雅刺郡兩稅之外則起三色雜錢及鹽博軍移布而此州之賦遂重于天下自吳揚氏及南唐李氏皆偏舉一隅軍興上供廢不貲故征歛無制宋興蠲上方鎮水外多取之幣今甲江東稅絹重十二兩蠲歛州只十兩為定惟雜錢及軍衫布木蠲紹興中守臣張僅力言請減乾道中郊升卿乞將雜錢折絹半減然南渡仰給惟江淮諸郡酒課茶稅重甚真德秀袁甫彭方嘗以為言元賦以田故起稅錢科稅糧後以絲綿寔非土產折納輕賈賦雖不加干

宋而額外有金鐵之課民甚病之國朝稽古定制貢賦皆有常額而額外無名之徵及諸權場一槩革罷永樂遷都時始有軍需之派遂歲為常額其後稍額外增加嘉靖以來又益以不時之派一歲之中徵求亟至其弊孔之開由一二人賈積貲于外有殷富民致使部曹監司議賦視他郡徃々加重其寔商賈雖餘貲多不置田業田業乃在農民賦繁役重商人有稅糧者尚能支之農民驗苦矣



欽睽風土論

國家厚澤深仁重熙畧洽至于弘治蓋綦隆矣于時家  
給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薪則有山藝則有圃催科  
不擾盜賊不生婚媾依時閭閻安堵婦人紡績男子桑  
蓬減獲服勞比隣敦睦誠哉一時之三代也豈特宋太  
平唐貞觀漢文景哉詐偽未萌訐爭未起絲華未染靡  
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後春分以前之時也尋至正德末  
嘉靖初則少異矣出賈既多土田不重檢資交絕起落  
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東家已富西家自貧高下失  
均錙銖共競互相凌奪各自張皇于是詐偽崩矣訐爭



起矣紛華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後夏至以前之時也嘉靖末隆慶間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至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避易資爰有厲產自恒無貿易紛紜誅求刻覈奸豪變亂巨猾侵弁于是詐偽有鬼域矣奸爭有戈矛矣紛華有波流矣靡汰有邱壑矣此正夏至以後秋分以前之時也迄今三十餘年則變異矣富者百人而已貧者十人而已貧者既不能敵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罔極骨肉相殘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報靡有落毛于是鬼域則匿影矣戈矛則連兵矣波流則襄陵矣邱壑

則陸海矣此正秋分以後冬至以前之時也嗟夫後有來日則惟一陽之復安得立政閉關商旅不行安靜以養微陽哉



撥邑五年一徭十年一役後改為均平均平者見後里  
甲賦賤于官給一歲用也既輸此甲首歸農重長在官  
專事追徵勾緝其法自隆慶三年建撫都院海 奉行  
一條編例始歲用分為四款一曰歲辦謂每歲必用之  
常也二曰額辦謂二三年一用者也三曰雜辦謂儲用  
無常行不時之需也四曰雜後謂併力差于銀悉從預  
募者也其銀則征收貯庫臨期支結云

### 兵防論

夫蔽在萬山間繚延嶮峻較之平原曠野防禦宜易然  
當宣睦衝饒池陽之中界聯三省山寇竄發數百為羣



土人聚族而居一習兵革一聞小警挈家逃避近邑者  
避城郭遠邑者避山谷所遭焚掠亦甚慘矣乃其從入  
之道大要可觀由宣來者警先續次則歛之北界故叢  
小關所巔為正道茗嶺關為間道由睦來者關警先歛  
次則體之南界故街口司昱嶺為正道連嶺白際嶺為  
間道由衢來者警先發次則休之南界故大鱗嶺小歛  
山為正道連白際為間道由池來者警先歛嶺然則祁  
之北界故羊棧嶺為正道大共嶺為間道由饒來者警  
先發次則祁之西界故發之七里亭為正道梅林鋪長  
降嶺平鼻嶺皆徑為正道祁之例烏為正道然此亦大

較言之若論緩急其重惟發源乎夫發源當浙江之衝  
為一郡藩蔽今縣東大鱗嶺界南三十里為衝黃岡又  
四十里為雲霧山尋派合河為尤溪口尋河合官路為  
華埠順流一百三十里為四安之銅山銅山者銅礦山  
也合金衝巖處紹徽荷戈採鑿常數百人歲久脈槁礦  
幾為竭亡命之徒不足以餬其口乃始集華埠為盜故  
銅山之禍杌潛而勢緩猶蓄毒也華埠當通道有市店  
逆流由馬金渡沐及歛順流掠浦衢今會徽之水路于  
嚴州陸橫出德興過玉山歧多而難緝盜恒出沒于是  
故華埠者盜之集也尤溪口塞群山之隘多坊店之居



盜于是泄有而通無交通之久坊店利其有而間為之  
居傳故尤溪口者盜之窩也雲霧山當萬山之會外崑  
而中行蓬居之民不下二百餘家猿蹊鳥家聯絡諸郡  
故盜恒踞之始則小寇與盜尤相枝忌既而通貨賄狹  
婦人更相與為奸利而群居之矣故雲霧山者盜之巢  
穴也黃岡小寇爾大鱗嶺盜之行劫于大鱗嶺者率先  
日居之晨趨行劫暮轉宿于黃岡次日乃得散去故黃  
岡者盜之停驛也諸皆累嫠而近嫠尚可得而安乎嫠  
不得守則休寧之守不固而事愈可憂矣至于郡邑卒  
伍之制則尤有可議焉國初之郡止以衛所之軍供護

障迄成化間大司馬李文昇始因衛兵耗脆更置民兵  
而衛兵既為虛設既而民兵亦散嘉靖乙未御史虞公  
因宣事復加區畝奏請行之可謂寔矣尚無明效何也  
此間族黨之法廢一切之咎皆苟道也試以今事明之  
郡盜興之非與盡郡要必內蠹先為之地內蠹窺伺已  
熟始乃內引外照此非周法之廢民無職業之明驗歟  
達時衛兵則請調避閭無以急民患近賴民兵則遷延  
避避無以摧敵鋒兵民既分情勢之迫固如此也宜倣  
王文成牌法行之庶乎盜可弭而民可安矣



寧國府

明興二百餘祀税法凡三變焉初一日額稅次二曰勸  
征次三曰文均次四曰條編

額稅之法凡四一曰歲賦二曰歲貢三曰歲後四  
曰歲費

歲貢之目三曰夏稅曰秋糧曰馬草

夏稅麥凡夏稅起存並以銀折每麥二石折銀四  
錢惟國二監用本色故耗麥重

秋糧米 洪武初寧國與應天諸郡 高皇帝追  
念存惜盡蠲民田租後其世：宋元以來沒入官



田稱徵其半故夏麥秋糧並賦諸官田以其起存  
皆本色故耗米差多

馬草民糧麥既更稍取穩結之意賦其粟禾田每  
一畝科草二斤每京庫給其以銀太平以來定常  
草十斤為一包  
用本色

歲貢之目十有二曰物料曰野味曰鹽課曰稅課曰魚  
課曰歲絲曰雪梨曰木瓜曰芽茶曰官瓶曰黃連曰緞  
疋

物料十三 銀硃 黃蠟 蜂蜜 肥猪肥鷄 藥味  
藥材 麻皮 烏梅 箭枝 掃帚 歷日紙

凡額辦歲有常數而部又不時坐派有常酌本年徵  
數轉派六縣又有山羊柘木黑鉛金箔猫竹絲綿綾  
紬修理家伙等料皆屬增派或間數歲一徵云 右  
物料本非方物殊乖仔土之義部貢辦于郡、斂財  
于民其法取合郡之丁與田而籍之別為十歲一斂  
焉謂之單需物料坐派既有盈縮官吏科率或輕軒  
輕征收起存又分緩急于是吏書收頭之日弊滋而  
侵欺逋負無所分矣嘉靖中過判李默常建議定為  
每歲審徵之期尋亦廢格

野味十一 天鷲 鷓鴣 斑鳩 兔 雁 野雞



樟 鷓鴣 麋 活鹿 五面狸 凡野味非其地

產亦惟徵糧初折以鈔 又折銀天鵝活鹿輸直于

工部餘輸府庫備歲費焉

鹽課鈔 凡鹽鈔賦為丁口本折色中蓋半蓋以銀

折本色鈔每貫折銀一厘一毫四絲三忽折色鈔洪

武中以蓋給民故征鈔令官不給蓋而鈔征如故鈔

額亦以洪武為準丁有登耗不稽焉以其半輸京師

餘資歲費

稅課鈔有商稅鈔門凡稅課賦諸商賈本折色中半

蓋以銀折如折法凡稅課稅者輸於府庫宣城附府

省餘五縣儲之縣庫歲費取給焉

魚課銅錢膠翎 佃場鈔 凡漁課賦諸漁戶料與

鈔並以銀折每銅一斤折銀八分膠翎一斤折銀一分

九毫鈔貫本折色中所置催首輸年司之以其半輸

工部餘輸府庫資歲費焉

桑絲稅絲 初桑絲賦諸桑鄉稅絲賦諸漁戶以魚

網用絲也並以銀折每斤折銀五分惟京庫折絹每絲二

疋絹一但戶額以洪武為準逃絕十之七八惟取足于

見在漁家今賠賤充數而漁戶病矣桑絲本派自應

天府牛首山、籍宣城稅遂歸焉不屬蚕鄉不派通



邑而猶累漁家寔弊政也

雪梨四十斤貢 南京禮部 太廟薦新以立秋後

五月初雪梨除薦新外又進貢京師嘉靖中建按御

史王完奏免之附畧查得按屬宣宣城縣歲每貢梨

百斤解赴禮部轉進內府賜名衙門食用此以下奉

上非奉也第嘗考之會典正開南京首荐未有進北

京之文臣謂前採其色味固與諸梨同也士人橋採

其色名之曰雪梨寔敗買虛譽以罔市利聖祖定

鼎金陵海歲僅擬梨四十斤宣城近左畿服任自可

至雖多取將不為害則寡取之我聖祖愛民之仁蓋

亦節其力而不盡也于時直隸河間并山東等處如

民勞無益而有損故也厥後豐部莫北于河間等處

最近亦猶宣城金陵何全求遠高尔取辦于宣

城之雪梨未了之催梨者每二十斤計可一百二十六兩官

費雖百錢未了之催梨者每二十斤計可一百二十六兩官

一員制之給盤纏銀三十兩園戶四名盤纏百倍于

官較其梨價總十分之一舟果何益哉幸而抵京則

經該內官生事需索稍不如意動輒指摘解額之失

注：該內官生事需索稍不如意動輒指摘解額之失

因獲荐廉寔而其流之禍至如設寧神之萬生其誰

赴得四表歡心今以貢而宣氏德于奔命勞民傷

財轉為怨府失望今以貢而宣氏德于奔命勞民傷

祖宗仁壽之暇于億萬斯年豈非為德壽奉以倍我

南京大廟荐新必進禮部知道欽此

木瓜歲貢以類計禮部霜降後一日進木瓜雪梨獨

出宣城凡財戶貢瓜梨者董復其後

芽茶葉茶宣城茶戶採納

官抽一十二萬筒

解工部一十二萬三千解

五京工部真宣城窰

形國判病書

卷三十一

江南

夫



戶造納復役園戶將

今吏議同瓜梨系稅

黃連二十斤解禮部太平縣採納

緞疋 初本府織染局自行織造後不如法貿易以

充局 舊有鉄匠絡絲匠除逃絕者盡蠲現存匠戶

每丁出銀四錢幫補市價六縣農桑絲銀亦以充價

馬

歲後之目五日均徭曰民兵曰夫馬曰驛傳曰葶牧

均徭 南京直堂皂隸府祇候馬夫儒學齋膳夫縣

進表夫部糧夫解緞夫皆謂之欵差府縣各官門子

察院儒學公館祠宇書院各門子府縣皂隸快手庫

子倉斗級獄禁子建司弓兵橋渡大舖兵解戶皆謂

之力差初均徭十年一編審宏治以前每田一畝審

銀二分有奇復增至五分不足乃曷以五年一審凡

銀差無耗惟供兌解之費力解稅難易為等有倍獲

什伯者至傾家焉

民兵 初與江淮水衛夫並十年一審

田一千畝後審一名

水夫止解民糧銀赴南京兵部散給民兵亦照均徭

同編

夫馬 凡夫馬取諸見年里甲以備過兵將送之後

前時里出長短夫各一名凡五里馬一匹比歲以丁



田編審夫踰數百馬則三里一匹教增而用猶不足  
蓋驛使交馳輜裝繁重江行迂險趨捷陸程邑當孔  
道矣其能不為勞民乎

驛傳 歲解南京兵部給江淮衛馬夫工食 會同  
館馬頭上工食車料 江東驛馬頭工食龍江運  
所水夫工食代給高淳縣驛傳銀 石驛傳令驛  
協濟諸驛遠以本府初為簡且僻尔今過客百倍于  
昔而協濟他驛仍如故甚無謂也郡舊有宛陵驛編  
有水夫工食今驛廢去草一切取辦宣城代高淳驛  
傳為馬政惟南陵以養馬不與焉

孳牧 南陵舊收種馬七百五十匹

驃馬一百五十  
騾馬六百

凡牧法兒馬一匹騾馬四十匹為一郡；置長一人  
每馬一匹壯用十五大牝用一丁；不足則以田擬

之南陵歲騾駒二百匹存否孳育不問也正德以後並

收折色歲徵銀三千七百兩

北馬一匹銀二兩八  
北馬一匹銀三兩

六種馬倒死賠償不惜重為民困嘉靖四十三年

上用言者議下兵部行府下縣知縣部永春將孳生  
馬六百八十七匹變價解部該銀八十二兩隆慶二年

奉 恩變賣種馬三千一百匹解三百一十兩例正

存牧馬三十一匹第減牧養之勞仍輸備用之數然



視昔群長科派印烙供應倒死賠償之費則少輸矣  
歲費之目十有二

曰諸司供用

曰春秋祭祀

曰鄉飲酒禮

曰料貢盤纏

曰運船料價

曰解扛脚價

曰江海兵防

曰孤老衣薪

曰里甲供應

曰春牛桃符

曰決囚公費

曰器物案衣 諸費宣城以附郭費繁諸縣大約相  
準公務為供預過客而設并縣中雜費亦取給焉本  
取諸見年里甲嘗視縣令昏明清濁以為所費之盈  
縮協濟本非額派嘉靖末倭寇二吳海防告警軍門  
權派以資兵額用遂為歲額

右郡之額歲止于此矣行之百年無大因革成化中通

判陳紀始因官糧多通郡秋糧本賦諸官田而官田又



糧多議將六縣民田每畝勸徵一升以為官田內將官田耗重免者減之謂之勸米嗣是遂為常額民田無糧而有糧此為賦法之一變

洪武初官租雖減半征收而耗米寔重甚有每石加耗六斗六升者

當時糧長利之後任事者稽核減耗民不受益而糧長

困矣議者每欲扣減諸耗盡免勸米以復祖宗全完民

田之舊嘉靖初尚寧旌太四縣免盡惟宣涇勸民尚存

故通判李然議申免之卒未果行

初官田糧重民間白佃以輸公賦而已久則民人貪饋

改則以利鬻富者得業征勸以就輕加以豪家隱漏胥

吏詭飛馴到蕪弄者安享豪腴逋逃者哀鳴中澤稅糧

虧額里甲包賠搃書恣其神數糧長因之困畧矣嘉靖

士子知府劉起宗議舉廢田之令所部六邑通行丈量

俾富而強者田必有賦貧而弱者糧無虛賠誠利民蘇

困之一善政也第當時任用非人仍滋欺隱蕪以官民

均為一則恩怨卒成二途乃高皇帝二百年沾沐餘澤

地方萬千世豐苞遺思軒然無存議者不能不重惜焉

此又賦法之一變也

國制凡夏麥秋糧馬草量縣設區宣城十五區南陵三區旌德四區大區旌德四區點糧長一人部降勘合給之征解其責



費諸銀各以收頭大戶數人征解如之每歲按籍僉充  
殊滋煩擾畏事者規避亡賴者求營弊冗姦囊大為國  
蠹里甲則復苦征目猥繁催科煩棘至于夫馬徭役市  
人藉之以噬鄉民暗肉尤有不勝言者隆慶壬申推官  
工深臺遵檄立一條編法惟秋糧仍以糧長另征夏麥  
馬草軍需夫馬公務而下凡以銀輸者提為一目革去  
以前收頭目名悉以里長經收輸縣支解杜侵盜之姦  
免食點之擾祛橫索之弊絕科派之私上下之間並稱  
良便當世守而不易者此又賦法之一變也  
宣州衛屯田子粒五千三百二石五斗七升四合七勺

五抄初田為四則洪武初凡正軍人給田四十畝歲征

其半餘存自食謂之原額

田一百二十頃每畝徵糧一斗五升共糧一千八百石歲

奉例丈量者謂之起科指揮千百戶下舍餘空丁無差

加米謂之改科隱漏不報丈量後清出者謂之合清已

上三則法得相佃賣與原額不同歲征子粒悉輸府私

軍儲倉出以領單是任力領輸頗稱良便嘉靖中屯

田御史張鑑以原額出田多為豪強兼并銳意清理所

司俱報夫詳送以升改今靖則法三得佃賣之田槩充

充募軍承領之教務為按撥屯田無限數軍多改名繼



擾軍民互訐追奪紛紜由是荒蕪益甚逋負積多官與軍皆病矣噫法當通變而政貴宜民也信哉

### 軍衛

凡指揮並世襲凡蔭襲及軍政忠報上右軍都督府以達于兵部每歲撫按察其賢否五歲一廢置之名曰考選軍政一人治衛事謂之軍政掌印一人掌操練一人督屯糧謂之軍政僉書又一人逮捕一人治軍器一人領糧運謂之見任事並以選充人惟以其器不與此者謂之帶俸差採歲委帶俸一人入賀 凡鎮撫世襲掌衛之獄事經歷則用流官錄授于吏部使以文法吏事

網紀衛政千百以下並世襲一人掌印 又一人僉書凡所置管軍百戶十人亦以選充其餘皆帶俸如指揮例管軍百戶缺則以所鎮撫代



卷之三

三

四

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郡國利病書卷三十三

廬州府志

水利

楊循吉曰合肥全莫平陸凡百里左湖右山而後亦廣野故有塘有圩舒則南皆山尤多美田水泉之利西歸稱膏腴獨不濱湖故無圩山故資堰以地魚平行故有塘廬江府山東濱湖而平田居其七八故有塘有堰有壩有圩湖山資以為灌溉由是歲鮮不登無為雖多山而近江其地平夷與江水相低昂又為巢湖諸水之所出故多圩田其大者有十嘗以引河渠為灌其所利不啻萬頃而江流泛漲亦蹈其害巢西濱湖東通大



江多圩田其南多山則亦有堰有壩而塘之大小雜然相望然當隴坂之間為塘以灌皆民私力自潤僅不足旱則耕農先憂之大率其田視諸邑為瘠六安皆山田故多塘堰而無圩其民不專事樹藝若山谷所生果藥蜜漆之類舉足以自給其利多在山英山二蓋多惟有堰田霍多山其半為平田有湖有堰有塘

### 江防

本府所屬無為州東南濱臨楊子江上接桐城六百丈  
巡簡司下距河州裕溪巡簡司計二百三十餘里江心  
與銅陵繁昌等處為界沿江原設土橋沉汜與龍河三

巡簡司官兵巡緝近年江洋多事萬曆元年搽江都御史  
汝陽董公克封建議題請以本府同知兼管江防併  
改無為州同知移住沉汜司專管其事仍以徽寧兵備  
道督理增置兵船分市防守 土橋河巡簡司上自石  
灰河起下至鯉魚口共七十里中有化魚口宋家灣對  
江十里為楊林洲與江南信服州白沙洲相近號為三  
江口蘆葦叢生乃盜賊淵藪 沉橋河巡簡司上自鯉  
魚套起下至薛家灣共五十里中有小河一道通本州  
及芦江船隻往來 與龍河巡簡司上自薛家灣起下  
至與龍墩共八十里中有小河一道通本州船隻



太守盧藩廬江四辨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不古則失其地矣  
秦一天下破國為郡名地者亦惟求于禹貢與山海經  
故始皇二十三年以揚州之地為九江鄣郡會稽九江  
會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內南蠻云三天子鄣山  
在閩西注云在歙縣東淞江出馬海內東經云廬江出  
之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注云即彭蠡也今彭蠡縣西是  
也經又云一名天子鄣江南之鄣由此名也廬山在彭  
蠡西涯因廬江以得名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畫有揚  
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為淮南王十一年

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  
為淮南王賜為廬江王勃為廬山王應邵曰廬江古廬  
子國也攷尋載籍古無廬國之名是邵以廬江過庠江  
之國也按左傳廬戎亦曰廬在宜城西山中邵誤以中  
廬之廬為廬江之廬後人因迷而不悟按漢志諸侯王  
年表北界淮瀕畧廬衡為淮南顧注云廬衡二山名也  
衡即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  
屬廬江郡二十四城有舒尋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  
為大江大江之南與彭相接既得潯陽潯陽澤有廬山  
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



景武廬山記云佳俗周威王時人生而神靈居於山上  
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為號不因俗而廬為明山為西  
域法者曰惠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佳俗出殷周  
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言  
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于潯陽  
武帝南巡封俗為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予故  
曰事必法古名地曰必求于古廬江自山海經所謂出  
三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  
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湘江出三天子都  
在其東地理志云湘江出黔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歛  
今湘江是也今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剡嶺剡水  
寔出其陰又西走彭凡澤三百里并水出三陽者皆西  
流匯于彭澤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陽在  
江州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為國者豈限  
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  
者為是

### 右辨廬江

同食館不知名于何時咸謂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因以  
名焉按左傳桓十三年傅楚屈瑕伐羅：與廬戎兩軍  
之杜註云廬亦為廬：戎南蠻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



人巴人滅庸註云庸今上庸是也今房州上庸即其地  
傳云楚人出師自盧以往振廩同食註云盧今襄陽中  
廬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勾瀼楚  
西境也使廬戡黎侵庸戡黎廬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  
志當陽之中廬在襄陽縣南猶又次廬村顏註云隋  
室諱忠故改為次又按楚莊王時都郢即今江陵由郢  
而伐西北密迩之庸安有發東北數十里之廩上下同  
食此廬江之廬明矣非哉噫夫命名者不詳國地之本  
末俾後世地因名而生惑余今以廬江所治故六地也  
六與夔皆滅于楚已滅而滅生辰嘆曰皋陶庭堅不祀

忽諸德之不逮民之無援哀哉足以為後代鑑因更其  
館名曰建德

右改同食館名

漢書淮南王殺開章葬之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在壽  
春應邵云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按肥水出  
鷄鳴山二十里北流分為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  
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陵西投于淮  
二水皆曰肥余按二雅歸異出同曰肥言所出同而所  
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惟一水分流而已其  
源寔同而所流寔異也故皆曰肥合二州圖記皆不見



夏水與父城惡覩其為夏與合肥者乎合于一源分而為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而夏云與合肥者亦應史氏之失也

### 古辨合肥

按圖記今治父山在廬江東北即左氏所謂莫敖縶于荒谷群帥囚于治父茲山是也余按杜註及地里志荊州記皆云治父城在荊州荒谷西北小城即治父城莫敖縶于荒谷群帥囚于治父是也廬在廬戎之城同食館振廩之所安得復有治父哉後人妄加之名矣矧囚于城豈囚于山乎余按今治父山寔有鉄冶乃作教告

縣更名曰冶山不疑

### 右辨治父山

### 高誨地理辨

馬氏輿地考廬為古廬子國子疑其治在今當廬江或無為而今之府城是時秦時合肥縣治也漢以其地分為廬江九江二郡按廬江所屬為縣十二若舒居巢襄安潯陽皖等處皆在今邊江及江南一路九江所屬為縣十五若壽春浚遒合肥廬陽鍾離等處皆在今淮以南一路至晉改九江曰淮南并廬江為二郡其合肥仍屬淮南使合肥即為郡治即當屬廬江而不



當屬九江暨淮南豈有倚郭之縣而今屬他郡耶又晉  
史載袁真為廬江太守攻南肥執南蠻校尉桑垣遷其  
百姓而還則郡縣之守遠近之勢彼此較然矣至梁改  
合肥為合州而隋復改為廬州則移郡治于肥當自隋  
始也唐因之為郡領縣五曰合肥慎菓廬江舒城今觀  
日所屬則隋唐遺志也

王萬年廬江地理辨

廬江漢應邵以為古廬子國蓋先王所建萬國之一非  
所謂中廬亦非所謂匡廬也馬氏輿地考直以廬州當  
之但知今之廬而不知古之廬也郡人高誨氏辨其當

在廬江而曰或無為言亦未決蓋見今之無為而亦未  
求諸古也今無為地曰臨湖曰襄安曰居巢在漢晉時  
並為廬江屬縣隋始并省至宋太平興國二年方即為  
巢縣城口置無為軍古之廬在此乎然廬江于漢晉郡  
縣中何在按郡國志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當在  
舒及考三國志孫堅策權列傳皆如玉海在皖之言則  
非舒也又按蜀建興十年吳人擊魏廬江都督滿寵曰  
權舍船二百里懸軍深入恐其走不及耳皖江去江不  
數里而寵云尔者又似不在皖矣蓋先次曹拯遣廬江  
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勸權破之遂以蒙為廬



江太守豈濱江自皖以南皆屬之而魏之廬江固自若  
欵皆不可考也然以意義逆之前漢在舒後漢之末在  
皖南朝之始在蕩或龍舒至隋大業間始遷郡治于合  
肥乃并省蕩龍舒城地今置縣而仍以廬江為名景泰  
庚午修學築墻得朱建隆二年修縣治碑於土中祀祝  
况記曰廬江春秋廬子之國也晉宋以還庸為列郡隋  
大業中改為縣况邑人其言未必無據也輿地考并唐  
書皆謂廬江漢龍舒縣隋改今名固矣而併云何蓋攷  
歷志吾郡者皆列屬縣名至隋以後止有廬江而無蕩  
與龍舒亦猶有襄安而無臨湖居巢者其併省為一止

可想也一蕩志以蕩城古跡亦廬江南三里左傳註廬  
江六縣西南而六城在舒城東南六十里且蕩川又為  
邑名則蕩之併在廬江益明矣况今大城金牛城濠隍  
儼然形勢亦壯安知其非廢址歟亦曰有天柱山蕩天  
柱山在南有祠范曄後漢志亦曰有天柱山似皆指蕩  
之在安慶者言故雖掌圖書長史學然館閣編掌之下  
豈皆一一經歷者耶神禹治跡遍天下而記九河水道  
尚有不合而况於固乎曄以後皆蹈襲不足言與今也  
抑廬江之蕩名自春秋戰國其在六安者梁時始改而  
安慶本後滿皖城後為懷清縣清朝玉照二鄉宋人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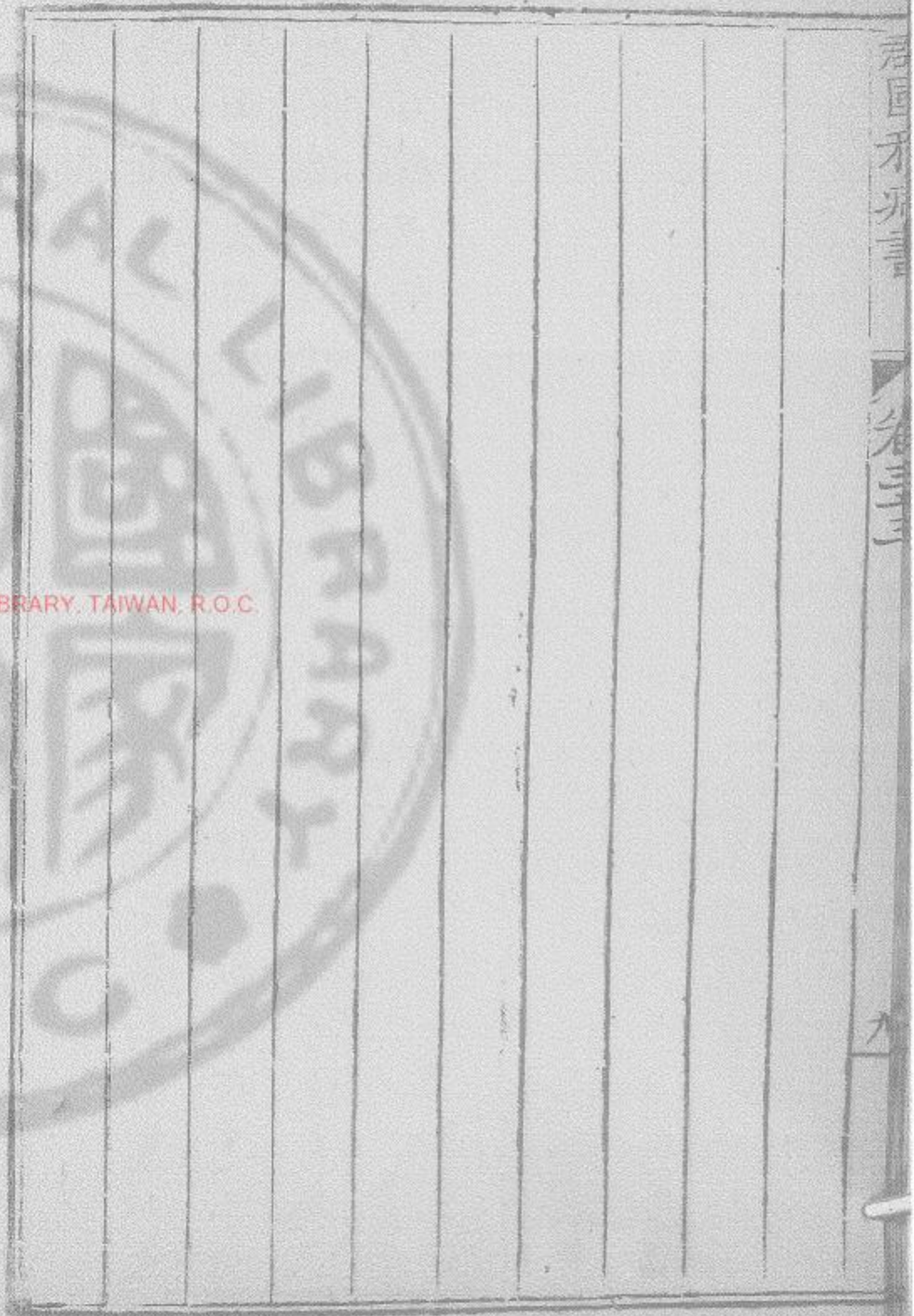


此立四寨元人立野人原寨及至治三年始祈置縣名曰瀟山安得以元人所置所名而秦之耶且二縣俱以山名又非止曰瀟也不然則瀟江之瀟淤瀟之瀟皆可言瀟矣噫世遠跡荒漫無稽考吾惟會其理而已矣焉敢盡信書哉

霍山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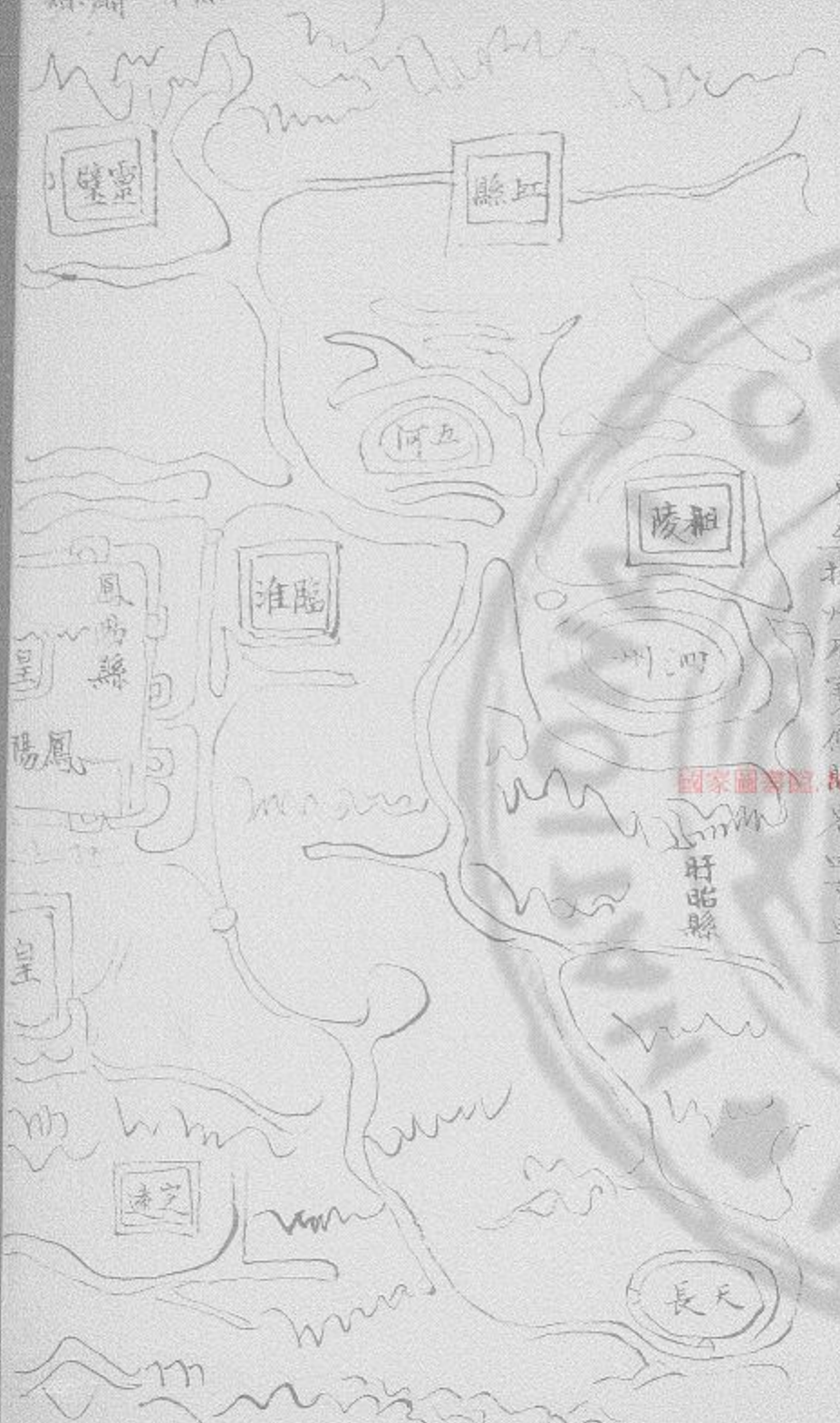
吳儀部云吾霍僻在一隅東界桐城安慶南界瀟山太湖西界靈田麻城北界高城固始阻山帶路河達三省如棠梨塢山如萬人愁山如東流河如梅河延袤連亘五百餘里險隘之區盜賊之藪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縣蕭州徐至北



東至揚州府寶應縣界四百里

卷三十三十

肥合州靈全南



界三百三十里

宿州

臺州

蒙城

太和

懷遠縣

蕭縣

府

回回

蕭縣

壽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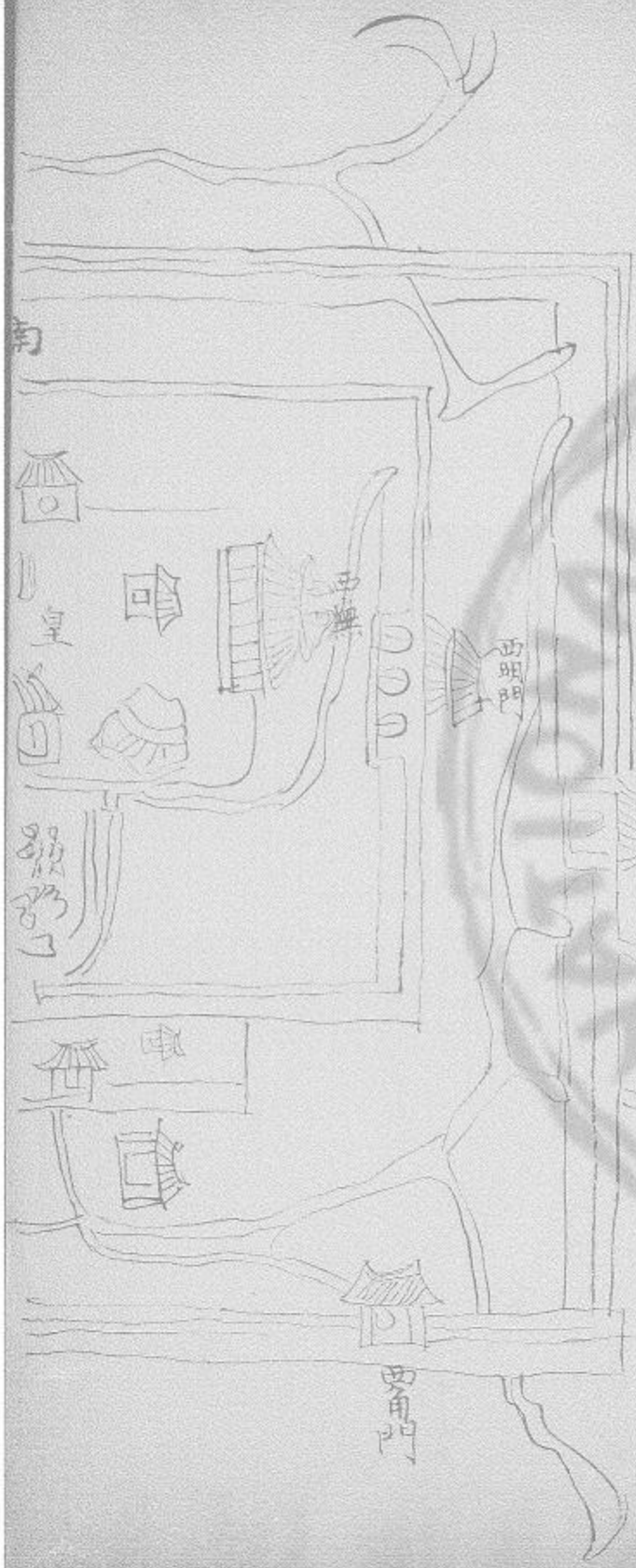
霍邱

縣界一百五十五里

西至河南開封府項城縣界五百九十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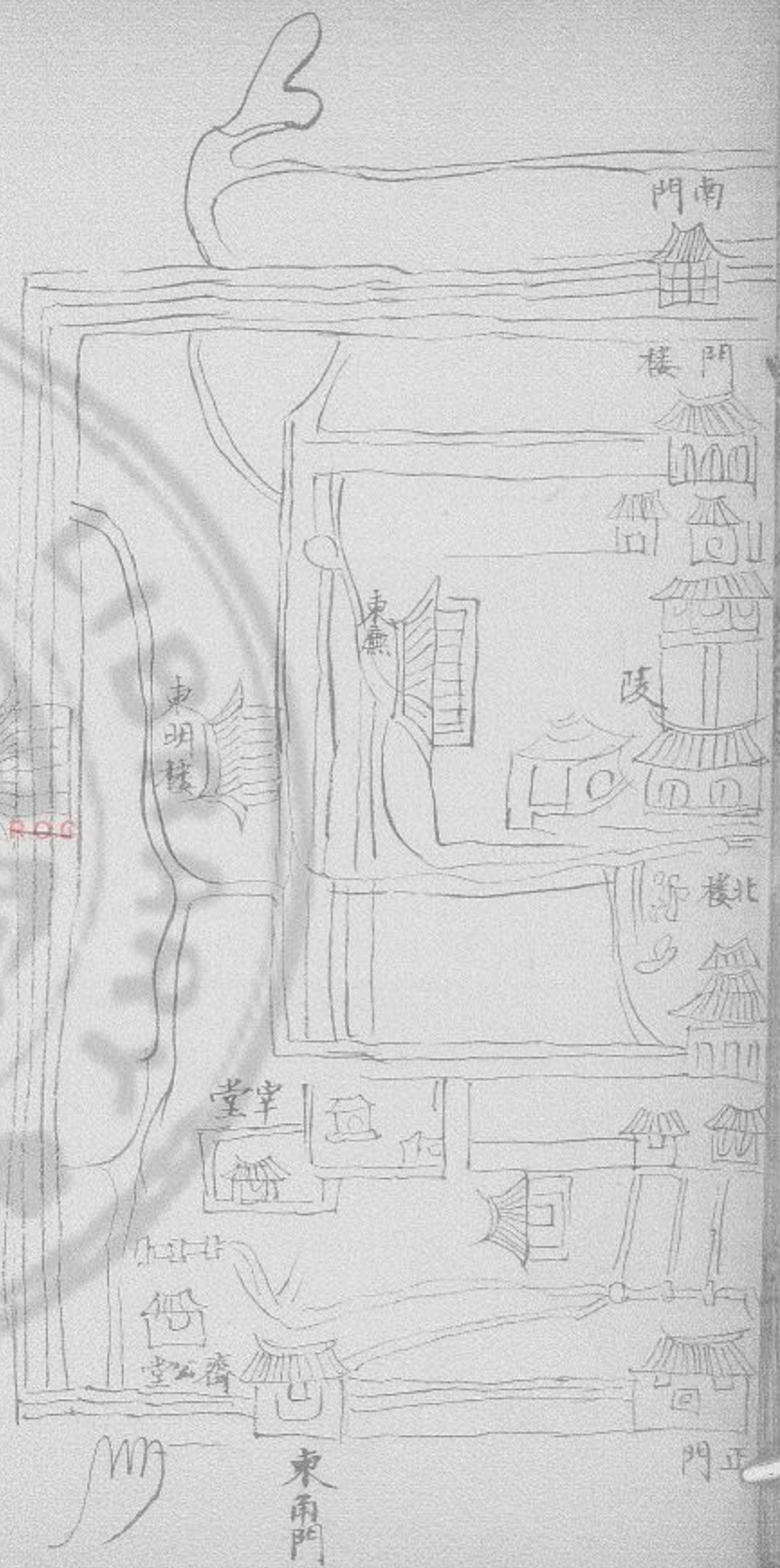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三  
十一





鳳陽府志

文斯曰余不佞作賦役篇戶口有土編之數里甲有新  
 舊之額田著起存之徵稅斂有南北之分輸納有投櫃  
 納錢之便凡五則而鳳陽之賦役盡於此雖然賦必有  
 土而後必有力也今鳳陽之民力額失者十之九厥土  
 則及增二之一寔戶者也散而之四方詭計者也潛而  
 入于國中此安得不十徵而九虛哉夫民有定居不擾  
 之焉可也畝有常額不履之焉可也商有次不藉之  
 焉可也然而邑之流耗在前擅難卒復余故諄諄謹裁  
 其應復之事三附于賦役之末以俟君子其一曰民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失額宜復洪武之初編民十有四萬也自時厥後舊志尚載丁口四萬七千八百五十餘口萬曆六年則僅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口歷今四十餘年編民止存老幼四千七百里雖有二十六里而有一里止存四百甲者有一甲止存一二口者此其勢非駢通則株連合無急宜歸併將見在編民仍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推孝弟力田者為一長而摠其十輪為役其或里不足二十有六之數則急招徠于外方無田與地食無與陳無種貸之新庶凡國初之原額可復而一新朝之元二可聚云爾其二曰田地濫增宜減萬曆六年官民田地一千

六百三十七頃一十三畝歲辦夏秋麥米五千餘石萬曆九年清丈令奉江陵相惟謹編民黃儒立斃于筮杖之下佐史豪猾傾令意遂將山崗湖波古荒障行魚之地一概丈量則又出一千三百頃焉而分注于二十六里之編民嗚呼民又復何堪如此不毛之田地乎合無軫念新丈之田原非額田當將新加糧馬分別應革應減應停此寔身痼瘵乎乃民者也其三曰客戶詭寄宜清鳳邑為王畿之地故勲戚衛官舍所無差甚盛典也其後勲戚衛所樓房舖舍田地產業漸為外方行商者有之往二假名借姓冒作一家又有外州縣居城中



原籍則隱射自此兩輩獲地方之利而不當地方之差則詭計之奸寄之奸宜杜三者復而後民可得而聚地可得而開也嗚呼苟得即復此三病以與民更始則文新也便宜從事亦何敢讓未遑寄空言云乎哉

農政篇

臣惟職任鳳陽之地：方東西七十里南北九十五里繞臨寢郡邑蹊道祭田賜田屯田贖粉田外餘存  
有西南郡一帶皆山崗硤确土石伴錯谿谷流水無  
有山林藪澤無有里雖險有百而穀土不能處二議  
者皆為罷任足重民苦不能負租稅故逋逃輒欲減

額更編甚至議停議還皆此不可必易之教也鳳陽地有餘力而民不足力有地而不耕而謂糧少與有可耕之民而無民而謂差煩罪皆不在民而在司民者無法以教之耳夫糧少者則糧不患無餘煩者民散不聚也使耕地盡闢則糧不患無餘于無蓄民力盡聚則役不患無餘任以期月已可之政易不可必易之教是不減而減不更而更乎今職仰體而思設身而處地條有六款一區田魚樹畜二居民在徵糧三聚積四行水五積產六招徠此就鳳陽之地而均度之也

一區田



鳳陽少川原溪澗之水則止水蕩水均水舍水瀉水之法無所用之惟是一望高塚阪原此謂之旱田旱田之制其疆有二曰區田一也其次圍田天下之大索三中州河以南江以北西華以西至於岱疆皆謂之周索皆區畫灌沃以為之田疇非若戎索山多可以畜牧越索川多可以蓄水者鳳陽惟區田最宜而區田之法創自伊尹因湯七年之旱故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色水教稼其法雖山陵頽阪及田邱城上皆可為之但民力貴聚按法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足

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澗相通二千五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三區每深一尺用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均覆以手按定令種相着苗出者稀稠存留鋤不厭煩而每畝掘一圓井以代方塘鳳陽之泉其施七尺冬涸之時四七其尺則夏秋可以不乾旱則引吊鳥汲水澆灌結子時鋤隴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此漳南凡無川水之地皆如此播種依此法播種大率一家五口可種十畝耳又按志鳳陽稻秫粟稷三麥五豆二麻絲綿俱有五瓜四菜茄瓠不無而妙



在不責成一收家一穀田則一蔬園穀田之種正月立春後則燒首宿二三月種槐山藥及芋三四月種粟麥芝麻及大小豆七八月種蕎麥大小麥及豌豆節次為之不可貪多雜種各有區畫蔬園之制又在于高其種正月壅瓜田二月種茄瓠三月瓜芥四月薑藍木棉紵麻穀五月六月菜蕨蔓菁七月菠菜八月蒜薤蔥韭九月油菜如此用力省而功半倍不必于犁但鑿鑿壅劇最便貧難田家八法區田圍田架田梯田塗田沙田代田徹田而區田為首寔救貧之捷法備荒之要務而已試之明效也今職親勘焦山一員地畝約率二十家：

四廬于其田上一家五口授田五十畝五家二百五十而中公五十畝曰代官耕則五家通力合作也而親導之以開壅上為田下為園中掘一井以三月俶載修農具四月法種尚及時以為民先惟我同寅協事田畝不過於一日一日則可同寅至不過于五日六日則親至而勞之區田既成種樹之次按志榆柳束杏桑柘及槐外而栗梨榴李桃柿松柏皆有今職亦先率此二十家之民使畝之上有廬：之上有上林亦家一畝而皆樹之以十五色本正月立春後修種諸果木栽榆柳二月接桑果三月移石榴五月移竹稼冬種桃杏李梅核六



月鋤桑皆有其時依時行之惟我同寅亦又如初則鳳  
樹漸包一可以佐穀蔬二可改燧火以此種樹之要利  
故利次區田

### 二居民

區田種樹之條既設不為之定居民則民不聚民不聚  
則田園山木復歸於墟今職以二十家為率家約五口  
五家連廬四廬連畝之家五其畝以十五之二百五四  
其五之而十家一以粒官則有二十之牧官公此二十  
則不私其工十家之畝而定為口分永業之制使老而  
傳餘而闢新而收絕而贖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畝當

其畝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畝二當一休二歲者為再  
易下田畝三當一則二十家有此五其畝之世業樂歲  
足以自給凶年免於死亡雖引之使流移逃匿不為也  
而又選其家之五口一人焉而少俊秀教之學文果敢  
教之擊劍二人焉而長其一人習百工技藝其一人貨  
買遷有無其壯強者二人居要隅相耘鋤如此習以成  
風勿失其信此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之道也則二十家  
而通之二百家由二百家而通之二十家由二十家通  
之二萬家雖由此百萬家皆無不樂其樂而利其利未  
有不襁褓而來聚負荷而向耘矣鳳俗不積糞為其民



之寡也地之荒也民寡則糞地荒則不積今職既教  
民利區田利在糞種不糞種而區田又無所用之矣約  
二十家而摠于四路都圖若鋪店村集之所五家同爰  
一厠土三其合深五尺修廣各三丈屢之家次五取以  
供廬之家畝二其利相掩也而野有隣五甲鄰為里城  
有比余則西南一至馬率于鄰坊不率于里比不過五  
日六日余則西路一至馬鄰無厠而責之里比無厠而  
責之坊摠不推于摠其罪同則有罰一厠不爰出穀一  
石于是乎鄰里比坊則無不厠而可得而糞矣而後約二  
十家之廬鳳陽之廬：於南者其向北廬于西者其向  
東廬之上有林則廬之下必有塘：家半畝五家而連  
二畝之半及今三月修隄防達溝瀆時也協力旋：掘  
下歲一濬深一尺積十歲之深而塘者為澤則無旱乾  
之患而後縱以鷓鴣鳧鰲收以鯉鯽編鯉之生而漁者  
利于塘矣二十家之畜一馬二牛足以引重里郡其羊  
足以資貨而牧者利於野矣家以犬豕雞豚而老者利  
于堂矣余以二十家為先教之種而尊之畜庶凡將來  
早田之富其無越于此矣乎

### 三聚貨

民居既煩不為之聚貨則民無所安生鳳陽創自明初



為湯沐重地建立城基之始本取南門外山澗來水西  
一流由西華門外轉由甲門外古澗繞城東北入淮河  
東一流自大通橋古澗由朝陽外門入臨淮縣淮河與  
西一流水合因淮水離城太遠故設小開河一道繫承  
前東西二派來水為玉帶之形以聚風氣此河未淤以  
前科第頗有民亦庶富既淤之後人窮財盡文運且索  
然矣議者謂欲復國初嘉隆之盛非濬此小開河不可  
然難之者又以白塔墳來脉所關濬之則有傷故遂不  
果職思鳳陽與廬淮揚並隸為四府庐州河接城下淮  
達揚城中河各有聚膏馬頭所以民豐財裕即本府西

懷臨縣東臨淮縣亦有聚膏馬頭故二縣較鳳

虹

為獨富彼三府二縣皆得河利獨此首府首縣反水陸  
隔絕非創建之不善也寔年久淤塞所致今欲此迹于  
二府三縣之庶何道以策之職因往十里程涉淮見舊  
有小溝長百餘丈濶二丈餘問之里人乃舊泊船所也  
莫如從此現有舊址稍加疏導使深一丈廣四尺便成  
通濟况值時荒建此興作民皆就食上得其力下需其  
養勝于捐賑旬餘告成此其易于為力矣然人不可不  
知也先是運船商船直抵北門四方之貨湊集馬河道  
何以能塞哉蓋厥後當道孔豺漁獵于貨甚于筭船向



者未沾其利來者已受其苦為此商船不至而長淮衛卒家作隄防以曲利私而運道間河遂為旱壑今濬其塞而疏其口事亦關風氣之所轉矣以蕞尔之邑出之帑則無餘徵之輸則誰何鬪之四鄰四隣其于我乎何與無已其捐已之俸能盡如二十家之種畜則由家而鄰由隣而里由里而鄉能盡如二十家之縣地雖儉于百里民可封而邑民既聚而復後其三之力焉是不亦庶民攻之而不日成之者乎君子有志者何患事不竟於成職將公畎畝而遂以及溝洫此亦鳳陽之時勢則然也語詳在申文

#### 四行水

古者一水遂為四其十為溝一其十為洫則一故九洫一澮而一井之田可南東其畝也自井田養民不知有溝洫之法然如秦鄭白魏西門豹之鑿渠楚孫叔敖之隄勺陂國與民兩受其利漢唐以來循吏尚有加意此者今鳳境南苦旱而北苦浸則地勢然哉設令無行水之法溝洫不如西洫川不如北而欲其疆場之翼翼之或不可得矣故鳳陽之為湖五方邱湖白湖月明湖華皮湖東西湖而善用湖者以佐溝其澗十曹山澗隄山澗遺碑澗魯山澗青山澗水派獨山澗魯山



東澗魯山西澗射子口澗龍子口澗而善用澗者以佐  
川其為塘二十有八泉塘柴塘側清塘流塘東官莊丁  
塘官塘樊家塘石塘曹塘薛塘虎山塘神仙塘門塘老  
公塘神仙苗水塘石窟塘茹家莊小塘上周塘下周塘  
老婆塘李公八塘菱角塘長春塘寧塘定金魚塘九里  
塘焦山塘窑塘而善用塘者以佐洫其溝三畧溝東宮  
溝西宮溝：則非有原之溝耳不可以蓄水洩水六水  
之道不傳民雖竭力以耕天則不可以常恃欲其大旱  
之不槁大澇之不浸不可得矣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  
畝此治田行水之法也使洫川北滙則其畝南溝洫西

行則有畝東故能知此而曰可方可直可梯可以四不  
出河北亦不常有其字于家而常畜者鷄雞鴨家鴿野  
而鶩于市者雉水者鳧稱奇錯者鴟鴞青鸚間有畜者  
野禽則雁鵠鷓鴣黃鸚鴉鴉鸚鵡雁隼賀雞鷓及老鵠  
雀鳩鷓秧鷄竹鷄白頭公百舌鴉鸚鷓其臘嘴黃雀  
以春至翡翠亦間有多穴巢水涯間獸之屬十有八鹿  
獐以活供棉羊山羊獾獺以皮供牛有水牛有黃牛用  
以耕者乘者有馬有騾有驢且以負載犬以守貓以捕  
畜而祀者猪羊穴而祀者兔以毛取者狐鶴有兩種有  
狗獾為物害者狼故有鳥獸之在鳳者與虞則

虞師可積而貯也魚  
在鳳淮產惟曰魚其  
出抄至春

刊書

卷三十一

江南

二



夏至種之小豈亦然大豆榆莢時有兩期豆之以春夏  
熟者則蚕豆者麥之以秋熟者蕎麥蓋穀類多不  
可勝紀其在鳳者與農則農師可積而貯者也蔬次  
之蔬之屬四十有五白菜種最多惟春初黃芽最美非  
黃紫花菜次之辛者為芥為蔥為菜服為蔓菁為蒜香  
者為芹為紫蘇為蒔蘿為茴香最益人者為山藥為芡  
為茄為波為匏為葫蘆為姜豈為扁豈為冬瓜為菜瓜  
為黃瓜為秋黃瓜為丝瓜為苦瓜而胡荽樹而生者花  
為黃雀三月黃可採食生道旁者為杖杜菜一莖三  
葉青帶滑三月花食類完目唐風曰其葉青其葉

滑小雅曰有耽其寔為其生於道旁故以起興而賦  
行道之人也朱子秋解作特壯解作赤棠水生中者有  
水旋菜類瓠菜空莖可鹽作食菜亦沿汴蘋蘩之類皆  
可荐鬼神羞王公者也生于水而可蔬者為茭白為蒲  
笋附為于水者為木耳為蕨二種產于皇陵者為蕈  
多而土 麻菇為雷困為黃蕨不種而野生可采者  
為香蒿紅花菜黃花菜葦管菜蕨合花白合數種皆產  
南山中又有楸花樹生蔓如葡萄其花類黃雀而紫三  
月花果次又之產于鳳者含桃最早其次杏梅李有  
紅白青三種桃種亦多貧婆果花紅林禽葡萄李棗栗



柿：一種大者如杯石榴有數種有銀杏產于地而可  
當果者西瓜水生而可供盤具者藕蓮寔菱芡蒻薺來  
屬有十有九蔬與果勤農事者不廢木于民用最切宮  
室器具材焉鳳土所宜木栢松惟松少然禁城園邱中  
松大十餘圍如虬龍鱗甲不異中南槐榆柳最多榆柳  
之條可以為斗斛榆別有一種葉小而文理細者果次  
之椿朴黃棟：檉檀棠梨白楊青楊皂角紙鳳地甚宜  
楮然楮木亦能為楮烏桕近亦有為油者又有一種蠟  
樹生虫作白蠟可于田岸遍植三年歲收其利甚善有  
荆條可以編筐籃作糞具亦農家之所需也可蚕者桑

柘植園圃中為觀者梧桐梓材楊石楠冬青黃楊楓在  
鳳惟魏國祖墓大半皆楓木屬凡二十有九竹有青竹  
有斑竹有紫竹青竹最多可為器有黃金嵌碧玉竹碧  
玉嵌黃金竹有鳳尾竹東坡竹此二種高不過二三尺  
箭竹苦竹近亦有植者數品多植花園間有一種名天  
南竹者非竹類寔大如桐子成穗冬春朱寔離：俗傳  
能禳火竹可以筍則為蔬可以編則為利可以漚則為  
紙竹之利亦溥矣哉故凡木與竹二者在鳳興工則工  
師可積而貯也鳳產藥七十二種其上藥者雲母鍾乳  
槐寔榆及牛膝菖蒲菊花薯蕷松脂辛夷桂柏寔藕寔



女貞寔兔絲子充蔚子車前子蛇床子蒲黃天麥二門  
冬也其中藥者石膏五加皮枯婁寔苦參元參牡丹桑  
根白皮茅芽根黃瓜根地榆澤蘭梅寔桃核仁杏核仁  
蕨核吳茱萸其藥者青箱子附子半夏覆金子楮寔子  
芫花凌霄花柳花郁李仁夏枯草葱寔薤蒿陸升大戟  
其餘神農之所不經有葎益母艸也有何首烏香附子  
紫蘇子蓮蕊產南山中靈芝黃精子紫胡桔梗遠志天  
花粉艾草烏前胡蒼朮山查扁竹貫仲牽牛金銀花馬  
兜鈴皆療病之要藥舉其大數在鳳者與醫則醫師可  
以積而貯也羽之屬三十有三惟天鸞鳳以上 供者

出河北亦不常有其字于家而常畜者鸞雞鴨野家鴿  
而鶩于市者雉水者鳧稱珍錯者鴉鶉青鶴間有畜者  
野禽則雁鵠鴝黃鸚鴛鴦鸚鵡隼賀鷄鴉及老鵲鷓  
雀鳩鷺秧鷄竹雞白頭公百舌鴉鷓鷓鷓其臘嘴黃雀  
以春至翡翠亦間有多穴巢水涯間獸之屬十有八鹿  
獐以活供棉山羊獾獺以皮供牛有水牛有黃牛用  
以耕者乘者有馬有騾有驢且以負載犬以守猫以捕  
畜而祀者猪羊穴而祀者兔以毛取者狐貉獾有兩種  
有猪獾有狗獾為物害者狼故有鳥獸之在鳳者與虞  
則虞師可積而貯也魚在鳳淮產惟白魚其出冬杪至



正月惟鯉最稱珍品魴鯽次之刺魚次之春及夏出鱖少陽魚間一有之青魚鯉鱖鮎及他雜魚不可多得者多有莊子所觀儵今不知何魚鰻鱔蝦之屬亦多有之介惟蟬為珍八月不食九月乃食鼃及蟹產淮水中龜在處俱有螺蚌河港積水有之亦有長似鯉圓似蛤蚧者人罕食之故有魚蟹之在鳳者與漁則漁師可積而貯也他如虫豸至微有全蝎則有壁虎以制之虫如螻蛄蚯蚓此四月節氣之初候也螻螂蝸此五月節氣之初候也蟋蟀螢為六月節氣之二四候雖無用而得其氣候亦不可不紀然凡物皆可貨也日中不市有無不

遷何以國為民利蚕桑為上而鳳昔稱蚕富國今也夫之不蚕絲少木棉花種者少桑不以溝渠故亦少故鳳衣被冠履率以重直取之南北賈人藍紅藍花小藍頗有種者終少不足為利今而後余撫南方人而復興焉鳳其有衣乎鳳俗家不釀酒不沽可也醫酪家有之可不沽也萱芝麻菜子俱可油然槩取之如貨其為鳳產而他所不得同者為明角帶明角出廣東至鳳為帶瑩潤如玉

煮之非此水色澤不耐出刁  
餅其次黑紙扇蒲扇白蠟



六招徠

招徠在不憚勞不後時不與信職近蓋伏讀天啟皇帝  
詔書云近京各州縣及各省開墾水田往有既墾成  
熟被執豪或經管地主混沾告奪以致人無固志地利  
不開今後再有前項情弊許被害諸水挈重處奏地主  
如未受價止許改正糧貼量斷荒地價值永令開墾之  
人就產管業職惟此詔正切中鳳陽情弊所應急維持  
而禁革者也西庄之聚心在西華門外焦山之陰為房  
五十間中建因利堂郡主太守李公之所額馬左房右  
巷房之左九間巷之右十間前大門朝于馬邱左右兩

間各十間後之建終善倉于堂之背左右垣其倉心之  
右十間其左三間而虛其左有廝室四圍墻百堵其中  
前其右則坊里地主之民居之凡四家其中前其左則  
間居舍餘及招徠僱役也亦四家其後其右則客懷遠  
之民居之亦四家合房者十有二家于不嘗居者十有  
二家二十家為區田之民四家為僱役之民為田為地  
區千畝則民為民一為官而助不稅官則歲予以持而  
禁革者也四為民代田代田一百五十畝則官食其力  
而代官耕官收以自貯合區田代田凡一千二百五十  
畝米一千二百五十石而皆為里去其租稅完之自官



不以累民其中為溝五為遂七為地一可以蓄水瀉水  
止水矣其土惟塗泥其施六尺六、三十有六尺而及  
於泉是為淮之水其水在冒甘且冽有庵焉曰八蜡菴  
前後各三間左右各一間四圍環垣此則余友柯子過  
此教民耕捐行資助建以為二十家社歲十二月者為  
蜡祭之供則于代田畝十畝而予以供、蜡祭者在此  
內也此庄之聚二聚一在閔城鋪一聚王莊為房在閔  
城者其前迎道十間中蓋官廳以問農左右芟舍左之  
左右之右各四間其後會溝水逆龍潭房十二間皆招  
徠之民居之其隔橋七間則閔城地主之民居焉其在

王庄者聚於王庄之後溝環其外中屋七間有場有圃  
皆以聚招徠之民其招徠者閔中謂之畬善開山旅十  
有二人情十有二人各居當後舊家八人凡三十有二  
人皆以一人候其主而左右伯四其亞主者誰余友馬  
伯者誰省祭焉張志信馬如麟是為南路之溝、三百  
八十六丈而麥于是種是為北路之溝、四百六十有  
八丈而大麥小麥于是馬種此伯馬如麟之功也種凡  
得十石而張志信則伯于西庄亦得四百五十畝之大  
小麦種其徠而十有二人與居六人皆如西庄區民四  
官二而助不稅官則歲予以種此猶今年開而明年種



可以人百畝而四水六田之利而收五草三麥二稻亦  
得千有二百畝粒千二百石而皆為里去其租稅輸之  
自官不以累民其土曰白壤其施尺五五：二十有五  
尺而至於泉是為澮之水其水在腎卣而茲有倉馬復  
闕城倉者而徙之于王莊以其在市河以積貯中一廠  
廳左右卧房前墻門內兩翼各三間皆瓦屋墻門出左  
茅屋一列五間可以居守者凡三所皆卜十有二人者  
居使就產管業自食其力而耕焉且斷以荒地價值也  
二庄之民而余皆為之請于 府主用給印帖所以防  
經營地主之混占告奪皆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太平無以報願上萬年書二十家為火：二教也為丁  
丁為甲則二十為火以二十之火耕火以傳火家：相  
照而鳳地無遺利矣耕種黃牛西庄牛帶犢四十有四  
頭犍牛四十頭抄牛四頭其犍以予民抄歸之官北庄  
牛帶犢二十有二頭犍牛二十頭抄牛二頭而里民得  
其八徠民獲十有二凡以與民耕而已凡以與民知地  
之有利而已昔人單父為令有師事有友事有事故入  
疆而土地闢今余不敏得友事：我之助庶几無愧于  
明詔之加意勞求其勿余適矣乎

柯仲烟上太守李公書



今中都編民十去其七矣其故民之易逋而難復者何  
地視河北非不廣也斂視江南亦不薄也而民乃至履  
地若墜淵受田若桎梏者上何日知地廣人稀土積此  
為入孔之弊三日力煩積乏移累倍蓰此謂出孔之弊  
四日里無長此謂當孔之弊一此雖以淮以東河以南  
凡周索殷墟而皆然：不若鳳陽之孔之甚也鳳陽之  
土有井授之方鳳陽之名里無三夫之衆民終地年之  
耕不過家地五十畝而殫焉誰不知地勝其民則事來  
而采之事以道何夫以三夫而耕九百畝之地民無稅  
焉民欲不逋不可得也田上則者歸之君歸之功勛矣

中則者土民括其一佃戶括其一惟留下則處瘠乃得  
以編寔民之耕瘠則利用糞矣而民之貧也糞之用以  
力何夫以瘠土而無力以糞焉土無所得毛欲民不逋  
不可得也地居孔道猛于鸇逐民當農時方將舉趾朝  
為轆夫矣日中為扛夫矣肩方息而隄隨之稍或失暮  
為灯夫矣三夫之候勞而未止而又為緯夫矣肩方息  
而提隨之稍或失御長鞭至焉如此而民奔走之不暇  
何暇耕乎奔走猶或可不肖近見五鋪裁得七家七家  
力能後者猶不滿七人而五鋪之地方十里無餘夫焉  
以耕：借此七家之夫也時而過佐貳過馬過客過馬



自十里城遠而地方有以輿馬與四夫肩則二夫扶一夫張蓋二夫扛槓一夫前呵十夫之衆五鋪惟七夫少其三夫則何敢不輸錢而僱募馬坐肩輿者曲其股豈知七夫之足蹶賣衣不問稍或一夫失坐則皂隸鞭朴隨之矣此盜賊耳夫五鋪惟七家地方此七家也鋪兵此七家也農夫此七家也三其七而當二十一家之夫時或一日而輻損疋絳並後是又四其七而當二十八家也夫以一日一家而當七役仍且不免於鞭朴民欲不逋不可得也又見稻田不知旱則鑿瀆旱地惟是漫種無有井濠無有吊槁無有翻車但靠天時雨則稻之

年地無污漫則二麥之候遇大雨當大旱而民爭食樹皮也一歲之收惟二麥三豆而家無前蓄方幸麥之穫也而豆種無有必計麥之值而又有豆之種及至五月六月不雨則可時雨至而五月者不朽六月者場泥一歲全家枵腹而待哺一旦而坐亡時雨也官何知見二麥之收可以速科斂行板不決不快也夫以一歲之全望而坐亡于一旦見科斂若牛頭敢不泥門民欲不逋不可得也又其甚者他郡邑地荒戶絕民徃得而升科占耕一畝得收一畝之食故今日絕一戶明日里之長即補一戶惟恐後今年荒一田明年甲之戶即升一



科而非難鳳陽不然里有十甲而存者一二逋者八九地有千頃而荒者十九耕者十一以僅存一二之甲而兼此十九之荒即人有十足亦不能遍躋而耕而為民上者何知惟是問其甲之田而不問其人之亡土之荒也勢亦不可問也一令而血地百里十有八州里邑而血地千八百里矣夫民見此逋者累已不若已亦民逋欲不逋不可得也又其甚者山間之愚民竭力一年之耕而見後者虎噬至也今年輪甲一算其徵蚕食至也明年輪乙再算其餘獺驅至也又明年而輪丙三算其耗一不與則係累其頸再不與則倒懸其軀三不與而妻

子者移易于他室民即顛九天而堂上萬里豈能聞此莫懇之小東乎夫惟堂上萬里而里虎噬人是速之逋也民欲不逋不可得也是鳳陽編民皆零丁四散無有全圖大戶歲過冊造則明民僉當一里十甲派田地竟千里而給其身納無糧之租追急則驕不借而走耳問其長為誰即向之驕夫損夫是也叩其戶若干或一千馬或三五丁焉未有一里而十甲全居未有一甲而百畝完種夫無十里之居百畝之種而欲十甲之粟稅畝之輸民欲不逋不可得也不知國家于鳳宗祖根本蕩沐遺黎之地田畝派八厘三毫地畝派一分二厘六



毫四絲六忽四微比江南十分之一亦不為不薄矣而  
民乃來不能聚不能富者何八孔之弊莫能除有之  
耳故仲炯以為欲使中都聚中來而不去而復來最  
先在除其煩役使地方無夫里之役過客自有驛夫之  
供佐貳自騎馬之給豈容其騷擾勞民當此卧榻之內  
不禁孰當禁者誠發示禁止之而民得以安寢食暇庸  
作自然一夫之耕則得九夫之食矣然後發出催募招  
徠之令歲食如其常種如其畝我皆令給之一夫授田  
百畝稻田終三十畝牟麥田終三十畝畦田場圃牛田  
馬田二十五畝居宅五畝桑田十畝則一夫六十畝之

耕十畝之織耕者桑者歌閒而卒歲矣彼又得其畦  
場牛馬之餘利夫又誰不念及七月而躋彼公堂乎一  
夫耕有六十畝之收畝米一石即得六十石十夫六百  
百夫六千夫六萬姑以首縣計之鳳邑寔徵麥不過  
二千四百九十七石約銀九百兩米不過四千九百五  
十六石約銀三千兩馬餉八名色不過銀八百六十四兩  
歲止共四千六百七十四兩今夫千得石六萬麥石三  
錢萬石得三千兩而兩三其六而萬有八千兩以四千七  
百六十四兩徵上額而餘萬有三千二百二十六兩除  
千夫之給夫歲三兩八錢夫千而三千八百兩除糞種



初年約五千兩除其八千八百兩之費餘剩四千四百二十六兩可以為民代舊輸可以積貯可以行賑可以定城池美疆土惟所行之耳此皆國家苗以待公臺也行之一年而千夫省其方行之三年而萬夫勇于從而順令千夫成行萬夫成城而何憂郡之飢饉何畏隣之師旅况乎一邑之費不過出八千八百帑而遂乎徠千夫耕六萬畝一年之間粒萬有八千兩速莫速于此矣聚民之道來民之術切萬莫切于此矣一邑以千計十邑以萬計公臺有五州十三邑而餘其七萬九千故生財大道生之者衆此其說也故神農稱神于無食予

陳無糧種貸之新職此之故所以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也漢倪寬但以收租稅裁濶狹與民相假貸而遂得民至于大車小擔縵屬不絕若此而况公臺施神農之德被及萬民雖欲不為神農君不為名父不得也

唐杜佑通典云鍾離縣東四里有古鍾離城魯昭公四年楚城鍾離即此予叨令東離按圖籍考之或以載臨淮或以入之遠摠之足跡所未經徒據紙上之陳言稽之不覈余因登南山覽諸形勝故寔太平鄉有舊城焉即古鍾離城也秦漢以來皆縣之在魯山東晉太康五年始移城于魯山西改名為魯城縣故太平鄉又有西



魯城邨東魯城村故山亦因而分西魯山東魯山此其  
跡雖磨而名則不可泯鄉與山故皆存焉耳臨淮之鄉  
無魯城村亦無西魯山東魯山

通典又云鍾離縣北里有小東城秦始皇二年築之以  
鎮濠口若云鍾離縣為臨淮縣而兩淮為濠在臨淮縣  
西則宜云西不宜云東宜云鎮淮不宜云鎮濠矣蓋鍾  
離城自古在濠西秦始皇所築小東城在濠東一里許  
即今舊城是也梁尺監五年置臨濠郡復即舊址築焉  
此隨志可考故曰臨濠云言城西臨于濠也自此以後  
遂有東西二城：在魯城者謂之西城：在臨濠者謂

之東城而東西二城界于濠之兩間故宋志連南夫作  
守為濠水界于西城也至我太祖元年初臨濠府因舊  
基修砌為中立府七年又復遷府于鍾離魯城之間鳳  
凰山之陽而改名為鳳陽府故又有舊城新城之別名  
以今觀之曰東城曰臨濠是為臨淮之臨淮舊名離曰  
魯城曰西城是為鳳陽之舊矣名蓋鳳陽之四境本分  
于臨淮故臨淮志多龍食濠梁舊志因循不改鳳陽志  
初編無有明于山川地理不及考証遂混沌而亦莫紀  
別焉耳決濠水徑達于淮不使從古道而徑從臨縣南  
而來以達于淮是豈水之惟哉所以久之東濠水又復



後古道出西合于西濠兩濠會合而後北流入于淮焉  
蓋昔鍾離之名以西有鍾乳東有離山故名

東漢書滕撫傳當塗有馬邱聚陰陵人徐鳳反于此故  
東城漢書項籍傳籍至陰陵迷失道復引而東至陰城  
括地志云陰陵在濠州定遠西去六十里今鎮鄒山南  
址存周二里余讀梁志韋叡傳魏攻鍾離敵自合肥徑  
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乃知陰陵是在鎮鄒山  
南故自定遠觀之陰陵在定遠西北而自陰陵觀之則  
東城在陰陵東故曰引而東至東城也東城之名本漢  
元朔中討趙敬肅王子劉遺為東城侯國于此及至東

漢則又為鍾離侯國至梁則又為臨濠郡隋開皇二年  
又改為濠州曰鍾離者浚山而得名曰臨濠曰濠州則  
後水而得名自煬帝分為四縣有定遠後至南唐開運  
置定遠軍定遠之老遂以東城屬定也遠東城不明辨  
則馬邱無所安之夫東城使在定遠則馬邱何得在當  
塗漢王粲浮淮賦望馬邱之高峙是明淮上見邱也馬  
邱之為馬鞭山無惑則陰陵之不在靈壁又可知塗山  
穿淮又宜在鳳陽矣



張米臨淮縣主簿廳題名記四方之舟車其之乎東南者十九出於泗而臨淮者據汴凡往來于泗者又必之馬淮南之衝以重法禁盜賊者三郡而泗之臨淮宿之虹地大而多藪澤與豐沛接其民駭旱而慄輕于三郡之盜居多馬其豐年無事則寇盜為之少息而其悖戾之氣發于鷺訟爭鬥欺妄詭詐而不畏法故臨淮為泗之劇而吏于泗者于臨淮為最勞



宿州志

宿之諸河惟睢河大巨艦恒湊集焉東流至為臨壁北境則謂之小河以其通于宿遷大河故以為小澮河至靈壁之固鎮其流始大亦可通巨舟餘俱漲涸不常靈壁之汴沱蠲沒則又淤塞過半惟可以瀉湖水耳宿之諸湖亦多淤而為地軍民雜耕有年矣然潦則無收故未盡征其賦自睢河至澮河南北相去五十餘里運糧二溝界其中因故道而開濬之則二河舟楫可抵州城宿之軍民欲舉是欲者衆以用力少而為利多也或謂睢水泛濫恐有灌城之虞故當事者未敢主議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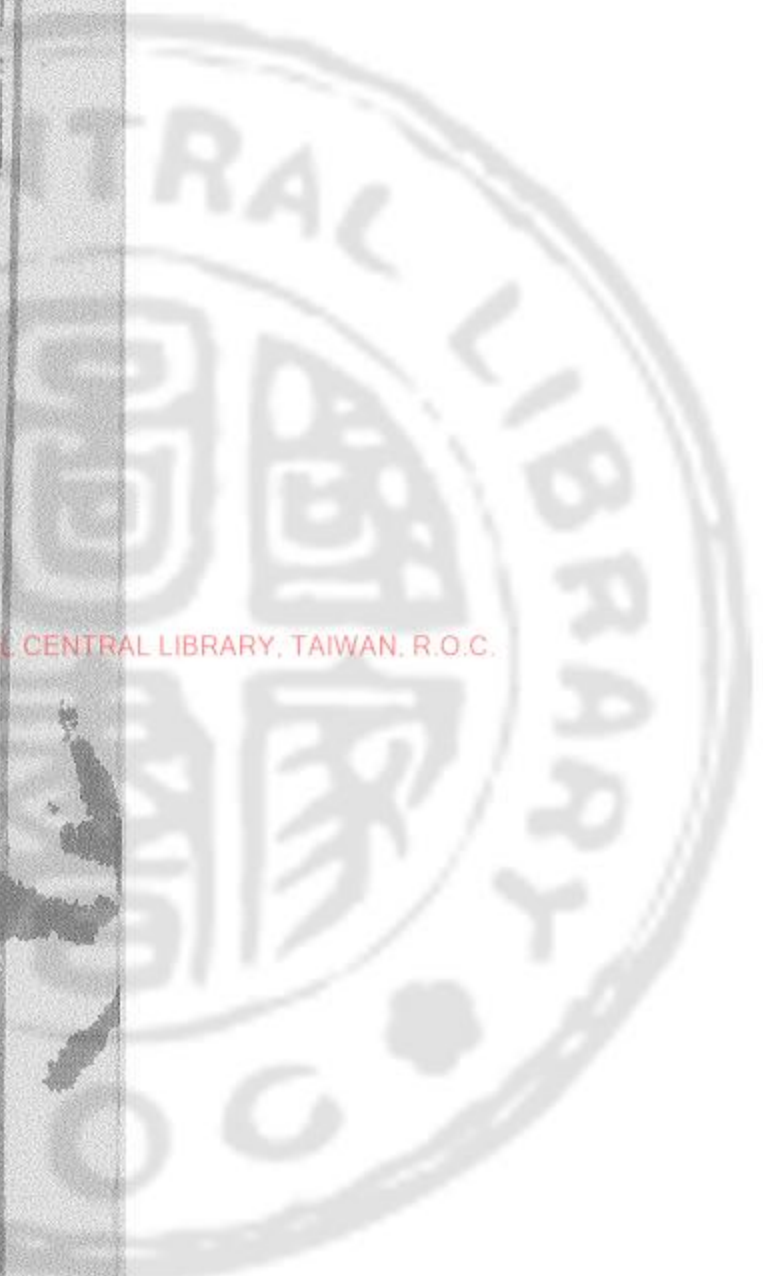






郡國利病書卷三十四 泗州

今州治在疆之域史謂唐長安四年始析徐極南城南境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徙州治焉是也然可疑者六馬按春秋吳伐徐防山以水之今故城昔徐都也去淮水可三四十里淮北無山下派至清河亦無山闔廬雖未能如梁武梁武不能因浮山堰上流以灌壽陽強闔廬詎能無因而曲防之以灌徐乎今盱眙徙山在淮南岸逼城下勢流可因以水防自城東南抵東北隄岍綿亘地形皆高似是防山形跡則今城之即徐可知也凡郡縣以水名者必近水涯如臨潼臨汾之類故城去





淮甚遠今城則淮在城外且漢時臨淮郡附郭縣為徐則今城之為徐亦可知也今城前代郡治左俗傳有孟姜女樓按東漢孟嘗徐令蓋嘗女所居之樓訛為姜徐縣仍列所領外縣之首六朝之徐雖所屬有或在臨耳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後漢以臨淮郡地合下邳而淮或在淮臨或在下邳之不一然又有大徐城成戍蓋以別為縣之徐是故城為偃王之城徐令城為子孫復封之徐矣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三國志謂魯肅射獵于南山即今時昭諸山也范史指肅為東城人後世遂以肅為定遠人不知定遠之無南山也知臨淮近南山為徐

舊都則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六朝沿革有無地志最為難考然以徐城名縣寔始于隋唐初廢為鎮即今之徐城廟非故城也六朝郡以高平、陽為名今徐城廟及古吳城舊址高出故城遠甚是矣然在當時不以徐城名也既有大徐城則必有徐城與之並立矣果何在乎蓋今城廢于六朝至唐復置為臨淮郡耳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蓋並觀六朝則徐國之為今城皆有証據孰謂無可疑哉如曰季札掛劍徐君塚上其地在故城北去今城為遠一也史記漢書數以徐僮並稱而正義謂徐在僮東則故城為近二也春秋戰國以來凡會盟



兵爭但有盱眙而不見隔淮有一城為敵兵所爭三也  
六朝之際凡攻奪盱眙者不一書而徐獨不見則以故  
城即大徐城去盱眙百里而近亦未必有今城四也然  
古今塚不墓必皆近城郭今城古城皆在古僮縣東六  
朝之際不言徐蓋淮北遭五胡亂後遺民皆流徙南渡  
城郭為墟且下邳南徐東徐東楚皆徐也况今城地勢  
阨塞自古要害豈有無城之理安 以來史傳亦書  
之徐非今城乎今宋之徐城鎮即徐城廟遺址見存狹小殊  
甚偃王後霸之時朝諸侯者三十六 未應以此為都  
也况故城遺址見今數偃徐城廟而乃以徐城廟為徐都

故城遺址見今數堰 徐城廟而乃以徐城廟為徐都  
無即今耕夫往于故城拾得金寶古器而徐城廟又  
則無並見故城之徐都而徐城廟之非矣故知徐城廟  
隋唐之徐城縣而故城偃王之都也今城偃王子孫之  
都也廟斷非都故城斷非縣今城亦斷非肇于唐也或  
謂故城既為偃王都則今及三千年矣而城壁與門尚  
未平夷今城不始于唐則史傳一無所見何也不知故  
城在六朝尚為大徐戎則廢城者僅千年耳今城迺史  
無見安知不如愚所疑也故前志不書徐城縣所在而  
又以徐城廟為徐都且史言今城肇建于唐恐皆非也



姑志所疑以俟知者

泗州志

洪武初年本衛原設左右中前後五所每所額設百戶十員每戶百所總額旗二名小旗十名正軍一百名共一百一十二名內多歸附夷人繼因故絕總無籍勾以致軍少額數并為左中前三所裁革右後二所至洪武十六年為降民事調發廣東廣州府番禺等縣民人為軍以寔中軍添設左右中前後中之六所給屯田連前共九所一體派設官軍額該旗軍一萬八千戶近多陸續逃亡今止現在正軍四千六百四十一名外無糧軍約有數百名總止五千以上



軍政

衛所官襲替及諸軍政志上中軍都督府以達兵部每年撫按兩院暨兵備道察其賢否而用舍之閱五載一簡汰而更易之謂之改選軍政其掌運及領運管屯管操管局管城廵監廵捕廵山各以一指揮領之惟其人無論使同僉事之品給並謂之管軍管事不預此者止得支俸而不得管軍管事謂之帶俸差操歲以一人齎捧表箋入賀 萬壽聖節其鎮撫則掌衛之獄禁經歷則文職派官得以文法吏事剛紀衛政千百戶改選軍政管事管軍與指揮同百戶缺官甚多皆以他百戶或

千戶兼攝之

屯田

洪武年間軍士初下屯時每軍給田三十五畝作為一分歲輸子粒夏稅小麦二石秋糧粳米四石正統年間薛侍郎于每分田撥補一十畝共計五十畝五亦止照前額納糧其寔草昧之時地廣人稀軍強民弱方初下屯時所占田地原無限制且未丈量未經撥補田亦有餘既經撥補田益增羨是以以軍所三近城之屯猶踰制未甚屯田所遠鄉之屯則過額寔多故今屯田一分少者不下百畝多則數百畝以每畝受種一斗計之少則



受種十石至少不下七八石多則數十石也其有受種甚少者則後未撥補時零之數故屯田一分而坐落數處者有之雖有能正經界不可較也

備遺曰屯田屯田頃畝由四千二百二十八頃有奇降而為二千五百七十八石奇有又降而為今頃畝之數亦止二千三十八頃五十八畝此其情弊殆有不可曉者屯種之軍初為名七千百五十一十有四降而為名四千三百三十又降而為名三千五百三十今又降而為見在名田此其屯田之修廢戶口之登耗較然甚明豈不大可寒心也哉

論曰備遺所疑屯田頃畝漸少于原額之情弊此不難曉也不過衛所之占種旗軍之復隱盜賣三者而已占種之禁甚嚴矣然屈指今所衛之官何官不種軍田何官盡輸子粒侵占之弊有多至十數分者而又不納糧其軍包賠至極則因而以有作無以熟作荒者多矣寧犯憲典而不敢犯世官一也侵隱之弊已非一朝正軍既逃則屯田皆為長物提旗營長之後以為包糧在已則歲侵月蝕莫可致詰本管百戶亦無由知稍久則以逃軍所遺時零之田名為荒田亦作正數而原額遂失二也盜賣之弊旗軍見逃絕軍田不成分數相去稍遠



者或雖係原額一分而勢雖兼併者率貨視之始猶以  
幫運幫搭為名每民典當于農民而坐收不貲之利久  
則直以為己物而立券賣之雖得半價且甘心焉或姑  
徇少許以備稽查歸查罪田隣以遂乾沒凡所伍無不  
皆然而遠鄉屯營尤無忌憚三也三者並行則其原額  
焉得而不自耗一日哉若隣田農民侵削之弊則千百  
之什一耳萬一有之無不為其所訟而退還者自昔農  
民世業猶見誣奪而况侵削軍屯乎故屯田耗減之病  
世官其膏肓也旗軍其骨髓也未見膏肓骨髓之病而  
醫能療之者也有清里屯政之責者審諸

又論泗人或以大小人戶專以賣種屯田為利取其價  
之廉也而一買之後視之不啻若世業然開墾修築殫  
力經營若將謂生且息於其中子孫可永保而無失也  
豪軍傍同一見膏腴不借于同廬之絕業則駕言于項  
差之額屯公然爭而不究其價值工資之若何奪彼業  
茲土者不敢顯言曰買而必托為佃種以自解若然則  
低家價尚不可知而語及于開修之費蓋亦難矣泗人  
亦何所利而為此耶故下則當以衛禁典賣為戒上則當  
以斷償工價為主是則息軍訟而為安民之一端也

桑棗園



國初衛所屯田外每伍又有桑棗園或一處或二處給與軍民栽桑植棗代冬以衣布花賞鈔之賜永不起科雖原稱荒瘠荒地然亦多可種者歷年既久無復稽查旗軍視為己業不謂收放之所則皆典當公費之資用矣

### 屯糧

論曰近糧之弊端緒最多種田之戶多于正軍完糧之費近於額糧佃種者豪強則旗軍斂手而色賠佃種者孱弱則旗軍借口而科擾雖正軍不獲免焉此屯卒所以多流徙而屯田之所以多污萊也抵免例行正軍之

力稍舒矣乃承田者亦因而逋負馬則舛矣折色例行輸納之費少有矣乃應給者遂因而絕望馬則戚矣故優恤屯種之軍與優恤食糧之軍事嘗相左然則征收屯糧與給放月糧不做初制皆苟道也噫弊也久矣權時之宜而酌處以救之則存乎其人焉耳矣

泗無巡簡司故無弓兵双溝鎮左河右淮中止岡壘數里南北喉襟最為險扼往時山東河南響馬賊騎皆于西北陳家冲竇家冲唐集等處禦人追捕難獲上謂宜于上唐双溝等處特立巡簡司以司盤詰追問又云泗虹之界多苦劫盜半城滄湖之間多苦盜徒青陽鎮亦



宜設立巡司以防禦之其于地方無不小補云 盱眙  
縣東北清水溝都管塘及泗洲衛軍屯之王店古城一  
帶宜量地添設巡司以控制盜賊澗溪津里浮山大義  
之間亦然 天長縣西北汜澗鎮亦為險阨要衝而鎮  
之軍民雜處商賈輻湊縣以老人管之殊非事體亦宜  
設立巡防以防寇盜以事形地體較之城門鄉尤為要  
也 或謂子欲于三城增置巡簡司必有所見矣然一  
司之後官吏俸給弓兵徭役所費頗多貧民豈堪重累  
哉愚曰不然夫先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無非事者今  
巡司之設遍天下而莫多于南方究極其為兵衝民利

似未有急于三城者古人抱閩之吏無處無之今之巡  
司古之閩也若病其為費難處則逐年州縣無名之征  
何止千數少裁抑之雖一境置一司可也興化府志曰  
巡尉職邏警定四封非冗官也 又按宋置巡司弓兵  
多至百五十人百二三十人洪武年間亦百人宏治以  
後稍裁為七八十人其後遂裁為五十人又其後更裁  
為二十五人今見後者總十許人餘皆解部解軍門馬  
何以為捕盜防寇之資然則二縣之巡司其亦虛設也  
已

審編丁則



戶口已載之黃冊矣此外復有審編丁則者以江北稅  
後比江南不同江南田地肥饒諸凡差役全自田糧起  
派而但以丁銀助之其丁止據黃冊官丁或十而用一  
未可知也江北田稍瘠薄惟論丁起差間有以田糧協  
帶者而丁常居三分之一其起差重故其編丁不得不  
多其派丁多故其審戶不得不密期以三年為限而法  
以三等九則為準有不足者則不妨變通之九則以便  
民此審編之大較也

### 條鞭

隆慶六年漕撫都御史臨海王公宗沐照依江南後法

除夏秋稅糧并京庫等稅為田地常賦其餘賦役雜項  
不以田畝協助通融均派編銀凡里甲均徭驛傳民壯  
不等合田地戶口或主于糧而以人丁協助或主于丁  
四差糧以此支解另立科條五年一審謂之一條編丁  
其法于州縣遵行將及十年今按奏議等文字皆謂之  
一條鞭法而文移冊籍乃皆謂之一條鞭字法甚不為  
不典似當更訂為宜

### 民壯

民壯者景泰以來設立之鄉兵寓兵于農之意也而後  
來乃供衙門之後又征其銀而用之各有名也寢失初



意遠矣無名之征此其大者也

### 軍餉

軍餉之征前此未有也昉于嘉靖丁巳倭警之後一時軍兵之客多粟靡供犒賞無措時撫院李公遂疏請于各項賦後內量行起科帶征自後因而不改遂為兩淮惟正之供六江浙閩廣之通惠也

### 馬價

泗州原無征田地牧馬草場故糧皆全征獨不養馬相傳以為陵寢在上不欲養馬作踐理或然也宣德中因江南高深二縣水災暫將種兜馬四一百四十匹驟

馬五百六十匹應用犍牛二十六隻抄牛七十九隻發州寄養久其後而不歸遂為泗民子孫世世膏盲添設管馬判官一員而無印記設有典馬廠六所至成化間應天府尹季姓名綺者因二縣無馬乃將原籍寔應縣馬匹奏發收養而泗州之馬遂為定額

### 稅課

備遺曰稅課鈔局所利甚少其解州非上供之數止為折色俸給而已往來未經裁革之前巡攔集頭人等姦蠹橫生小民困知不知几十倍于此也州判候廷訓嘗以告于巡按郭公曰泗州課稅子言為患則然矣然



余聞他州邑先有稅課局而小民契券與貨物之投稅也皆易且使蓋其官界勢親則民樂與焉及其裁革而代辦于州縣則有司賢否不一科取愈多因之以市民營充延攔投托罔利是不若存之為利也

### 水利

論曰河湖溝澗天設之水利也池塘堰壩人為之利水也有能興舉而疏濬之其為田功利孰大焉或疑淮汴不可以灌田是但知其為害而不知其為利者也汪水一石其泥數斗且灌且溉長我禾黍夫汪尚有水利也甘肅寧夏西北極邊引河灌田稻穀豐美是黃河尚有

水利也安在清淮枯汴之不可言利哉乃若湖溝之利人固無不知者特莫為之倡焉耳無論大江以南今天長濱河一帶之圩田車田又在境內可見者也泗田六千四百餘頃而湖溝之水乃不得升求之用至于塘之足以灌田者僅七十頃况久湮未經修治者又居其半是田之得水利者未及十分之一也欲以備旱荒而利收穫蓋亦難矣或謂北方之田固多高亢其民生未嘗不裕是不知中原地雖高亢寔則膏腴今無北方膏腴之田而坐望北方收穫之利其能常幸矣乎又前志載泗之塘田在洪武二十八年以前者既如彼在洪武二



十八年以後者又如此則是其塘皆在 祖陵興建之  
後曷嘗有不許挑塘築壩之令哉 聖朝寬大之恩固  
未嘗設厲禁以妨民生也自前志以迄于今新築之塘  
間亦有之或又謂前志所載俱在禁例之前所載者幸  
不犯於有司云耳不然洪武初年南京禁例亦不過禁  
城內外之開池鑿塘深過五尺者成化之禁亦不過申  
明此禁例而已今環京城內外未嘗無塘而 孝陵之  
旁則觸目皆是豈皆開築于禁例之前者哉故知律設  
大禁：其不法者也若置湯沐邑之民而使枵腹于  
宮牆之外恐非 聖朝之所樂為矣乃奸人豪勢動以

禁例借口而脅制民謂之何哉

民累志

天下道路有往來絡繹而奔走供應之後至食不得下  
咽者乃泗盱雖衝未必若此但所患不必專在衝在衝  
之遠而不信又不專在遠之騷而無節彼濠梁王莊等  
驛乃中都驛為最衝路者乃相去不過六十里則無迨  
遠奔馳之苦夫馬抵驛而後換則無遲悞稽候之苦迨  
送額有定路凡非正途而索夫馬者必不濫以應其後  
應付額有定數凡非正數而額外欲加夫馬者必不輕  
以徇其求若泗州則西南有濠梁一百八十里西北有



虹縣一百八十里正西有五河一百三四十里間有桃源一路一百七十里盱眙則東北有淮安一百八十里東南有天長一百五十里正南有六合一百八十里正西有定遠一百八十里有間來安一路一百六十七里天長南有揚州一百二十里西北有盱眙一百五十里間有六合一路一百餘里接送動以數日計則與各之朝暮可往還者異矣傳驛遲于鋪遞則迎候不及期若不責鋪役而徒以責州縣未免甘受遲慢之罪發牌依乎時日則迎候不愆信若不果來而來又過期不免徒糜工食之費不患遲則患早則與各驛之抵門而換

者異矣如泗之五河一路方發牌子陸路一見風順而又欲乘舟方發牌子水路一見風阻而又欲起旱或至双溝而仍要早行或至舊縣而仍要水行如泗之桃源盱天之六合等路若以為衝則非上司必由之所若以為不衝則又為使客間行之若路若定遠一路到舊縣則盱委汙泗過舊縣則泗委于盱間雖非定遵守極難則與各驛之接送有定路者又異矣轎夫二班已足因路遠或由三班而加至四班損夫二名已足因路遠或由三名加至四名承舍之馬宜也而吹手旗牌徒步則不雅觀書吏之馬宜也而巡捕執事地行則必稱苦甚



者公差加馬折乾而又需索惜馬錢長隨亂鞭損夫而必科索押損錢供奉少差罪謗易起則與各驛之應付有額數者又異矣是州縣雖不及各驛之衝而苦則過之况祖宗陵寢之地則以禮乾謁者頗多按院駐搭之所則以事參見者不少故正夫工食外又編雇募銀如遇當道叢集即費數十金編雇鄉村而猶不足用馬匹草料外又編雇募銀今雖禁止外幫但派至數千兩雇馬走遞而猶稱後苦在荅應諸人則不止祇候之民是而又報義民以充官不止待奉之門而又報農民以糴吏在供應諸費衙門除泗水驛供給不足而又助以支

應房道路則一霎中火未完而又加以別處事雖官理寔錢民出故曰民累

論曰路衝誠苦矣而調停救濟其惟添設驛途乎安唐宋泗之為屬邑者四而地止比今泗盱之境乃設七驛即永樂前尚有水陸四驛水曰泗水驛陸曰揚莊臨泗淮源三驛後因水漲路阻乃改路裁驛而僅存泗水之一若洪澤以上諸水驛則所裁者有五馬豈知虹路終捷而南北星軺有假道于斯者豈謂犯境而遂不應耶計今當于適中之地添設四驛及溝則復龍窩舊驛而查家渡月城張公鋪各增驛馬而夫馬供應則上下地



方互相朋出即令泗盱夫馬仍當專隸泗水驛若謂額  
編不足分添驛另有費則永樂以前之四驛洪澤以上  
之七驛未見稱累而况州縣之協濟外驛者不下數十  
金獨不可改還以充本地方用也今改革之大計似難  
輕議無已其惟信傳牌之令嚴枉道之禁裁無益之費  
清暗索之弊則疲苦州縣亦藉有榮施矣

城河按自古王公設險未有不築城而鑿池者是國且  
藉之以守未聞城池之反為累也然泗之所稱累者不  
在乎城而在乎城之外河而在城之內  
河本州在前代時東西各為一城而汴泗河徑其中至

國初始統為一城其汴水泗水由北閘入城河仍由南  
閘流出與淮水合時城內積水若不汴泗河為路以  
南城閘為門而旋長旋涸並不停蓄是城固未嘗受河  
之患而河安能為民之累耶嗣是至隆慶萬曆間年淮  
水大漲終年不得消以至隍水內壅終年不得洩前街  
後市處：沮洳官署民廬在：破壞故下則架閣水面  
而上則棲止城頭近則奔避盱山而遠則散處鄉井此  
居者之苦也水深則為之操舟乘筏以通往來水淺則  
為之褰裳濡足以便出入此行者之苦也而市民累矣  
于是不得已而議重秋其起夫非不衆然竭夫數日之



力而耗不見多集一朝之雨而盈可立待是財力因車水而竭也又不得已而議填城其領米非不多然米有限而鋪墊則無几米未盡而工役尚未休是殫力以填城而竭也而鄉之民又累矣此若可為一勞永逸之圖而將來之累尤有不知所終者以病在河身之日高故也蓋城河之水之洩止恃南閘盈尺之口耳今據土人言舊時南閘深在今閘之下曾掘之數尺而終莫覓其故據凡以經年停注則泥沙入淤是淮河之身之高也況今黃河由壩口而下萬一衝入淮則河身之在外鍋者不將增之高乎高則閘口漸淤而水無由洩矣凡水

之性廣則散而旁溢地狹則積而上壅今據土人言街道逐年鋪高而水勢不見其減凡以積糞淘沙日久堆積是城河之身之高也況今堆街多係浮沙萬一驟雨洗蕩盡沒水底河身之在內者不將益之高乎高則容受無地而水為之汎濫矣此內河之所以為民累也推而至于外河其環繞皆不稱險但終年淹沒而不得疏濬積沙淤塞而易至騰湧此外河亦未始不為民之累也又推而至于城其高堅非不可恃但或以侵久而難免傾頽又或以淹深而難為修築是城亦未始不為民之累也



論曰城河之為民累固病夫河身之高矣茲欲必去其病必也復故道以過南徙之衝修淺政以杜上壅之漸乎此治黃淮之第一策也而于內河則惟令植柳鋪磚以防其崩潰禁淘沙積糞以防其淤塞而又間責成漁船使備撈淺之用再加閘口期廣洩水之門開庶容受有地而無患于身之高放洩有路而無憂于腹之積矣此亦可救內河之萬一而有城守之責者尚其究心焉

### 河防

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按淮源出南陽平氏胎蕃山經流于桐柏始大厯信陽汝寧潁壽挾

七十二山河之水激蕩于荆塗繇鑿山通道下濠梁五河又會肥渦滎沱溪湖諸水至双溝曲轉三灣龍窩舊縣黃岡而後滙于泗州為祖陵明堂盤旋義河灣迴繞龜山嘴蓋億萬年王氣所聚也淮北岸則由曹劉溝護軍溝高家溝興宗洪澤驛而東至清和縣南又稍北自淮安府背襟安東縣南入海泗水則自山東袁洲泗上發源經徐邳而下至清和縣會沂水趨于淮順流入海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水經邳州至清河縣稍東而南會于泗以趨於淮同入於海此禹貢東瀆大淮之正派也瀆者獨也以獨入于海也曷嘗受河患哉



河自西城崑崙發源脉行地中荒遠不可詳禹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自周漢以來遷徙不常故道湮沒我朝東經天津衛入海後山西沁沁南衝決總黃河黃河決斷汴河自朱仙鎮復東清南經留城徐邳亂流直下其勢崩湃不能復東過清河縣北乃經決縣西而南會于淮以趨海此淮黃會合之端委也後黃強淮弱勢不能敵不但吞泗抑且吞淮由是壺城而下人不知復有泗水清口而下人不知復有淮水故凡宋後彭城而下之稱泗

清口而下之稱淮者仍宋前之稱也淮為黃扼只得由大溝口施家口周家橋高梁澗武家墩等處散入射陽白馬草子寶應高郵等湖由湖迤邐入江孟子所謂排淮泗而注之江者此也此淮之支流也至隆慶六年淮大溢適黃猛相逼不得直下沙隨停波遂將清口淤塞所稱門限沙者是也止存大澗口等處舊道由湖入江散漫渾衝上下俱害萬曆二年淮又溢督撫王公宗沐恐始議築大澗口為高家堰至萬曆三年搃河潘公季馴議黃淮已不敵若再分散其勢益弱須築堰束淮借全力以衝刷清河口俾沙隨水滾不濬自通故凡龍尾



滄堅悠然所築僅止大澗口一處淮猶可洩後陸續將  
小澗等口凡入湖舊道盡築堤防自是清沙口高淮水  
益弱遇阻即回何能衝刷繼而張福堤又築矣上而遙  
隄柳隄歸仁隄又接連築矣下流壅塞勢不得不久瀦  
旁溢江溼浩蕩始猶渰沒兩岸會合諸湖繼而夏秋泛  
漲一望無涯洗蕩龍沙震驚陵寢而泗州之禍歲烈一  
歲矣至萬曆八年淮又大溢州城幾危得郡人常公三  
省以法塞南門免時祖陵下馬橋水深八尺舊陵嘴水  
深丈餘渰枯松柏六百餘株嘗公謁諸撫按潘公惧以  
漫漫陵寢獲罪來就常公議時常公往滁陽謁按院

陳公商確禦水事潘公疑不出即先劾奏高堰石工將  
興鄉官阻撓甚力為水會天心之說刻淮黃交會之書  
仍題准改石隄上自月城下至梁家廟一百二十里屹  
如金湯而常公始削藉杜門矣然猶徧謁當道力辨其  
非至教萬言潘公持議益堅彼曰渰漫元宮彼曰關係  
運道此曰久灾泗民彼曰恐害高室萬曆戊子浦守朝  
柱欲入覲面奏卒以此改官去也尚何敢言哉幸督撫  
周公案回部辭陵請見丹墀儀從水深三尺不能行  
禮惻然具題權開周橋少洩陵水欽天監博士汪一元  
亦奏可開廟堂始悚然不寧特遣給事中張公貞觀來



會督河施公應龍勸議時有言漕運不便者有言鹽場不便者有言淮陽高竄不便者以故紛々莫決止委汪守一右開清口門限沙公不辭勞苦胥祇一年卒開三岔新河至今使之誰謂神沙不可挑也張公亦掣肘不能力生破隄壞堰之議第請開上流張福教口又奏開腰舖分黃令不稅逼淮計費帑金二十六萬適值倭警遂不果成自是水患益甚州城沮洳民不可居士民強半避居鄉村所存者惟州衛教員及數城卒後數人而已然猶出入船楫巢居城埠聽斷于隄設館驛審比于城土門樓于是有議州遷盱々遷舊縣者有議州遷盱

以盱為附郭者有議郭家嘴地為州城者紛紛聚訟終莫能決後舒公有遷州之議揭之閣部臺省給事中楊公其休敷云泗州可遷祖陵獨可遷乎議遂寢始議填州城而苦取土無地止增外堤與冬春督夫車水而已增堤不過數尺而車水歲費民屯財力以十計稍退絲髮一兩即盈終無救于水患也至二十一年按院牛公應元來目擊而不忍見先開塗家灣芒稻河泄湖水入江繼議周家橋洩陵水入湖反覆論辨時穎道李公驥千以歸養行亦捐贖錢千金取開舒公為淮揚過計不遽從牛公始命工畫祖陵有水無水二圖以進



皇上震怒重罰河臣差給事中張公仝程來會新督  
河楊公一魁督撫褚公鈇按院崔公邦亮鹽院楊公光  
訓漕院唐公一鵬勘議時有御史夏之臣以郡人進士  
李當春題請開堰而賴道李公宏道亦奏洩 陵水  
莫如開堰便後未果上郡士民父老常公等投揭千言  
王守陞亦不避忌諱言于諸當道甚悉楊公灼見淮水  
湧溢病在黃逼乃先用武家墩以少殺其勢後定計分  
黃又知腰鋪地勢不若黃家口為便乃奏留張公監督  
大發河南山東江北等處民夫自黃家口而下直至漁  
溝朗舍由安東北俱疏為河身歸至五口使獨入海不

趨口逼淮令得縱出督撫褚公又見導淮功尤切近清  
乃力主導淮先有金家灣芒稻河以為湖水入江之路  
又開子嬰溝由射陽湖入海下流既通始建武家墩閘  
并開高良閘諸口而以周家橋獨委泗盱開濬州王守  
陞率州夫七千有奇盱眙丁尹汝彥率縣夫五千王守  
績具五難揭淮添 楊王墳戶夫百靈壁縣夫四五百  
減存泗州衛夫軍一千名通共濬長九千一百七十八  
丈五尺深二三丈不等濶七丈築堤四千五百五十四  
丈又慮淮水直趨淮陽高竇為害委府判趙公宗禹建  
周家橋閘而于高粱澗等處俱各開閘以時啟閉焉又



濬清口門限于沙二十餘丈又于冬春間大開通濟等  
閘以洩淮水而分道之後始以成功奏矣茲後也首事  
于萬曆二十三年冬至二十四年夏始得告竣役夫數  
萬騷動三省外府內帑費金錢不下數十萬時閘部院  
道司府郡邑各被 恩典有差按道後淮水較注分歲  
不甚漲即漲亦易涸如二十五六年間其水僅漫及隄  
根而止城閘不開者十餘年而今至冬春亦得依時宣  
洩陵園如舊龍嘴等處往年不覩平分而此時惟止伏  
秋一漫二十年來每慮城為沼而民為漁一旦有茲景  
象泗人亦云幸矣說者或謂天運使然而不知所得于

分道者寔居多也但執雖漸少而患未盡除如久沒糧  
田終不能使之墾苗而勤耕播馬譬之于病夫雖幸旦  
夕之安而心腹膏肓之症猶然未愈奈何不大為之計  
哉憶昔平江伯畫河防之策止令募夫撈淺勿俾淤塞  
而今且移其力以事隄防矣以故河身日高尾閘難洩  
茲欲盡弭淮患必也其復淺政之舊乎設船名曰淺船  
募夫名曰淺夫而撈淺器具無一不備然後于雲梯閘  
草灣等處大闢之以通淮路于黃家口五港等處常濬  
之以通黃路而清口門限尤為吃緊即移守防之夫改  
為撈淺一遇水涸仍加夫挑閘倘歲：如此行之則下



無所壅而上無所停矣次之則開大閘口所云開者非謂盡掘之使直下也亦于隄內開一小河道俾通寶應諸湖而西岍再築隄束水勿令旁溢若慮衝決為害不妨建閘相時啓閉又水之將周家橋加閘數丈于出口按湖之所另為深濬使澈底與湖心相通四季水行如一日又高粱澗武家墩二閘非不可洩夏秋漫漲之水但閘高湖底位通流不久當于閘內各開引水小渠令湖水常有通閘之路而高粱澗三十里下原未深濬宜再隨地開渠以按寶應第諸閘地方盡屬山陽若聽土人啟閉則開河終于泗陵無裨須請設管河大使一員上

自周家橋下至清口凡河渠之通塞閘防之開閉與濬沙撈沙咸聽職掌衙門設之清口而列銜支俸則在州又于下淺金家灣子嬰濬等處亦歲加撈濬于上清口法有閘則節宣由人已無一時湧決之害而况常濬通江入海之道則上流下淺而運道益暢淮揚高寶不得言累矣而又深濬河張開福時開通濟閘以助道水之所口不及如是而泗盱之間不漸覩平成之舊者吾不信也此守臣一得之愚後之督理河防者尚其採芻見而裨閔議焉

埽仁隄去州治凡二百里而遙去州境亦近三十里



許似若利害無聞不知本州疆土北枕睢園而通宿  
虹寔當埤于葑湖白詳葑河之衝而貽麥以東堂直  
射青陽掛劍葑鄉由安河合淮若非此地為之障蔽  
則東南一派悉漚為湖而 陵宮州城其受浸漫之  
害又不知何如烈也特志始末以備後日考鏡云  
歸仁堤西自本集迤東至桃源之于家岡約長五十七  
里此雖虹睢桃葑處地方而寔泗之脊背也攷之貽麥  
堂記內稱古汴河受白廡葑湖水通白洋河東流與黃  
水會其曰小河口者又上流之支派也時徐邳以下河  
身卑窪以故湖水隨漲隨涸間漫及泗境尤為害不甚

從來固未聞有議及建隄者自黃水徙蕭縣義安山合  
永堽湖水流入宿之符離溝歷邳之睢河與宿虹白廡  
埤子藕湖葑水滙為巨浸時由拖犁溝南流入泗之安  
河會淮水為患一遇伏秋倒灌小河口白羊河由歸仁  
集直東橫濶四十里湖海而下合淮湍激而泗陵自此  
歲受患矣至萬曆七年督河潘公季馴洞見歸仁集直  
東地方與高堰堤相為表裏若不築隄禦水縱使南下  
匪直滄漫陵寢魚鱉泗城而高堰一決即淮揚且不保  
乃檄兵道朱公東光相所為隄委官督修自是諸水悉  
由白洋小河口故道復今河即遇伏秋波漲其堤足當



一而二十年来泗東之稍得安土者多此堤之力也嗣  
是山東單縣黃堽口衝決南徙時決口不甚大而諸行  
河使者咸謂堽口分派一可殺黃水之勢二可免鎮口  
之淤悉聽之不為理後逐年衝決經莫夏蕭碭宿睢靈  
虹濱河由廬甚大苦之萬歷二十年七月間隄東轉北  
新接山土堤衝漫自岳家庄入大橋口由黃家堰過六  
師院接安河凡七八十里俱被滄蕩居民奔竄施公應  
龍悚然不寧題准包石堤三千餘丈楊公一魁亦以高  
堰停砌之石相繼增修時分道工緊未暇議及此口萬  
歷二十三年間黃堽又大決而除沛正河口漸淤淺

至膠漕舟不可行楊公方題修小河口白洋河引湖水  
濟運督撫褚公鈇慮堽口南決且為祖陵憂意見稍  
相立乃下鹽漕二御史楊公光訓馬公從聘勘議先檄  
楊州府二守劉公不息同王守陞勘報見本堤地形北  
昂南下建議加隄至萬歷二十六年按台周公盤事竣  
駐泗又委張判守纓重勘有請建遙堤之說卒之督河  
感悅欲上其事卒因奉旨回部不果上似不能無待  
于後之當事者焉

按泗士民無人不慮水亦無歲不言水竟未聞有片言  
隻字譚及歸仁堤者此何以故大約以淮河之患近在



城下而見易歸堤之患遠在境外而難知不知 陵山  
迤雖稍有岡埠可恃而東鄉左腋橫濶數十里能令值  
其衝且堤外湖身反高而堤內陸地勢漸南下一有潰  
決無論田廬盡廢即奔突避水者欲遠就高早以求免  
沉溺不可得矣是淮水漸漲不過增本有之水而其患  
特苦旁溢歸堤特決平地加原無之水而其患尤苦直  
衝此其害之大小已自有辨况南北合流上下兼溢其  
為 陵城之害直慘然有不忍言者如塞壩口以止其  
源濬正河以分其派與歲修白洋小河以引其流此醫  
家治本之說余未敢輕議也不得已權為治標之計其  
紓不測于萬一乎

勘科給事中張企程疏

查得周家橋北至高堰五十里見有支河下接草子湖  
若并未挑三十餘里大加開濬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  
注之江一由嬰子溝入廣洋湖達之海則淮水上流半  
有宣洩矣武家墩南去高堰六十里逼鄰永清河引水  
由窯灣閘出口直達注河後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  
半有歸宿矣第周橋浮流尚漫稍俟水涸便可刻期用  
工而武家墩已于七月十六日決口即今溜 東注陵



泗積水後此可漸洩云

巡按牛應元開河公議

勘得周家橋至丁林莊三十里原有山陽縣挑開小河一道伏秋水流冬春即涸應合再加濬潤自丁林莊至上聖寺至草子灣三十餘里係保應縣地方固士民告執未經挑挖故伏秋水亦通流冬春隨後干涸合應大加開濬

查看清口闢沙議

黃河從西北迤邐而東自老黃河淤塞至清河縣南直而東流至清口水頭復借淮道繞環向東北趨海淮水

自西南迤邐而東至清口直南經下後黃身背旁衝入隨流同向東北趨海自萬曆二年一時伏漲諸湖水溢以至清口稍有空缺黃水漲溢餘波泛旁樣上直至十餘里之外沙隨波傳將隨此口盡行淤墊合稱門限沙者是也

原任湖廣右叅議今為民常三省上北京各衙門揭帖

祖陵基址本高今水入殿廷前深踰二尺 舊陵嘴者相傳 熙祖梓宮在馬水深四尺以上近 陵護沙如龍灘嘴鄧家嘴等處日衝蕩風浪中傷毀甚近神庫紅



瓦廠金水河兩岸松柏樹木共淹淪楛六里一林黃河出口處勢甚湍急惟自此以上里許地名三里溝者便是泥沙淤塞處三者存有往者皆細碎石硝擊之堅破有聲蓋浮沙蕩去惟此質重者存尔上下經過澗二百餘步兩岸橫澗可三四里俗所謂門限沙者是也此處水深者一尺七八寸淺者但一尺四五寸而已過此以上則深四五尺不等直至洪澤地方又復有淤淺處較之清口猶為減半夫有此淤沙橫亘中流雖其勢不甚廣濶然淮流亦安得通暢快利不為阻滯也 淮水自桐柏而來凡二十里中間溪流澗澗附淮而入者亦且

千數當夏月水漲浩蕩無涯而必以海為壑往者一由清河口洩一由大澗口洩西路通行無滯猶且有患今泥沙淤則清口碍高堰築則大澗閉上游之來派如此其湧而下流之宣洩如此其艱則其騰溢為患尚可勝言此 陵寢之所以侵傷而百姓之所以困極者也伏惟 朝廷之上尊 祖安民之道至隆極備誠念 祖陵之重不容一日被水而民生之流離漂泊又極可憐乃奮然決堰加意濬淤恢仁孝之 聖心復淮流之故道則敷功膏澤被格上下固不勝萬幸矣如或以為堰不可動亦必須多建閘座以通淮水東出之路如大澗



口澗可建閘十餘座高梁澗窄可建閘五七座蓋水勢甚大閘少則宣洩不及故必至十數座始得一面建閘一面挑濬清口以上淤塞嘗見此處淤塞本不甚澗不甚難濬但原指為衝刷已通故置之不濬又前此雖濬亦未甚力遂至一向為梗尔若使當暖水此春洩之時一力挑濬其功效自可立見俟至夏月水發如果挑濬已通可盡洩水則雖設自可常開如或清口挑開濬尚未疏通或雖以疏通尚不能盡洩大水則隨時酌量水勢高下為啟閉板多水少水高則多啟閉板水少則少啟閉板要在不至侵犯陵寢與傷害地方而已如水未

發或雖小發不為害則閘板俱不必啟往後年分率視此以為常庶堰不動而害可銷固亦衆議之僉同者也要之大澗清口寔淮流不可缺一之道而堰高堰濬壅淤亦今日不可缺一之功誠使兩加處治俾淮水通流于以措時宜而弥深患則雖便于鳳泗寔亦不病淮揚不惟拯救民艱寔亦奠安 陵寢伏惟体恤而留意焉則幸矣



南海龐公尚鴻治水或問云運道自瓜儀則資天長諸  
山所瀦高寶諸湖之水

或問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何以會黃流注之海  
也或曰淮泗未嘗不注之江也注江之路有三今由高  
郵邳伯白馬草子湖汶瓜儀閘一也由盱眙天長六合一  
也由邳伯入芒稻河入江一也

或問史稱隋煬帝鑿汴梁以通揚州看菊花閱龍州菓  
成剪綵為芰荷錦纜牙檣美人擗棹則自汴至揚州有  
何無疑世傳自天長六合間以達揚州觀音閣為聚舟  
馬頭今羅泗橋之西北河身猶存循而尋之徑自河南



勢下洩或直達揚州儀徵或中出泥汭河以洩淮泗之水可乎曰此第一義也

四明黃潤玉著海涵萬象內載南京浦子口入六合天長縣有河出高郵與湖水勢相平只移邵伯兩閘著湖口亦可則漕船免儀徵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儀人囑部不行

郭相奎蟻衣生別記云世傳古運河從六合入天長出盱眙入淮可避揚子口黃夫蕩高郵湖邵伯湖之險除瓜儀閘壩之阻或謂其中有陸地難開者一日鉄牛墩言其形之黑似鉄耳寔不知教尋分水嶺雖累于湖中

高不滿數十尺若治山離河形則五里許為此說者皆未睹其形隨衆道短長耳今細問之應宗橋起至揚家橋開口團山下石橋六合縣界共約水程四里孫小澗至貴家集西王橋牛頭山鉄牛墩八伯橋治浦橋閘王廟六合縣瓜埠口楊子江洋子江至淮河共約三百餘里福勝塘起至葉家庄分水嶺楊家橋金家庄金家壩應家橋共約六程一十二里俱單民田地蔡家橋起至費家墩西馬廠觀音橋七里寺周家橋楊家橋隱奉菴番閘口張思塘福勝塘共約水程二十五里俱係小澗寬窄淺深不一大河灣起至胡家渡龍王廟得勝河魚



巷口戴家窰北門東南蔡家橋共約水程二十三里俱  
係官河寬窄淺深不等劉家灣起至曾家塘曾家岡曾  
家衝梁家坡陳州塘大河灣共約陸程五六里皆係軍  
民田地王家壩至三九澗劉家灣共水程四里俱係小  
澗寬窄淺深不等小澗口至西溪小溪馮家庄劉家庄  
清塘胡家壩曹家衝張塘顧甫塘戴家塘金劉塘家塘  
王家壩止約陸程一十七里俱係軍民田地高低不等  
天長縣北至盱眙界七里店胡家壩起至辛家橋瓦雪  
壩小澗口止共約水程九里俱係小澗寬窄淺深不等  
自此以下原缺

### 馬政

養馬各處不同或兼丁糧惟本縣別有免征田地驟馬  
一匹每二年該孳生駒一匹其後所生之駒交俵不過  
每四戶買馬一匹而馬價出于種田之家其解也守候  
日久交兌艱難攬頭醫獸弊端百作解戶破產近日泗  
州泰州奏乞免解本色止解馬價其亦寬民之事乎  
按國初設群牧兼管理孳牧廠場有得勝廠草場有在  
城廠草場有小河口廠草場有羔羊廠草場有昌平廠  
草場有萬安廠草場有楊村廠草場共七處後監革廠  
廢其場佃于民間田地共二十五頃三十七畝九分八



厘六毫四絲每年該租銀八十六兩六錢二分一厘六毫征收貯庫聽備荒年買馬備用此先日之制也

後又種馬計一百二十匹兒馬二十四匹騾馬九十六匹縣免糧三萬三千四百八十五畝每免糧三百畝派養騾馬一匹免糧二百畝養兒馬一匹隆慶三年奉例變賣六十匹止存六十匹萬曆九年奉例盡數變賣價銀三百二十四兩解部歲征馬價銀六百六十六兩此錢草料銀一百二十兩馬畝軍餉銀一百四十一兩一錢二分原係免糧馬征收其實民間無所為免糧田地一奉文到馬頭人戶那移求脫重賄吏胥偏輕偏重而

馬頭執帖征收萬鄉民甚苦萬曆十三年知縣楊州鶴申請均派概縣併入條編止令馬頭領文赴府交納民稱便馬尋廢三十年知縣袁敬又請復之

按國初田地未墾者多故令養馬所孳之駒即以俵解而免其糧此善制也今無地不糧隆慶間太僕于輔具奏變賣種馬征銀解部變之又然矣然草料各項銀兩猶然不減三年一次坐派遠馬數匹本縣原非產馬之地而大戶買馬府縣驗勘業已煩費至間關千里水草不服又以羸瘦斥回蕩產項家莫此為甚也

天長起運秋糧原額一千一百餘石自國初以來例



該運軍依期將縣就本縣城河民倉交先在彼則為順  
行在此則無枉道兩得便宜乃至嘉靖年間管運官軍  
需索常例不遂乃徑往淮安行文坐棹而縣官無力遂  
令裝米赴淮雇船覓夫盤纏浩大時當沍寒鑿冰而進  
一遇風波事猶不保幸而抵淮則刁難百端故收糧之  
時原不得不重取于納戶則加二加三又何怪哉此為  
天長民之大患也

陸游盱眙軍翠屏堂記曰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  
舟行歷宋毫宿泗兩隄列植榆柳槐楸所在城邑行十  
有一里百汴流始合淮以入于海南舟必自盱眙入淮  
乃能入汴北舟亦自是入楚之洪澤以達大江則盱眙  
寔梁宋吳楚之衝為天下重地







吳七年七月決冀洛及北京八年十一月志在七月王令  
圖議復大河故道命李常視之常言不可遂罷是元祐  
元年正月也九月命張問規度請開孫村口河分水執  
二年三月安燾建議回河之後遂興四年正月罷其後  
五年二月四日命都水使者吳安特修減水河七年十  
月十二日大河東河賜安特三品服八年正月三十日  
中書侍郎范百祿言水官托以分水寔欲回河夫湧防  
百川古人所忌周太子晉諫壅穀洛是也紹聖元年十  
月十四謝鄉材言河流稍行北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  
議編二月九日都水使者王宗望言上稟成莫斷北流

險除河患

豐元河溢者四十一  
決者一大決者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三十四 三十八

